

《美人书》 [清] 鸳湖烟水散人 著

目录

- 卷 一 小 青
- 卷 二 杨碧秋
- 卷 三 张小莲
- 卷 四 崔 淑
- 卷 五 张畹香
- 卷 六 陈霞如
- 卷 七 卢云卿
- 卷 八 郝湘娥
- 卷 九 王 琰
- 卷 十 谢 彩
- 卷十一 郑玉姬
- 卷十二 宋 琬
- 卷 一
- 小 青
- 引

雪庐主人曰：千百年来，艳女、才女、怨女，未有一人如小青者。临邛、章台，艳矣才矣，而不怨。绿珠、小玉，亦艳矣才矣，而欢极憾终，要亦怨其所不必怨。孰与姬之托根失所，阒寂自如，或讽之去终不去，竟以怨死乎！

姬之前身似屈平，冯生之前身似楚怀王，妒妇之前身似上官大夫、令尹子兰。楚怀之莽也，上官、令尹之阴贼也，桂中之蠹，生则俱生。姬病益苦，益明妆靓衣，又似当年汨罗将沉，犹餐英而纫蕙也。

太史公曰：“以彼才游诸国，何国不容，而自令若是。”噫，斯三闾之为三闾，亦小青之为小青欤！三闾求知己於世人，不得，而索之云中之湘君。湘君女子也，因想轮结，还现女子身而为小青。

小青求知己于世人，不得，而问之水中之影。夫太白举杯邀月，对影三人，惟太白之影可与太白对，小青之影可与小青语耶！读其诗，至“瘦影自临春水照，卿须怜我我怜卿”，泪亦不能为之堕，心亦不能为之哀也。

烟水散人曰：红颜薄命，自古皆然。环佩空归，留青莎于绝塞；阳台擅嬖，织锦字於回文。其怨可谓深矣！然予谓小青之怨更有甚焉。盖狂童匪匹不亚□□，狮子扬威岂同黄里，而能寂处孤山，托芳怀于素萼，怨固堪怜，贞尤可取。此艳质香魂，羞见坠楼之句，不得为非烟而宽咏也。予尝于雨窗灯下读其诗，而为之抚掌称幸。夫史迁不被腐刑，则《史记》可以不作。姬若得其所归

，则已合欢金屋，调笑鸳房，又何能苦思抒怨，而有零珠残玉，如十二章之诗，至今历历，犹在人口耳间耶！美人兮美人，不知为暮雨兮为朝云。芳徽莫忘，彤管无愧。

集小青为第一。

明朝历昌（万历、泰昌）间，杭州有一冯生者，豪公子也。尝慕扬州为天下第一名郡，泛棹往游。遂托媒妁，买一小青为妾。

青与生同姓，名唤玄玄。夙根颖异，姣美绝伦。当十岁时，遇一老尼，授以《心经》一卷。小青才读数遍，即能了了，复之不失一字。

老尼曰：“此儿虽然敏慧，但惜福薄。愿乞与我作为弟子。设或不肯，切不可令其识字，方有三十年之寿。”

家人以为妄，怒而叱之。其母本系女塾师，故小青得以相随就学。

所往之家，都是名闺宦室，遂能工习诗词，妙解音律。且江都故佳丽地也，每当诸闺秀云集之时，茗战手语，谈笑纷然。小青偏能随机酬答，出人意表，因此人人喜爱，惟恐小青不肯少留。虽则素闲仪范，而风情逸绝，绰约自好，其天性也。

及年十六，其母贪得金帛，遂不及详访清浊，即以小青许嫁冯生。

小青一见冯生之状，嘈唼戚施，憨跳不韵，不觉泪如雨下，惨然叹息曰：“我命休矣！”小青之怨自此始。

及随生至杭，其妇更加妒悍，一闻娶妾，吼声如雷，含怒而出。只见小青黛眉不展，容光黯淡，袅袅然恰似迎烟芍药。妇自上至下把小青仔细看了一会，但冷笑曰：“标致！标致！”

小青回鬟掩泪，愈加愤懑，然已是笼中鹦鹉，只得曲意承顺，而妇妒嫉之念不能少解。

妇有戚属杨夫人者，才而贤淑，尝就小青学棋，绝怜爱之。偶谈及妇之奇妒处，不觉叹息曰：“我观汝女工诸技，色色皆精，奈何堕落在罗刹国内。我思欲脱子火坑，子能从我作笔砚友乎？”

小青敛容起谢曰：“多蒙夫人爱同亲女，贱妾岂不知感，所恨命如一叶，与死为邻，只怕此生无由侍奉！”语未毕，忽值妇至，遂各散去。

一日，春光明媚，杨夫人邀妇泛湖，并拉小青随往。船到断桥，俱登岸闲步，妇与夫人携手立于垂杨之下。

小青独至苏小墓边，取酒浇奠，低低口占一诗曰：

西陵芳草骑骎骎，内信传来唤踏春。

杯酒自浇苏小墓，可知妾是意中人。

时小青出居湖上未归，故有“内信传来”之句。当下徘徊，闲看了一会

，即命肩輿由岳坟而行，及至天竺，小青拜祝已毕，又默占一绝云：

稽首慈云大士前，莫生西土莫生天。

愿为一点一滴水，洒作人间并蒂莲。

妇向前礼毕，顾谓夫人曰：“我闻西方佛无量，而世多专礼大士，这是何故？”

杨夫人未及答，小青应曰：“只为菩萨能慈悲耳。”妇知讽己，便笑曰：“是了，是了，我当慈悲汝。”

既而舍輿登舫，荡桨中流。只见两堤间花柔草嫩，有许多艳服少年，挟弹驰骑，往来游冶。同船诸女伴，卷帘凭槛，笑语喧哗，倏东倏西，指点谑跃。而小青淡然凝坐，绝无轻佻之容。

既而饮至半酣，杨夫人数取巨觞觞妇，妇已醉，徐语小青曰：“船有楼，汝可伴我一登。”

比及登楼远眺，久之，抚小青之背，而附耳低言曰：“你看远山横黛，烟水空蒙，好光景可惜，汝何自苦。岂不闻章台柳，亦尝倚红楼，而盼韩郎走马，汝乃作蒲团空观耶！”

小青曰：“贾平章剑锋可畏也！”夫人笑曰：“汝误矣，平章剑钝，女平章乃利害耳。”

居顷之，顾左右寂无人，杨夫人又从容讽曰：“观子丰神绝世，才韵无双，我虽非女侠，力能为汝定筹。适间所言章台柳故事，汝乃会心人，岂不领悟。今世岂少一韩君平，汝何为緘愁含怨，自苦如此。且彼视汝之去，如拔一眼中钉耳。纵能容汝，汝遂向党将军帐下作羔酒侍儿乎？”

小青谢曰：“夫人休矣！吾幼时曾梦手折一花，随风片片着水，命止此矣！夙业未了，又生他想，彼冥曹姻缘簿，非吾如意珠，徒供群口画描耳。”

夫人叹曰：“子言亦是，吾不子强。虽然，好自爱，彼或好言语，或以饮食啖汝，汝乃更可虑。即旦夕所需，应用物件，只需告我。”

遂相顾泣下沾衣，惟恐他婢窃听，徐拭泪还坐，寻别去。杨夫人每向宗戚语之，闻者莫不酸鼻云。

居无何，妇妒益深，乃徙小青于孤山别业告诫曰：“非我命而郎至，不得入。非我命而郎之手札至，亦不得入。”

小青既到孤山，暗自念，彼置我于闲僻之地，必然密伺短长，借莫须有事鱼肉我。以故深自敛戢。

山在苏公堤畔，乃林和靖之故址。梅畦竹径，一水千峰，虽幸谑语得离，耳目清逸，然当梦回孤枕，听野寺之钟声；烟染长堤，望疏林之夕照，又未尝不黯然下泪也。因书一绝，以寄其幽怨云：

春衫血泪点轻纱，吹入林逋处士家。

岭上梅花三百树，一时应变杜鹃花。

小青之怨自此益深，而其幽愤之怀俱托之诗。或作小词，又好与影语。或斜阳花际，烟空水清，辄临池自照，对影絮絮如问答，婢辈窥视则不复尔，但微见眉痕惨然，似有泣意。

一日，早起梳妆毕后，独自步至池边，临波照影。徙倚之间，忽又呼影而言曰：“汝亦是薄命小青乎？我虽知汝，汝岂相怜，假使我赍恨而死，汝岂能因我而现形耶！”

喃喃了一会，复又笑曰：“狂且浊姬，无辱知我，若得与汝作水中清友，我来汝现，我去汝隐，汝非我不亲，我寻汝而至，洵足以相数晨夕，而可以无愁岑寂矣。”

正在踌躇之际，忽闻婢女寻唤，遂回至卧内，即事题诗一章曰：

新妆竟与画图争，知在昭阳第几名。

瘦影自临春水照，卿须怜我我怜卿。

又一夕，风雨潇潇，梵钟初动，四顾悄然，乃于书卷中捡出一帙《牡丹亭》，挑灯细玩。

及读至“寻梦”、“冥会”诸出，不觉低首沉吟，废卷而叹曰：“我只道感春兴怨，只一小青。岂知痴情绮债，先有一个丽娘。然梦而死，死而生，一意缠绵，三年冰骨，而竟得梦中之人作偶。梅耶柳耶，岂今世果有其人耶！我徒问水中之影，汝真得梦里之人，是则薄命，良缘相去殊远。”

言讫泫然泣下。回顾侍婢俱已熟寝，遂援笔赋成一绝云：

冷雨幽窗不可聆，挑灯闲看牡丹亭。

人间亦有痴于我，岂独伤心是小青。

时已夜半，但闻雨声淅淅，乱洒芭蕉；风响萧疏，斜敲窗纸；孤灯明灭，香冷云屏。而愁心耿耿，至晓不能成寐。

于时，杨夫人之女小六娘，染病而歿，夫人又欲从宦远方，小青遂因吊奠，即与夫人言别。一叩灵车，泪如泉涌，遂以卮酒奠毕，与夫人握手绸缪，备叙别后衷曲。

夫人因女夭亡，见了小青，倍加怜爱。小青又以夫人远去，转觉唏嘘。盘桓数日，遂与妇一同送出北关，洒泪而别。

自从夫人去后，无与同调，遂郁郁成疾，岁余益深。其妇每命医来看视，仍遣奴婢以药送至。小青佯为感谢，俟婢退出，将药倾掷床头，笑曰：“吾固不愿生，亦当以净体皈依，作刘安鸡犬，岂汝一杯鸩所能断送乎！”

然病益沉重，水粒俱绝，每日只饮梨汁一小盅许。然益明妆冶服，未尝草

草梳裹，或拥襖欹坐，或呼琵琶妇唱育词消遣。虽数晕数醒，终不蓬首偃卧也。

忽一日，语老姬曰：“可为我传语冤业郎，觅一良画师来。”

有顷，师至，即命写照。写毕，揽镜细视曰：“得吾形似矣，犹未尽我神也，姑置之。”

画师遂又凝神极巧，重写一图。小青又注目熟视曰：“神是矣，而丰态未流动也，得非见我目端手庄故尔。”矜持如此，乃令置之。

复命捉笔于旁，而自与老姬指顾语笑，或扇茶铛，或检书帙，或自整衣褶，或代调丹碧诸色，纵其想会。须臾图成，果极妖纤之致，笑曰：“可矣！”

画师去后，取图张供榻前，焚香设梨酒而奠之，曰：“小青，小青，此中岂有汝缘分耶！”遂命侍婢捧过笔砚，为书以寄杨夫人，其书曰：

玄玄头沥血，致启于夫人台座下：关头祖帐，迥隔人天；官舍良辰，当非寂度，驰情感往，瞻睇慈云；分爨嘘寒，如依膝下。糜身百体，未足云酬。姊姊姨姨，别来无恙。

犹忆元夜南楼，看灯谐谑，姨指画屏中一凭栏女曰：“是妖娆儿，倚风独盼，恍惚有思，当是阿青。”妾亦笑指一姬曰：“此执拂狡鬟，偷近郎侧，将无似姊？”于时角彩寻欢，缠绵彻曙，宁复知风流云散，遂有今日乎？

往者仙槎北渡，断梗南楼，狺语哮声，日焉三至。渐乃微辞含吐，亦如尊旨云云。窃揆鄙衷，未见其可。

夫屠肆菩心，饿狸悲鼠，此直供其换马，不敢辱以当垆。去则弱絮风中，住则幽兰霜里，兰因絮果，现业谁深，若便祝发空门，洗妆浣虑，而艳思绮语，触绪纷来，正恐莲性虽胎，荷丝难杀，又未易言此也。

乃至远笛哀秋，孤灯听雨，雨残笛歇，谡谡松声。罗衣压肌，镜无乾影，朝泪镜潮，夕泪镜汐。今兹鸡骨，殆复难支，痰灼肺然，见粒而呕。错情易意，悦憎不驯，老母娣弟，天涯问绝。嗟乎！未知生乐，焉知死悲，憾促欢淹，无乃非达。

妾少受天颖，机警灵速，丰兹嗇彼，理讷能双！然而神爽有期，故未应寂寂也。至其沦忽，亦匪自今。结缡以来，有宵靡旦，夜台滋味，谅不殊斯。何必“紫玉成烟，白花飞蝶”，乃谓之死哉！

或轩车南返，驻节维扬，老母惠存，如妾之受。阿秦可念，幸终垂悯。

畴昔珍赠，悉令见殉，宝钿绣衣，福星所赐，可以超轮消劫耳。然小六娘先期相俟，不忧无伴。附呈一绝，亦是鸟死鸣哀。其诗集小像，托陈媪好藏，觅使驰寄。身不自保，何有于零膏冷翠乎！他时放船堤畔，探梅山中，开我西阁门，坐我绿荫床，仿生平于响像，见空帏之寂口，是耶非耶！其人斯在

！

嗟乎夫人，明冥异路，永从此辞；玉腕珠颜，行就尘土。兴思及此，恸也何如？玄玄叩首，叩首，上楮。末又有绝句一首曰：

百结回肠写泪痕，重来惟有旧朱门。

夕阳一片桃花影，知是亭亭倩女魂。

写毕，掷笔于地，抚几泪下，潸潸如雨，一恸而绝，年仅十八耳。

直至傍晚，冯生始踉跄而来，披帷一视，只见容光藻逸，衣态鲜好，如生前无病时。不觉长号顿足，呕血升余。

徐捡得诗稿一卷，遗像一幅，并寄杨夫人一缄。启视之，叙致惋痛，冯生哀呼曰：“吾负汝，吾负汝。”

妇闻，怒甚，趋索图。乃匿过第三幅，而伪以第一图进，立焚之。又索诗卷，亦焚之。及再捡草稿，业已散失无存。

惟小青临卒时，尝取花钿数件赠姬之小女，衬以二纸，正其诗稿，并前所载，得十绝句、一词、一古诗，共十二篇耳。

时有刘无梦者，素滑稽，与冯生相狎甚厚。尝过别业，于小青卧处拾得残笺数寸，乃《南乡子》词而不全，仅得三句云：“数尽恹恹深夜雨，无多，也只得一半功夫。”李易安集中无此情语也。其诗虽极凄惋，不失气骨，使与杨太史夫人唱和，殆难伯仲。虽全稿不传，要之径寸珊瑚，更自怜惜耳！

刘无梦又尝获见第二图，娟娟楚楚，如秋海棠花。其衣里朱外翠，秀艳有文士韵，然犹是副本，即青所谓“神已是，而丰态未流动”者。但不知第三幅更复何如。

姬亦尝言，小青最喜看书，悉从杨夫人借读。间作小画，画一扇，甚自爱，冯生苦索之，坚执不与。及歿后，即浮厝于孤山之侧，其诗有未载入传中者，备录于左：

古诗一首

雪意阁云云不流，旧云正压新云头。

米癫癫笔落窗外，松岚秀处当我楼。

垂帘只愁好景少，卷帘又怕风缭绕。

帘卷帘垂底事难，不情不绪谁能晓。

妒烟渐瘦剪声小，又是孤鸿泪悄悄。

又绝句四首

何处双禽集画栏，朱朱翠翠似青鸾。

如今几个怜文彩，也向秋风斗羽翰。

其二

脉脉溶溶滟滟波，芙蓉睡醒欲如何。
妾映镜中花映水，不知秋思落谁多。

其 三

盈盈金谷女班头，一曲骊珠众伎收。
直得楼前身一死，季伦原是解风流。

其 四

乡心不畏两峰高，昨夜慈亲入梦遥。
见说浙江潮有信，浙潮争似广陵潮。

《天仙子》词一阕

《天仙子》词一阕文姬远嫁昭君塞，小青又续风流债。也亏一阵黑罡风，火轮下，抽身快。单单别却清凉界。原不是鸳鸯一派，休算做相思一概。自思自解自商量，心可在，魂可在。着衫又捻双裙带。

云间有一煮鹤生者，落魄不羁，颇工吟咏，尝于春日薄游武林，泊舟于孤山石畔。寻至小青葬处，但见一冢草土，四壁烟萝，徘徊感怆，立赋二绝以吊之，其诗云：

罗衫点点泪痕鲜，照水徒看影自怜。
不逐求凰来月下，冰心急似步飞烟。

其 二

哮声猿语不堪聆，竟使红颜冢中青。
可惜幽窗寒雨夜，更无人读牡丹亭。

是夜月明如昼，烟景空蒙，煮鹤生小饮数杯，即命舫舟登岸，只检林木幽胜之处，纵步而行。

忽远远望见梅花底下，有一女子，丰神绝俗，绰约如仙。其衣外□ 翠袖，内衬朱襦，若往若来，徜徉于花畔。

煮鹤生缓缓迹之，恍惚闻其叹息声。

及近前数武，只见清风骤起，吹下一地梅花香雪，而美人已不知所适矣。

煮鹤生不胜诧异曰：“斯岂小青娘之艳魄也耶。”遂回至船中，又续二章云：

梅花尝伴月徘徊，月泣花啼千载哀。
夜半岩前风动竹，分明空里佩环来。

其 二

不须惆怅恨东风，玉折兰摧自古同。
昨夜西冷看明月，香魂犹在乱梅中。

自后名流韵士，纷纷吊挽。无非怜其才，而伤其命薄。篇什颇多，不能备

录。

呜呼！世之负才零落，踟躅泥犁中，顾影自怜，若忽若失，如小青者，可胜道哉！

予故以戈戈居士所作原传，稍加编述，以为名媛传中添一段佳话云。

卷 二

杨碧秋

引

烟水散人曰：予闻关雎之咏，独取幽闲；传记所褒，惟推贞静，岂不以妇人之义节操为重？而曹娥虽死，其名皎皎，至今犹与江水并清也。

自世道式微，而竞以淫风相煽。桑濮订欢，桃李互答，甚而有以红叶为美事、西厢为佳话者矣！故世之论者，仅以云鬓花容当美人之眼，而但取其色，不较其行。珠不知美人云者，以其有幽闲贞静之德，而不独在乎螓首蛾眉。此风人思慕盛，王亦有西方美人之咏。

然则，予之有取乎杨碧秋者，以其节也。虽然，抑更有说焉。假使桃夭早赋，凤偶和鸣，白头咏不必摘毫，远山眉无忧翠淡，则其含贞成璞，亦未足为难。即使弦断瑟琴，梦寒翡翠，而深扃闺阁之中，不致侵袭之暴，则其守身以全操，亦未足为难。

惟是错配匪人，早年处寡，心匪席而难转，志如霜而莫污。江水可投，白刃可蹈，此心耿耿，百挫不回，惟欲从我夫子于地下耳。如此方可谓之至难，故曰“凌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

或谓其事也周羽妻相仿，然处碧秋之地为尤难，自非王姥之力护，则已捐躯立尽，旦暮死矣！又安能享荣晚节，复上故夫人之墓耶！则其色固无双，操亦绝世，而诗与画犹属余技，目以美人之名，洵无愧也。我仪图之，爰述其详，白骨贞名，炳洁千古。

集杨碧秋为第二。

相传会稽有一女郎，名唤李秀者，随父流寓豫章。适为燕客所见，倩媒纳聘，遂成花月期。岂知怜香护玉，北人终非当行。致秀郁郁烦懣，遂有绿绮白头之感。

一日，随行诣北，路经新嘉驿亭，和泪题诗，并书小引于前，备述其事云：

予生长会稽，幼攻书史。年方及笄，适于燕客。慨林下之风致，事负腹之将军，加以河东狮子，日吼数声，薄言往诉，逢彼之怒，嗟嗟！予笼中人耳，死何足惜。但计委身草莽，湮没无闻，故复忍死须臾，俟同伴睡熟，潜至后亭，以泪和墨书三诗于壁。庶知音见之，伤予生之不辰，则予死且不朽。

其一

银红衫子半蒙尘，一盏孤灯伴此身。
愉似梨花经雨后，可怜零落不成春。

其二

终日如同虎豹游，含情默坐思悠悠。
老天生我非无意，留与风流作话头。

其三

万种忧愁诉阿谁，对人欢笑背人悲。
此诗莫把寻常看，一句诗成千泪垂。

一句诗成千泪垂。自三诗题壁后，又有山阴女子见而读之，亦依韵和吟曰：“予山阴女也，吴将军予父也。予鲜兄弟，父多蓄侍妾，终日嬉游，未有悲而怨者。题壁女子何寄怨之深乎！”因用韵各赋一绝。

其一云：

婷婷弱质恨风尘，既许他人非我身。
百年苦乐宜相守，何必晓晓自怨春。

其二

嫁鸡且自逐鸡游，便嫁虎狼也罢休。
妾妇不知顺夫子，喃喃何事寄墙头。

其三

试问题诗是阿谁，何因题壁令人悲。
诗中尽是嫌夫句，遘死他乡空泪垂。

山阴女子和后，又有刘夫人者，亦武韵和吟曰：“会稽女，题怨也。山阴女，嘲正也。余淮女也，过而读之，有感另书己意。”

其一云：

骏马村骑逐路尘，从来薄命不由身。
罗敷有配调如瑟，怎肯临歧怨艳春。

其二

鱼水千年几共游，忠臣板荡肯悠悠。
是狮是豹无难事，一瓮清冷息焰头。

其三

雉颈痴妮是阿谁，鸡飞守正亦堪悲。
人生须向难中做，巾幗无筹笑泪垂。

据我看来，山阴女之诗，立见甚高；刘夫人之咏，颇多感讽。虽然，树高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女以才色遇人，为天所忌。血泪墨痕，淋漓馆壁，苟属有情

，能不为之于邑！然自三诗传，而此郎几与江妃、汉女并流声于竹素间，即复沦落以怨死，胜彼涂脂抹粉，擅宠昭阳者万万矣！因杨碧秋亦系会稽人，故以李秀载于卷首，亦以见越地之多美色也。

按碧秋讳涓。其父杨仲素，为邑庠生。母沈氏，颇工吟咏。故碧秋得以五岁授书，七岁能摹二王帖，十岁善作五七言近体诗。

及年十六，深谙音律，能谱新声。又尝泼墨为米家云气。至其妖纤之态，柔洁之容，譬如淡月迎烟，秋蓉出水，故沈氏尝曰：“吾儿亭亭玉立，姿态幽妍，却并无脂粉气，他日必作一端贞妇也。”遂赋诗夸，拟有“如临洛水为神女，若到蟾宫即素娥”之句。

然碧秋有此艳色，而性颇凝重，足迹不出中门，故外人罕见其面。

于时适值仲素之弟季宣五旬初度，沈氏亲临翰墨，画下四景寿图，乃令碧秋题诗帧首。

碧秋看那第一幅春景，是画桃花临水，松顶鹤飞，高岭嵯峨，成霞浮彩。遂题绝句一首云：

凡霞碧水迥尘寰，惟见松阴鹤往还。

不学人间春易去，桃花日日映南山。

又观第二幅夏景，是画莲花满池，傍有靠崖红楼，一人黄冠白袂，凭栏而望。

其诗云：

太液池中千叶莲，晓濡清露夕含烟。

自从凭赏来仙驭，长映云屏绛色鲜。

第三幅秋景，是画桂花数树，桂边有楼，一人倚楼看月，举杯独酌。其诗云：

樽前酒美足婆娑，面似夭桃鬓未皤。

明月正圆花正发，秋光独在画楼多。

第四幅冬景，是画江天雪月，梅树临窗。其诗云：

横斜梅影拂窗纱，云去峰头露月华。

不是群真遥献瑞，碧天岂肯散琼花。

沈氏看了四诗，欣然笑曰：“不惟敏捷，更能洗脱时俗祝庆套语，据尔这般才思，在今闺阁中，洵可独步一时也。”

无何，已是季宣寿辰，即以四画并贺礼等物，着人送去。季宣大喜，即令张挂中堂，以夸示宾客。

时有谢二玄者，与仲素同庠友善，是日亦以造贺在座。询知画上之诗为碧秋所题，便以次子茂才求婚于仲素，而洩季宣作伐。仲素以通家情厚，更见茂

才秀雅能文，立时许诺。

原来谢有二子，长曰孟文，已经分爨，弃儒业贾，家累千金，只是吝啬异常，锱铢不舍。次郎茂才，长于碧秋一岁，雅善属文，性颇佻挻。谢二玄既得季宣议允，择日行聘，即拟冬间伉俪。

忽值本城有一乡绅，以恩荫作刺滇南，特具币帛聘谢为记室。二玄即与仲素作别，曰：“此行多则三载，且俟小弟回来，另行择吉。”仲素唯唯。

岂料二玄一去，迟留六年不返。仲素、季宣相继物故，而碧秋已年二十三矣。沈氏哀恹过情，时时卧榻不起。且家事向系清寒，自经殡厝之后，愈觉消乏。

碧秋既抱失怙之痛，血泪几枯；更值母氏多病，每每倩人典卖簪钗，以供药饵。虽则性秉幽贞，志甘澹泊。然春风杨柳，秋月芙蓉，盼佳信之无传，伤良时之易迈。而玉箫声冷，彩笔兴疏，绿惨红愁，眉妩间常有黯淡色。又恐侍婢窃见，时时偷向花边拭泪。

是年冬，二玄始归，因见仲素已歿，即草草完娶。结缡之后，亦颇瑟琴静好。

但茂才自父久出，其母溺爱，不行拘检。托言寓寺读书，日与市井无赖呼卢博彩，以赌为事。及成亲月余，依旧出去。

那些无赖，贪着茂才钱钞尽多，惟恐新婚婉变，不入其套，遂又诱入娼妓家，拴同局赌。

虽以碧秋姿色无双，毕竟是良闺风范，而合欢之际，不过婉转绸缪，微微调笑而已，岂如妓女风骚淫荡，曲意趋承。所以茂才迷恋日深，或三五日一归，或半月一月方回一次。

二玄诘究时，其母更为支吾抵塞。惟碧秋心下了然，每每从容泣谏曰：“妾之先人特以弱质字郎者，以郎为诗礼之裔，必为良儒，不作荡子。岂今弃家室而入狎邪，堕本业而事赌博。固知秦楼风月，远胜荆钗，所恐设堑陷人，莫逃奸局。异时床头金尽，生计艰难，必为亲朋讥笑，而悔将无及矣！妾之薄命，但期速死。而以夫妇情谊，岂忍缄口不言。然妾亦遑惜，其如二白何！”

言讫，悲啼宛转，罗袖尽湿。茂才亦为感动，沉思良久曰：“卿言殊是，吾将谢绝此辈矣！”

岂期数日之后，复为邀去。初时亦颇峻拒，及罗裾飘曳，进酒于前；象板轻摇，娇音绕屋，则又心惑意迷，而流连莫返矣。

初时渐运橐金，金尽，即将负郭腴田，央人弃卖。又尝俟碧秋下楼，揜开笥篋，罄卷绮□环珎而去。

碧秋含愁抱楚，时刻泪零。然绝无怨容，亦并无一言抵触。惟时时托之吟咏以自遣。姑录其七言近体二章云：

老天生妾亦何为，不怨春风只自悲。
明月向来邀独梦，菱花久已别双眉。
愿将冰萼同心事，岂逐啼莺出绣帏。
无限幽怀谁可诉，背人惟有泪偷垂。

其二

不能承顺事良人，薄命还须恨自身。
苦乐均宜操井臼，归宁何日见慈亲。
泣残杜宇休题怨，落尽烟花岂惜春。
若得郎心怜妾意，此时方扫翠蛾颦。

其诗连篇累帙，无非自怨之语，故不备录。

时有蒋云甫者，家富而行薄，好色尤甚，与茂才少同笔砚，结为弟兄。一日赌输，事极诣蒋称贷。

蒋云甫向慕碧秋之美，思欲一见而无由。忽值茂才借银，心下暗喜，便应允曰：“今日偶因未便，容俟明晨措处持奉。兄只在家相等，不必更来。”

茂才犹虑不稳，又再四订约。

次日饭后，蒋云甫盛服而至，笑容可掬。茂才迎进坐定，即问所恳之事。

云甫曰：“昨蒙兄命，欲得一二十金。弟思一二十金，何足应兄之急？故特凑下五十两，不拘时月，随便付还，不必言利，亦不消立券。便尊嫂处尚未见礼，故特竭诚奉拜，乞兄请出一见。”

茂才听说肯借五十金，欣喜过望。即忙进内以告碧秋。碧秋怅然曰：“非亲非族，岂有相见之礼！况闻此生做人轻薄，今无故而欲令我出见，其心莫测，君何不即时回绝，而反问我，殊觉可笑。”

茂才便以尚未梳妆为辞。怎当云甫坚执要见，那五十两又放在袖中，不肯递过。

茂才急于得银，连次进内催逼，愠见于色。碧秋无奈，只得毁妆易服而出，然妖艳之态终不可掩。

云甫向前揖毕，方欲启问，而碧秋已转身进内矣。便将银交付，茂才亦于几上取过借契，云甫假意推却，即袖券而去。

无何，二玄下乡取租，至一佃户家，其人骇然曰：“宅上贵产，已经令郎于某月间，弃卖于某处为业。某已向彼认租，何得复来相索耶！”

又至一家，其人亦照前回答。共有三十余亩，典卖殆尽。

二玄星夜趋回，觅见茂才，以檀木棍乱击数十下，碧秋为之哀泣，跪恳得

免。然已遍体重伤，血溅满地。

自此时时呕血，遂成不起之疾。将及半载而病革，临死，执碧秋之手而哭曰：“我以不听汝言，致有今日，然以负卿罪重，死有余辜。所可恨者，又累汝怀孕数月，但自分娩之后，无论是女是男，即宜弃掷，另行择嫁。则我虽在九泉，亦得瞑目矣！”言讫而逝，年仅二十六岁。

碧秋双手抑项，疾呼数声，遂一恸仆地，半日方苏。自此五六日，晓夜悲号，水粒俱绝。

及终七之后，二玄心下甚觉怜悯碧秋，即俗央媒出嫁。

碧秋微闻其事，步出堂前，衿衽再拜而泣曰：“媳妇虽极愚陋，颇知礼义廉耻，岂有贞女而事二夫！故自谢郎去世，即拟相从于地下。然所以迟留暂缓者，因有腹中之孕耳。若不蒙恩见察，而必欲夺其志焉，有死而已，决难从命。”

二玄亦为之改容起敬，其议遂寝。数月之后，方获临蓐，而举一男，试其啼声，宁馨可卜。

忽值蒋云甫遣人催索，连本利算，该九十余两。

二玄愕然曰：“既有此项交易，何小儿在日，并不取讨。”其人曰：“现有二大官临终回札，即家主吊奠之日，亦尝微及此事。所以迟缓不即取索者，以通家之谊故也，何乃以贵冗而竟相忘耶？”

二玄默然久之，乃属其婉言致意，以俟迟迟奉楚。自后或十日，或半月，即遣人坐逼，絮聒不休。

延及半载，蒋云甫往告孟文曰：“有借有还，交易之常。乃尊公迁延时日，毫厘不吐，岂有负而不偿之理！比闻令弟妇守寡未嫁，小弟亦缘丧偶，若或借重兄命，而获谐姻好，愿以此项抵作聘资，未识尊意以为可否？”

孟文欣然首肯，驰告二玄。二玄许可，乃嘱侍婢乘间以语碧秋。碧秋即时哭仆于地，呜咽不能出声。二玄再三解谕，而碧秋坚执不允曰：“生为谢家妇，死作谢家鬼。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。”

蒋云甫知事不谐，即令数人坐定催逼，又欲具词鸣控当道。

二玄事急，呼出碧秋，含泪而告曰：“吾意欲令汝伯代偿，则冤业儿愷齐至极，一毛莫拔。若欲典卖衣饰，则囊橐已尽。汝但知节操为重，而不知孝顺舅姑为尤重。若肯见依，犹可延我数日之命。如果执意不从，我于今夕当自缢而死矣。”

碧秋踌躇半晌，慨然曰：“媳妇一身不足惜，所怜怀中血胤，何以处置？”

二玄曰：“邻西宋翁年晚无儿，其妾生子，甫一月而死，曷若承继于彼

，可以无忧矣！”

即令侍婢请过宋妾以实告之，宋妾惊喜曰：“果获如此，若儿即吾儿也。”

碧秋取出金钗一只，罗衫二领，赠与宋妾，号哭而送曰：“儿生吾不能再见，儿死或与我魂魄相依。哀哉谢郎，相见在迩，无相尤也。”

遂将衫袄裙裤紧绾带结，复以双线密密纫缀。拆开花剪，而以半股缚臂。于是明妆艳服，以俟肩舆之至。

及抵蒋室，即有掌礼者请同拜堂，碧秋厉声曰：“吾已有誓在先，必俟三日之后，方可成礼。”

蒋云甫见事已谐，遂不相强，而唯唯依允。

原来蒋素富饶，已蓄四妾，一曰邓氏，一曰楚娥，一曰玉秀，一曰绯桃，年俱二十许，近前施礼，邀请赴席。碧秋曰：“食不下咽，但与我杯水可矣。”是夜，蒋生虑有不测，乃令邓氏、绯桃伴睡。

至次日，复嘱四姬委曲劝慰，碧秋垂首长叹，寂无一言。至第三日，蒋生乃大设供具，珍错杂陈，器皿精异，列四姬于两侧，置二席于正南。自坐于左，而虚其右位。

乃着群婢扶拥碧秋至前，笑而谓之曰：“卿以绝世之容，误为谢家儿所苦。我今以百金为聘，家颇小康，亦何辱于卿，而卿乃执迷如是乎？今特虚其右席以候。卿若肯允就，宠必专房。设或拗执，可为我立于阶下。”

碧秋即至前庑，盘膝而坐。蒋生微微冷笑曰：“薄命妮子，不足抬举！”

遂与四姬嬉笑谐谑。或吹玉箫，或歌雅曲，遍唤诸婢轮次递酒。

俄而斜阳西坠，放下珠帘，银烛荧煌于绮席，明月掩映于纱窗，而蒋生已颓然醉矣！乃拂衣而起，指挥众姬，意欲用强奸染。

斯时碧秋已于臂上解下利刃，挥袖近前，怒声叱曰：“人各有志，汝何用强凌逼，若要胡行，即以颈血溅尔之衣矣！”言讫举刃一抹，鲜血横飞，登时仆于阶侧。

蒋生骇惧，疾令诸姬扶上卧榻，连夜延医看视。喉管未伤，犹可疗救，但饮以薄糜，旋即喷出。

诸姬再四劝解曰：“娘若得愈，悉听尊志，当即以肩舆送归尊堂处矣！慎毋自苦。”

将及旬余，稍有起色。蒋云甫虽不敢再犯，而切齿怀恨。

忽值闽县县丞康尔吉，任满回去，与会稽县尊俱系南直金坛人。以桑梓旧谊，便路过访。新值断弦，拟欲谋置一妾，久而未谐，已雇舟将去矣。

蒋生探知其事，即挽县吏为媒。而伪托送归，以诒碧秋，贿嘱舆夫，径往

江口船上。

比及碧秋揣知中计，而船已离岸丈许。回顾江流，情危事急，将身一跳，窜入波心。

康县丞急得汗流浹背，疾呼救起，扶进后舱。

其母王氏，亲为解换湿衣。岂知衣带自里自外，累累盘结。碧秋双手推住，泫然泣下曰：“慎毋解我衣，我头可断，我身难辱，决无再生之理。”

王氏亦叹息曰：“我已知汝必有冤抑之情，但与我子无涉，何得相累。愿闻其故，仍以娘子送归可也。”

碧秋遂以前事略抒颠末。王氏惊叹曰：“原来却是一位贞烈娘子，可敬可羨。何物蒋生，毒心短行，一至于此。但欲将子送归，则既出谢门，儿已他继，断无复归之礼。即欲归傍尊堂，以子艳色，恐仍不免多露之染。据我倒有一条妙策，子肯听否？”

碧秋曰：“千思万想，未亡人所欠，只有一死，不知所谕何事？”

王氏曰：“我以娘子今日事势揆之，保身完操，亦以赴死为上。但幸获遇我，可以保全。我已茹斋奉佛二十余载，此去金坛，路亦不远，离城数里，有一尼庵。乃我预为修造，以作暮年皈依之所。今此一归，即于庵中栖住。子既无所依傍，不若随我而去，避迹玄门，忏悔从前业障。茅屋藤床，足以相伴为娱。又何必捐躯轻殉者哉？”

先是碧秋曾梦观音大士嘱咐云：“子有灾厄当死，若遇黄衣人，方能救免。即或相随远去，以俟他年子母重遇。”及是日，王氏身果衣黄，故碧秋依允曰：“既蒙恩慈超度，愿即拜为母氏，方敢相依。”盖犹未测康尔吉之心，故认为母女，以绝其念。

及抵金坛，即与王氏同归尼刹。其地亦颇幽邃，终日闭关参究释典。讵惟西子镜奁，洗空粉黛，并那谢家柳絮，抛弃琼瑶。

而流光如电，自向庵寄迹，不觉已又是二十余年，王氏已经去世，碧秋抚今感昔，尝赋七言二绝云：

云掩松扉花气清，六时功课一函经。

啼莺也解耽幽寂，偏向窗前巧弄声。

其二

山色钟声共悄然，从来不为俗情牵。

花开花谢浑闲事，月照禅心二十年。

忽一日，有一少年扣扉避雨。碧秋遥从窗内望见，手把金钗，向佛祈禱。而其状貌酷肖茂才，乃属老尼出见，探其居址。

少年答曰：“我会稽人也。此间有一康县丞家，不知离庵几许，望乞姑姑

指示。”

碧秋便从帘内问曰：“郎君既系会稽，何姓何名？远寻康某为着何事？”

少年曰：“小生谢蓼莪，生母杨氏，为因康尔吉强劫而来，故特远寻至此。”

碧秋疾忙步出，又问曰：“汝父何名？今可在否？”少年曰：“亡父茂才，去世已久，我乃遗腹子也。”

碧秋不待话毕，即抱住大哭曰：“我儿不消远访，我即尔母杨碧秋也。抚汝半岁，强逼分离。今以何人指点，特来寻觅？”

谢蓼莪唏嘘半晌，方拭泪而对曰：“儿于今科已中第七十三名进士，除授吉安府推官。幸蒙宋母备说前事，并以金钗为验。故儿止带一仆，星夜前来。今既幸遇，望即速行。外大母春秋虽高，犹幸无恙。俟母抵家一会，即同之任矣！”

碧秋曰：“我自到此二十一年，曾无一日散心。亦并不拈弄翰墨，然非此地栖迹，亦安得尚在！今兹一别，重至无期。当以数言留壁，少纪幽怀。”遂援笔书云：

予自幼有诗癖、画癖、山水癖。窃谓此生，纵不获骑秦家彩凤，而苟得所归，亦可以诗囊画卷，徜徉于山水间。讵期蝶梦成愁，旋又鸳行中断。一束兰心，虽则凌冰透雪；数声鸦噪，其如夕逼晨催。遂以颈试青锋，誓欲捐生于豪室；身投碧水，还期觅伴于江妃。乃梦感慈云，恩邀王母。遂使越中弱质，远托禅宫；薄命余生，长依绣佛。千里乡关，惟见碧天无际；万株桃杏，凭教玉洞长扃。只望净土埋魂，化作杜鹃归泣；岂知宁馨孤嗣，已从雁塔题名。故虽莱彩飞欢，将泛西归之棹；而烟霞久伴，反萦独去之悲。用志芜怀于殿壁，并纪往来之岁月。使后之探奇闺史，随喜云车，得以怜其幸存，而鉴其磊落之苦志焉。予谓谁？会稽杨涓，字碧秋，今法号雪照者是也。

题毕，即命取酒浇奠，拜别王氏之墓。哀恸移时，方与众尼谢别，回至会稽。其年沈氏已有八十七岁，母获重会，子掇巍科，合邑称羨，咸以为贞节之报云。

卷 三

张小莲

引

烟水散人曰：人皆逐艳，予独重情。自非情深千古，岂能事艳一时。如萧寺月下之逢，赵郎锦笺之寄，长生殿里私誓金钗，蝴蝶梦中巧偷香粉，事固艳矣，而情犹未挚。故其始也，盟山誓海，原如菡萏蒂联；及其终也，抱恨衔愁，已逐燕劳影散。岂能作同心松柏，亦安问去岁桃花。

又如借歌纨扇，倩赋长门，情既中乖，呜呼云绝。此予不能忘情于白下之小莲。既怜同调，窃酣红梦绿之娱；必协于飞，得弄粉画眉之趣。意绸缪而莫忘，不致为郎憔悴；心宛转而熟计，无烦与我周旋。遂使依桐作语，空解相思，而托叶为媒，不能专美。事固艳矣，情亦深矣。而风流蕴藉，调绝千秋，不几于此。又起多情之痴梦，迷雅士之芳心者哉！

谁云蹇修未倩，美璧生疵。岂知伉俪仍谐，明珠自洁。遂使我兴酣落笔之际，恍惚杏脸流光，芳徽入握。若非黄鹂声在我窗畔，则幽魂栩栩欲逐南华而化矣！乃为之歌曰：

牡丹开兮月流光，怀美人兮莫能忘，
舒我毫兮垂尔芳。

集张小莲为第三。

万历丙辰岁，吴江有张丽贞者，一名德贞，有美色，工诗词，年方及笄。尝随父之田蓼城，寓居掾舍，为婢女所诱，误奔匪人。事觉，其父执送有司。既陷狱，深自怨悔，乃叙其悲思云：

悔此宵一念之差，呕心有血；致今日终身之误，剥面无皮。还顾影以自怜，更书空而独语。妾本吴江望族，曾解披章。闺阁幽姿，未闲窥户。北堂恩重，琅函深贮掌中珠；南浦春明，金屋周遮机上锦。况值髫年二八，忍忘律戒三千。夫何随父田蓼城，寄居掾舍。溺女奴之长舌，来奸套之笼头。漫夸国士之才，计谐占风；忘数家严之愿，悔拟乘龙。伊既曲叙其悲思，侬亦顿深其怨慕。自谓知书识礼，不妨反经为权。掩张倩之红颜，重门夜出；携卓文之绿绮，永巷宵征。天明而至荒郊，日暮而栖别馆。一朝消息漏，道傍笑破朱唇；三尺典章严，堂上嗔生铁面。雷霆劈开鬼胆，冰鉴照出妖形。为访婚姻，并非媒妁；所图燕婉，竟是人奴。方知假假真真，神呆半晌；已悟生生世世，罪大弥天。延息以入囹圄，抚心而伤尘土。凄凉夜析坐来，墙角鬼磷寒；憔悴春华睡起，梦中乡路杳。青草黄泥，毕冤魂于今日；白云红树，见慈母以何年。感衷衣之已旧，哭手线之犹新。呜呼！硕鼠拖肠，蜚螂化羽。倘青苹之得薦，尚白圭之可磨。已决策于外黄，世无张耳；谁录瑕于上蔡，人是季心。已矣！蛾眉淹然蚁命，图再新而不得，伏九死以何辞？温诉衷肠，十首怨题留客邸；可怜骨肉，一缄情泪寄吾家。

其一 从贼

开尽莺花燕亦愁，可怜百舌恼枝头。
春魂自是随风散，乱逐流红出御沟。

其二 东门道上

红幕遮栏几许年，避人不省出门前。

双鸳一夜银塘路，兰路生秋复自怜。

其三 自悔

为燕钗头钿子黄，翠翘斜护晚来妆。

桃源路曲花阴黑，错道渔郎是阮郎。

其四 人幽怨王满

粉香无复渗梨腮，破屋阴阴锁不开。

姊自作愁愁缚住，儿家却为阿谁来。

其五 自怨

红死灯花睡亦苏，却羞残梦到冰壶。

百年身世成何事，夜夜城头哭鹧鸪。

寄大父书

阿父嗔儿，定杀儿矣。夫私奔，丑行也，为门户羞，死何辞哉！父耶母耶，杀之良是。恨儿年少，巧言之徒，煽人从贼，情更可悲耳！啜其泣矣，噬脐何及。倘得归死先人墓，百年后魂傍阿翁，实罪人之大幸也。山川渺隔，阿翁乎来何时！

予谓丽贞，固深于情者也。惜其识见不及卓氏，以致误奔匪人。今观其狱中自叙，并怨题五首，故饶文人之致，且其言曰：“反经为权”，亦岂漫无卓识？若谓忠臣不事二君，而管仲何以见收于夫子。昔蔡文姬初适卫仲道，中辱于沙漠，购归而嫁董祀，律之以节，不几遗臭哉。乃范蔚宗传列女，津津称述。夫亦惜其才，而深悲其遇。有心人另具一识赏，第难与道学言耳！

然则而贞事，亦未免伤于不幸，而其才固不容泯没矣！周礼中春之月令，会男女于是时也，奔者不禁。先王制礼，缘乎人情。予是以深原其误，而悯其痴。但其始末，传闻各异。故不及备次其事，而姑挂漏书之。

自丽贞后十余年，而复有金陵张小莲，其情其才，与贞相似。而其卓识，则不在文君下。裔出簪纓，其父张某，亦居显僚。当丁巳岁，小莲已年十八。容色倩丽，则有远山眉；诗词隽逸，则有柳絮句。加以钟情特至，素性怜才，故张公爱同掌珠。而雀屏久设，罕有中其选者。然年已及时，未免因花惹恨，为柳牵愁，而眉际间时时锁绿。尝于春暮，赋得《如梦令》一词云：

莺啭欲留春住，依意只催春去。何事为春来，添得许多

愁句。无绪。无绪。又是扑帘飞絮。

小莲性爱妆饰，每自云鬟梳就，而以双镜细照，稍有一丝乱发，必呼侍婢分理刷光。最厌脂粉，尝谓诸婢曰：“大凡妇人家容色，以生成为妙，洁净为雅。若必待浓涂淡抹，而后见美，其与市肆中泥美人何异？”

又极爱黄鹂声，每自晓起，一闻间关巧啭，即青丝未理，宝鸭香寒，亦必

潜往伫听。尝作《听莺》诗十首，姑摘其二于左。其一云：

欲把莺声觅，莺声何处啼。
乍来杨柳上，转到杏花西。
觅友含情重，抛梭向晚低。
翻萦春思切，几度为君迷。

其二

欲把莺声觅，莺声何处娇。
弄红香影散，翻绿晓烟销。
宛宛如调徵，嚶嚶欲徙乔。
梦回春院静，赖尔伴无卿。

其所居宅后，构一小园。颇有莲池、菊径、月榭、药栏之胜。又有一楼，名曰“倚云”，其邻左高楼相接。自楼侧廊下，转出小轩。轩外环绕翠竹，由竹径而至北垣，即后扉也。

其邻左高楼者，系朱氏之宅。朱亦宦族，其子名正色，表字匪紫，年将弱冠矣。聘妻韩氏，未婚而韩亡。其父尝倩媒妁，求亲于张公。公以朱生援例入监，素无文誉，意甚轻薄之，故却而不允。

忽一日，朱生晋谒，以《溪上落花诗》请教。公留坐，细谈，观其所作，颇觉新丽可爱。遂称羨曰：“忝在壁邻，岂知吾兄却有如此妙手，老夫向有《文君濯锦》一题，拟咏未就，辄欲相烦珠玉，尚肯赐教否？”

朱生索取笔砚，不假思忖，立时挥就，公益器重之。

方生之入谒也，适值小莲立于屏后。窥见生之姿宇如玉，谈吐从容，退谓爱婢云娥曰：“孰谓朱郎年少无文？吾观其风流韵度，诗思泉涌，真才子也。”

自此小莲属意于生。而以一垣睽隔，难通悃幅。

于时三月下旬，楼前牡丹比往年倍加艳发。小莲素有花癖，而于牡丹尤甚。遂移卧榻于楼，止令乳姬并云娥为伴。

一夜，溶溶月色，花雾空蒙，将及二鼓，小莲犹倚画栏，拟作《牡丹诗》。忽闻隔楼朱生朗咏云：

艳夺天姿洵有情，红阑深护粉痕轻。
三千汉媛谁如尔，九十春光独擅名。

朱生甫吟四句，欲续后联，而苦思未得，只管吟哦不已。小莲味其所咏，亦为牡丹而赋，不胜技痒，乃低声续和云：

霞脸最宜明月衬，霓裳应挹露华清。
从来京洛多佳种，莫与寻常一例评。

原来朱生亦酷慕小莲之美，知其连夕在楼，故特借牡丹为题，而实欲以诗挑动。小莲亦解其意，而注念已久，故即续和完篇。虽以粉垣高隔，不能窥视，而吟咏之声，亦颇听得仔细。

次日晓妆初罢，云娥自线铺中买线而回，袖中取出一缄，曰：“隔壁赵婆适于门口遇见，特以此缄央我送与小姐。”及转身时，又云：“内有机密事情，必须悄递为妙。”

小莲已喻其意，即拆而视之，乃是空笺一幅。细观笺后，另有寸楮楷书细字一行，云：

偶咏名花愧未工，忽闻佳句和墙东。

匆匆特托青鸾谢，一幅空笺意万重。

小莲虽有婢，而所喜惟一云娥。每令其买取针线簪珥之物，不时出到门首。朱生询知其详，故嘱管门媪赵婆以缄传递。小莲哦咏数四，惻然动念，将欲以诗为报，而犹豫未果。

一日早起，方欲临镜靓妆，忽见云娥以目偷送，小莲会意，呼与登楼而问之，又出一笺，曰：“此亦赵姬所寄也。”展开一看，仍是七言绝名，其待曰：

重门消息杳无传，惆怅莺啼日暮天。

幽思难凭鹦鹉说，满怀春怨在花笺。

小莲看毕，徐谓云娥曰：“朱郎才貌，我固怜之。然堂有严亲，身无彩翼，何得屡以淫词传寄，设有漏泄，能无惧乎！今后汝见赵姬，当力为拒绝，而不可更受其嘱也。”

云娥曰：“彼系公子腹心，妾为小姐手足，两相谨慎，奚防漏泄之虞？然欲回绝那生，必得小姐数字，不然妾虽推拒，恐未能断绝其意也。”小莲沉吟半晌曰：“汝言良是。”遂书绝句一章云：

珠履曾无草色侵，春风长闭绣帘深。

刘郎何事频传怨，错认无心作有心。

诗去数日，朱生复以珠玉厚赂云娥，乃赋《浪淘沙》一词，托今持送小莲云：

凝想画楼中，人倚东风。尽传娇小胜芙蓉。梦里无凭空绕遍，十二巫峰。花落晚烟空，无日相逢。再烦青羽诉愁衷。莫把相思辜负我，满筒啼红。

小莲怅然叹息曰：“古为遴美相从，怜才订偶，前以私期，后成正匹者，亦往往有之。顾今重门杳隔，耳目众多，设或一涉莠言，身名交败。何朱郎不能相谅，而乃寄怨之深也！”遂以白绫帕绣诗一绝，以答朱生曰：

欲图相见浑难见，欲罢相思却又思。

只恐相思无了日，特拈愁句倩郎知。

自后怨词恨什，不时传寄，两下相思愈炽，虽则鱼雁时通，只恨佳期无日耳！

无何，又是牛织相逢之夕，小莲临风长叹曰：“嗟乎！天上双星，犹有一年一会。而何人间之寂寞，长如此也。”既而群婢催唤曰：“夫人命请小姐，巧筵完备，已设在中庭矣。”

小莲愀然曰：“汝等既知我病体缠绵，不胜风露，即应回复夫人，何必又来相唤。”

及群婢退去，四顾寂然，遂又叹曰：“巧不如拙，我既命薄如斯，又何必更向天孙乞耶！但不知朱郎此时意况何如，可能为我而有银河路隔之悲乎？”

正在踌躇叹息，云娥悄然潜步而至，曰：“早间赵姬又以一礼付来，因值小姐熟睡未起，锁在镜箱之内。试于灯下取出一看，以便回复那生。”

小莲即时開箱取筒，展而视之，其书曰：

今夕何夕，又是灵鹊填桥，天孙欢会时也。何独卿与鄙人，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。孤窗抱影，伤如之何！日来病体愈深，人事俱废。不知卿可见怜，而能设计，使侬得一亲近仙容否？不然，秋风一起，白云红叶，更是销魂时也。特烦毛颖代叩妆台，拳切拳切。

小莲览毕，恍然泣下曰：“朱郎，朱郎，何犹未谅妾心？”阖户挑灯，以草回启云：

天上相逢，人间寂寞。此心耿耿，唯有泪沾衣耳。妾性最喜妆裹，虽在病中，未尝草草。今自数月以来，首如飞蓬。岂无膏沐，谁适为容哉？乃来札云云，似未深谅。家严闺范，君所知也。世无古押衙，使妾何以为计？若获天从人愿，则机会自生；设有不然，子但索我于冥漠间耳！扶病挑灯，匆匆草复。惟希清照。不一。

是夕之后，小莲即卧榻不起。其体似热非热，稍进饮食，即时呕吐。每每延医看治，猜拟不一。及以汤药进，辄倾掷于地曰：“我病岂药石所能愈乎！”

亲戚中有来问者，即瞋目怒叱诸婢曰：“我头目烦眩，恶闻人声。汝等疾去辞谢，不必进房也。”惟云娥至，则与抱头密语，或时叹息不已，泪如雨下。

其时新到府尹与张公同年至契，公乃择日具宴相款，云娥即为小莲设策曰：“是夜男妇俱有执事，则后房必然空寂，可于早间约定那生。将至更阑时候，妾与乳姬只推伴侍小姐，妾守中门，乳姬疾往后扉，把那生引入，藏匿内房。小姐又推以厌闻嘈杂，驱出群婢。日间饮食，妾与乳姬多取分啖，则好事可

谐。而经旬累夕，亦可以无患矣！”

小莲点首曰：“此事犹恐不稳。若或可为，汝其慎之。”

及备宴之夕，合家男妇果在厅前灶下，纷纭往来，而朱生遂得以乘间窃入。

云娥乃驰告夫人曰：“小姐今夜觉暂安稳，即令云等掩帟寝息，以图一晌安眠。唯恐夫人处有甚使唤，所以特来禀复。”

夫人喜曰：“若思静卧，疾便可愈。此间支应有人，汝与乳姬自行伴睡可也。”

是夕乃中秋前三日，明月溶溶，幽辉满榻。朱生喜若遇仙，小莲疾已全去，而绸缪彻夜，其欢恋可知也。因值房帟深邃，又与夫人卧榻前后各别，所以一住旬余。日则掩帟潜迹，夕则并枕同衾。娇含豆蔻，已为浪蝶偷香；艳绽樱桃，悉任狂蜂采蕊。而洞房之雅趣，人间之乐事，无逾此矣！

一夕，欢狎之后，小莲泣谓朱生曰：“妾以重郎才貌，遂涉私期。然此身一失，断无别归之理，必须谋划成姻，以完妾行。毋使蒲东有抱恨之莺，琴台起白头之叹可也。”

朱生曰：“蒙卿厚爱，没齿难忘。设有负心，死于非命。”

小莲曰：“子今回去，事当若何？”朱生曰：“即托媒氏，再以姻事力恳于尊君。设或仍前不许，又当勉力图谋。成则并首百年，不成则付之以死。”

小莲谢曰：“君能如此，妾可以无憾矣。”

自此又经信宿，始得乘便，仍于后扉送出。朱生既回，感忆幽欢，痴迷竟日。乃赋诗托谢曰：

梦入神仙境，纱窗月色凉。

娟娟殊粉黛，款款效鸳鸯。

嫩质疑无骨，柔肌信有香。

还怜欢易散，何日更徊翔。

小莲见诗，微微含笑，亦酬以绝句一章云：

郎心妾意两相坚，誓作鸳鸯交颈眠。

若得西风怜锦翼，一双飞去渚兰边。

朱生乃觅张之至戚，许以厚赂，而托其力恳于公。公性素耿介，每事坚持初意，而莫能挽回。

无何，公以前任事发，有旨逮问。而南都冢宰某公者，公之座师也，熟知公以非罪被诬，乃为具疏辩解，始蒙优诏获免。

小莲疾令云娥以寸楮密报朱生，曰：“君但恳得冢宰某公，转致家严，则姻事立妥。因家严感激其恩，方欲图报耳？”朱生大喜曰：“冢宰公，予祖之

相厚同年也，与吾父亦最契密。有此机会，事必谐矣！”

及公以币帛往谢某公，某公笑曰：“盛惠决不敢领，惟年侄朱匪紫年将弱冠，尚未议姻，若肯以令爱字彼，愿执斧柯。”

公唯唯曰：“若他人言，决难听从，今辱恩师鼎谕，敢不遵命。”

然公虽允，心实怏怏，归而叹息不已。呼谓小莲曰：“吾以年及耳顺，止汝一人，思欲得一佳士以配汝。岂料朱生又托某公作伐，使我谊不可辞，业已许彼矣！由汝命薄，毋咎吾之孟浪也。”

小莲喜极，即归卧内，作书以报朱生曰：

下妾齿在笄年，性耽柔翰。所以兰膏继晷，觅五字以凝思；鸳锦停梭，揽一编而沉诵。虽南陌有花，恒绝踏青之躅；西楼见月，长慵弄酒之觞。而心匪怀春，志存梅素也。夫何君以诗投，妾从屏觐。牡丹月下，欣闻白雪之哦；宋玉楼东，惭次锦貂之续。遂致郎有绿绮之挑，妾无白水之拒。而为婢媵所诱，顿涉私期。心实惭惶，颜多腩腆。虽辱誓盟缱绻，安知严命从违。而静言思之，未尝不流汗浹背也。

兹幸冰方鼎重，仰沾少傅之休；椿诺恩深，俯惬桃夭之愿。遂获明侍巾栉，掩护私愆。而了却相思，莫寄青鸾之帛；永谐好合，奚牵绣幕之丝。所以遄报佳音，颀俟早输白璧。惟郎垂鉴，慰我斯心。临楮不胜欣庆之至。

朱生得书，即时择吉，整备纳聘。而婚期即订于明岁仲春，公已允议矣。

未几，公获迁，除按察司廉使，出镇建南。敕命严速，拟于春初莅任。公以去家迢远，而膝前只有一女，若于归后，岂能携往任所？况朱生亦不能远出，遂议停止，且俟任满而归，另行选吉。

朱生闻而骇然，莫知为计。仍欲恳于某公，某公方值抱病。守候旬余，始获一书，而公已启行二日矣。

朱生惘惘如丧魂魄，至晚忽闻报曰：“公以风阻，犹未起程。”生乃遣使星夜到船投递。

公接书启，视书内备云：“女大须嫁，既已订期，何必更议”等语。公犹豫未决，以问夫人。

夫人曰：“某公既尔力恳，女儿亦以路远不服水土为忧，况届吉期止差二日，何不令彼即于舟中娶去，亦省却尔我暮年一事。”

公不得已，乃令人到家送过奁具，至期迎娶合卺毕，即买舟同送，直至百里之外而归。

彼此柳眉晨画，玉盏宵斟。或以新咏联裁，或以凤箫吹和。虽鸳鸯之在兰浦，翡翠之在云衢，无以喻其婉变相洽之意也。尝以闺中即物为艳体诗，各赋五绝。先是小莲诗云：

纤影差差挂夕阳，美人欲卷恨偏长。
瑶阶莫道春风隔，时透寒梅一缕香。

上珠帘

新裁绡縠覆牙床，几度停针未敢忙。
若爱鸳鸯奴自绣，要描梅蕊只凭郎。

上纱帐

清光圆满似蟾蜍，日照云鬟仔细梳。
妾面何如郎面白，更烦分辨莫模糊。

上菱花

拂拭香奁绝点尘，调脂扫黛日相亲。
妾家夫婿同张敞，玉镜常羞说太真。

上镜台

皎洁新裁似月圆，时因扑蝶向花边。
郎怀出入恩长在，岂逐秋风叹弃捐。

上纨扇

朱生亦分赋五绝云：
欲从绣榻效鸳鸯，翠幌先焚百和香。
侬不放卿卿恋我，日高犹懒着衣裳。

上合欢床

孔雀双栖软玉屏，避风岂止护银灯。
只愁醉舞娇无力，留待佳人倦后凭。

上玉屏

啼莺催唤踏青忙，亲剪红罗向绮窗。
凤头不满三分阔，犹把鸳鸯绣一双。

上红绣鞋

杜若青青花遍开，寻芳拟欲到楼台。
却嫌女伴皆罗绮，翠袖须从新样裁。

上春衫

两幅蛟鲛剪顶圆，横长三尺白绫鲜。
并头只把莲花绣，为怕郎从足后眠。

上绣枕

更有宫词一百首，备极新艳，而原稿散失，无从传录。先是朱生家亦有牡丹一本，其色浅红，即今所谓“玉楼春”也。每岁吐花不满百朵，至是一枝抽出数茎，其花繁衍，遂有数百，而大如盂盎，色变深红。

每至秾艳之际，生与小莲设茵席于傍，赏玩竟日，至夜亦留连不忍去。尝以紫锦作幔，以五色绡为球，系于枝上。又觅松萝及阳羨茶，煮以清泉，时时设供，及花谢则叹惋累日。

朱生又有山水癖，每欲出游，则与小莲偕往。所到之处，必缀题咏。而小莲年将三十，其美艳绰约，犹似十六七岁时。其肌体凝香，时作兰花气。生家故多美婢，若在莲傍，便觉形秽，故生终身不置一妾。

忽一夕，小莲梦一仙女珠冠霞帔，乘彩凤而下，笑谓莲曰：“天下将乱，子何尚留尘世。明日中午，吾在海山候子，无相忘也。”

及晓述以告生，生愕然曰：“吾梦亦如是，岂尔我命该绝于今日耶！”

遂呼侍婢具汤沐浴，将至中午，果同时无疾而卒。生年四十，小莲仅三十九耳。遗命葬於牡丹花下，家人不敢违，遂为营葬。

自后每岁牡丹开时，明月之下，家人往往窥见生与小莲携手立于花底。或微闻笑咏之声，至晓则见苍苔上一巨一小足迹宛然，而花色则又繁艳无比。至五年后，遂有鼎革之变，而牡丹忽即枯死，生与小莲亦无复现形矣。

卷 四

崔 淑

引

烟水散人曰：“予闻海外有国，以昼之所见为虚，夕之所梦为实。然则梦亦可凭，而非尽属虚幻也。昔者楚襄王昼寝于高唐，而梦神女曰：“妾朝为行云，暮为行雨。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。”此一证也。杜丽娘梦感柳梦梅而死，二三年而复得柳梦梅以生，又一证也。

乃说者以为巫山妖梦，宋大夫之寓言；牡丹传奇，汤临川之臆说。则其事之不足据，固可信矣。乃以予所闻崔淑事，甚奇而相传确实。即淑自叙，亦备著其灵异，岂亦谬而不足凭欤？

嗟乎！世之熙熙攘攘，劳形毕虑于功名富贵之间者，何一非梦？而独疑于梦之不足信，又安知天壤间果无神女、丽娘之事，而疑其谬诞耶？

虽然，予之传崔淑者，又非特以其梦奇而已。夫以淑之才情双丽，举世罕俦，而委身于卖菜佣，岂不可悼！自非觉以奇梦，而使之更缔良缘，将不责恨，郁郁而死，又安得文彩陆离，显暴于斯世耶！

然则人苟有才，必为造物所忌，而亦终为造物所怜。世之负才零落者，当守其忌而冀其怜可也。故吾于崔淑之事而重有感焉。亦于淑事而信其为美人有足传者。

集崔淑为第四。

明成化年间，有崔淑者，吴县崔永龄之女也。永龄嗜酒，性极豪放，而不

修小节。所以困蹶于廛间，莫能振拔。

淑生四岁，即颖慧异常，其祖崔浚，尝教之读诗，一过目即了了成诵。及年十七，姿色姣艳，其妙尤在双目，黑白炯炯，神气湛如秋水。每一回眸转盼，则百媚皆生。故当时每以莺莺为比，无不羡慕。然因永龄不事生产，踽踽市井，所以名士旧家，耻与联婚。

有一刘子重者，家居负郭，祖遗隙地数亩，以种蔬果为业。闻淑之美，而思欲谋以为偶。细访永龄踪迹，高阳徒也。遂乘间邀入酒肆，并拉龄之好友郑玉峰。

酒既酣，永龄掀髯而笑曰：“刘兄年虽少，而兴致最佳。向来景慕，未获一会。今忽叨领盛设，使我何以为报？”

玉峰曰：“刘君少年朴茂，异时发迹可期。今闻令爱犹未纳聘，若肯许配子重，可称快婿。”

永龄又笑曰：“原来刘兄尚未受室，小女虽丑，愿配君子，郑三哥即月下翁也。”

玉峰犹恐醉后所许，醒或变易，复与坚订而别。即于数日之内，行过聘仪。

淑微询其人、其家何如？永龄极口赞誉曰：“家颇温饱，所居近城，而有园圃花果之胜。至其人之温茂、美丽，诚一可意儿也。”淑亦私喜。

无何，将及于归，淑忽夜梦一绿衣女，近前邀请曰：“天妃娘娘与夫人有旧，今特邀往一会，幸祈速行。”

朦胧之间，淑已升车揽辔，绿衣女引导前往。须臾，至一城郭，将入门，有绛帟吏呵止曰：“尘凡浊质，何得冲犯仙界！”绿衣女亦低声喝曰：“奉有懿旨，尔曹不得擅阻。”

及入城里许，但见宫殿巍峨，金碧辉映。遂舍舆步行至内，两旁执事员役俱是年少女子，其妆饰绝似内苑宫娥。将及殿阶，即闻紫衣女扬言曰：“二品夫人晋谒。”

只见珠帘一卷，殿内有人高声传敕：“娘娘有旨，请速相见。”淑即历阶而上，行拜跪礼毕，命取绣墩坐於西首。偷眼看那天妃，金冠绯袍，乃一十六七岁美貌女子也。

天妃笑问曰：“昔在圆峤相会之事，今尚记忆否？”淑茫然不知，但唯唯而已。

既而有一士人，白面修躯，衣冠甚伟，自东而进，其参见拜跪之礼如淑，即命东首坐定。

天妃指淑而谓士人曰：“我以此子托为汝室，汝宜善视之。”遂命左右捧

出袍笏为赠，士人再拜领谢而去。

天妃又谓淑曰：“我以与子旧交，怜尔命薄，今已托于杨藩司，无忧不富贵矣！”即宣近侍：“可陪夫人进内吃茶。”

淑至殿后一室，器皿精洁，房拢宽敞，当庭玉兰一株，花正艳发。逡巡间，复为绿衣女引出前庑。

忽见一男子手中执刃，从后遥呼，将欲刺淑。淑惶骇趋避，遽然而醒，但见月转西轩，夜将半矣。

次日以告其母，其母喜曰：“此是好梦，儿必贵显无疑。”

俄而成姻后，但觉子重鄙陋之状，如许如许。加以室如悬罄，瓶无储粟。唯有青藜绿苧，荡摇于春风中耳。淑暗暗唏嘘，深恨为父所误。尝作诗以自悼其命薄云：

妾家茅屋大如斗，绕屋萧萧唯碧柳。
柳上啼鸟到晓闻，室中烟火午时有。
紫燕嗟呀空绕梁，黄鹂惆怅飞去久。
东邻桃花艳艳开，西邻少妇红粉腮。
两家富贵相仿佛，时时斗草赌金钗。
妾惭荆布岂堪伍，在家出嫁同一苦。
妾心岂怨夫婿贫，妾心自恨薄命身。
愁来唯有泪盈把，雨打残花空梦春。

又有绝句三首云：

桃花开日草初肥，门掩东风泪满衣。
几度自怜还自慰，嫁鸡只合逐鸡飞。

其二

晓窗睡起独凄然，黄鸟声中倍可怜。
莫道妾家空过节，未逢寒食已除烟。

其三

春来亢旱更堪忧，草亦枯黄菜岂留。
麻苧裙衫俱卖尽，幸存青镜照梳头。

自此郁郁不快，时托吟咏以自遣。忽一日，刘子重有事入城，淑独自持罌灌圃。既而夕阳在山，倚扉闲望。见一秀才自船登岸，趋步近前。淑将掩扉而退，忽见其衣巾面貌似曾会过。心下恍惚寻思，秀才已近身相唤曰：“小生舟行偶泊，闻说此间蔬圃有菜可卖，即是宅上否？”

淑转身进内，徐徐应曰：“即是妾家。”秀才亦便随后步入，徘徊四望，微笑曰：“花径萧疏，茅檐潇洒，乃有此位娘子，莫非是桃源中人耶？”

淑摘蔬一把，置于地上，低声唤曰：“蔬已摘下，君自取去。”秀才曰：“不知该钱几枚，容当奉纳。”

淑回鬟偷眼觑那秀才，温雅不俗。便推辞不受曰：“值得几许，何必赐钱。”那秀才携蔬作谢而出，淑亦步至扉边。

不料刘子重已回，在对岸远远望见，疑有私奸情弊，不胜愤怒。一入门，即厉声诘问。

淑正色曰：“那生系远方人，素昧平生，偶尔泊舟买菜，君何多疑耶！”子重曰：“汝无巧辩，吾已熟窥久矣。既系无私，那人临行为何几次回盼，汝亦何消送出？况菜既卖去，得钱几枚，其钱安在？”淑无钱将出，一时语塞。

子重大怒曰：“怪道每日间颦眉长叹，原来自有心上人。罢罢罢，从此各散，我岂为汝被人唤作龟子耶！”遂写休书一纸。

明日清早，催淑起身。淑大哭曰：“妾虽愚昧，颇谙闺范，岂不知以礼自持，乃肯做此丑事。况与君已三载夫妻，未尝反目，今何忍以杯影致疑。一旦即欲弃妾，使妾归身何处？亦安忍弃君而去。”子重曰：“我既体汝，听汝另嫁。”

淑揣意不可回，只得含泪而行，作《弃妇吟》一章。其诗曰：

可怜妾薄命，十七归良人。

三载操井臼，晨昏同苦辛。

嗟彼远方士，乍见岂与亲。

君乃妄疑妾，割绝夫妇恩。

妾既被弃逐，何敢向君论。

所悲名枉陷，父母必怒嗔。

寸心已摧绝，流泪满路尘。

一别难再返，叩首重自陈。

如蒙剖妾意，感恩千载春。

淑既被弃，崔永龄留归家内。虽则溺爱，却因体面不雅，每每诘究事之虚实，淑辄唏嘘不止。

永龄叹息曰：“因我酒后轻诺，误汝终身。今又无端污蔑，汝且耐性暂留，我将央出原媒，与之辩理。设或仍前坚执，以汝才貌，怕没有好人家求娶耶？”淑低首默然，唯堕泪而已。

瞬息年余，永龄已托郑玉峰分解至再，而刘子重执意休绝。

原来子重邻家有女，小字媚姑，与刘私染情密。且多厚赠，而嘱刘休崔娶己。故子重坚执为辞，而乐于淑之另嫁也。

一日，淑在厨下，忽闻门上有剥啄声，悄从门隙一看，其人非别，即是去年泊舟买菜之秀才也。淑奔告永龄，永龄整衣出见，询其来意。

秀才曰：“小生杨汝元，浙江山阴县人氏。曾于去春路经贵邑，偶以泊舟买菜，获遇令爱，不过邂逅相逢，实无他意。岂料令婿刘子重，隔堤窃视，疑属奸情，立将令爱休退。今某叨中乡闈，公车北上。念及今爱剪蔬相赠，乘便诣谢，乃忽询闻此事，使某中心抱歉。虽则行止无亏，其祸却因某起，但不知令爱可曾改嫁否？若犹未也，只恐被诬名辱，人以为嫌。小生新值丧偶，愿续此姻，所以特来造渎耳！”

永龄笑谢曰：“若蒙雅爱，不弃寒陋，岂惟表白小女名行，便得以了却终身。”当即唤出面谢。

须臾淑出，翠减遥山，红含玉颊，向前敛衽，细述其被弃之由。

杨生曰：“顷已询于邻妇，备知其详。奈因试期已迫，不能暂留。权以金簪一枝，聊表鄙意。容俟试后，即图归就姻盟。子宜保贵，毋使花容憔悴也。”

淑曰：“妾乃弃逐陋容，岂堪奉事君子？感蒙厚爱，愧无为报，口占一绝，以既君诚。”遂吟曰：

被逐含污泪满襟，何缘今日再逢君。

襄王纵觅高唐梦，羞向巫阳化彩云。

杨生笑曰：“鄙人只知重貌，岂意卿更能诗，敢不和咏一章，以酬白雪。”即吟云：

当时相见原无意，今日重来洵有情。

莫说侬家西子艳，还夸萧寺遇崔莺。

淑曰：“君乃青云伟器，妾实蒲柳陋颜。拜领佳什，唯有感愧而已。”时已日暮，杨生重为订约而去。

俄而春试过后，三月初旬，即见纷纷报捷。淑买试录一看，则杨汝元已中八十四名进士。

永龄喜曰：“术士每言儿命主有贵，夫今果验矣。”淑独愀然曰：“杨郎若未获中，或有来期。今既奏捷，岂无闾閻名姿，而肯念及灌漑之贱乎！”

无何，已是季夏，而音问杳然。淑每叹息曰：“噫！杨郎之约果谬矣。”乃占绝句以述其愁思云：

悲悲喜喜半年余，悲是真情喜是虚。

日日南楼重怅望，错将薄幸认相如。

一日傍晚，忽闻扣门甚急。启而问之，其人向淑声喏曰：“莫非就是新夫人否？特奏杨爷之命，寄书报喜。”淑接书进内，急忙拆视，乃是七言古体一

章。其诗云：

观光偶向长安里，凤阙龙楼连汉起。
一朝看遍曲江花，复以微名附骥尾。
忆昔苏台泛棹过，晚烟斜照映青莎。
匆匆获遇倾城美，错认家乡旧芋萝。
宁知一见翻成怨，拾得相思难再见。
春来重访昔时居，一篱寒雨零花片。
花落无人野鸟鸣，遍寻消息遇娉婷。
殷勤为说相思苦，临别叮咛伉俪盟。
最怜一别三千里，相思相望情何已。
花冠端拟为卿留，南归指日谐连理。
恐将芳草怨王孙，特遣青鸾先报喜。

淑看毕，连声叹息不已。其母惊问曰：“既云离京已久，则指日可来。凭你仕宦门楣，也难得一进士为婿。儿今平空享受五花冠浩，乃莫大之喜，而反为慨叹何也？”

淑曰：“只为偷颜别嫁，已失婚姻之正。况以清洁之志，蒙失节之诬，追感前由，不无惆怅耳。”

又将半月，而杨生始到。仍托郑玉峰为媒，择吉成礼。因已选授吴县知县，即日带领永龄夫妇，一同归到山阴，措理家务，而后之任。

生尝笑问淑曰：“当日偶尔上崖，见卿立傍柴扉，将欲退避。及予步近，而卿反立住，不时回波流盼，旋又摘蔬相赠，岂即有意于予乎？”

淑黯然叹息曰：“妾虽误配匪人，颇能以礼自处。彼时见君而踌躇不避者，以君面熟，恍若曾经会过。而摘蔬为赠，亦特重君之斯文温雅耳。若谓斯时妾即有意，非也。”

生又问曰：“越水吴山，与卿相隔迢元，而云面熟，则又何也？”

淑曰：“妾亦展转寻思，而莫得其故。顷自数日以来，方能省起。盖缘妾将适刘生之前夕，梦至一处，乃是琼楼玉宇，中有女子，称曰天妃。妾方进见坐定，值一秀才入谒，衣冠楚楚，妾颇注目。其后见君，则衣巾面貌，悉若梦中所见，致妾一时间猜疑不定耳。然与君今日之缘，已兆于数年前之梦。信乎事由前定，非人谋所能及也。”

生又曰：“所可笑者，刘子重以市井鄙夫，岂堪与卿作配。天幸其吹疵弃绝，得归于我。卿亦感我觅娶厚情，而有欣幸之意乎？”

淑曰：“若以刘之鄙陋，妾实厌憎。然嫁鸡逐鸡，亦惟自恨其命薄耳。至以见疑遭弃，乃得托身于君，以沾恩诰之荣，固亦欣幸。然非妾之素怀也，出

于事势之变耳。”生欣然点头曰：“卿真肺腑之言也。”

忽一日，地方公呈有以奸情事来告者。生观奸犯姓讳，则刘子重。而奸染之女，则媚姑也。心下暗暗窃笑，即刻拘审。地方人备诉云：“子重原系有妻崔氏，性最贞淑，而忽诬奸弃逐。乃与媚姑通奸，已非一日。昨晚亲在门首侦获，风化攸关，某等合行首控。”

生令媚姑抬头，凝视良久，微笑曰：“貌亦平平，固是村姬俗女，亦解风月事乎。”即将男妇各责二十。又唤地方人，亦各责十板，曰：“汝等非为公举，必以奸情为奇货，而谋诈不遂，致来控我耳。”

是晚退堂，述以语淑，淑喟然曰：“皆因与媚有染，所以弃我如仇。今地方人亦知我以被诬见弃，则心迹已明，我又何所憾哉。”

自后杨生迁转甚速，历官至闽中布政。到任之日，淑进私衙，其房帟宽敞，器皿精雅，当窗有大玉兰一株，花正艳吐，与昔时梦中所见一无异。始知“二品夫人”之称，而天妃所云“已托杨藩司”等语，无不符验。噫！婚姻虽由前定，而梦亦奇矣哉。

淑诗有未载入传中者，备附于左：

夕阳楼上望，烟柳欲归鸦。

春色来千里，城阴列万家。

含情芳草外，系恨在天涯。

此日长安客，应看御苑花。

上《南楼春望》

一缄瑶草惠佳音，始信多才必有情。

拂拭双蛾重点黛，倚门遥听马嘶声。

上《得长安寄诗喜而拈咏》

淑自作《梦诗》序云：

夫事因奇著，情以言宣，此予梦诗所由作也。忆予二八之龄，获梦天妃，遂窥吉士。而啜我以琼浆，延我于绣闼，异哉斯梦，耿耿莫忘。自梦后三载而获遇我夫子。又二十年之后，随任闽司，进观衙宇，木兰当窗，玉英初吐，无不宛符昔梦。嗟乎！虽缘出自天，事由宿世，而偶然一梦，了我生平。不知天妃何仙？予与天妃何旧？用缀近体十章，以标灵异。若负能诗，而欲以此扬厉风雅，则予乌乎敢！

卷 五

张畹香

引

烟水散人曰：天下女子，贤贞才智有如张畹香者乎？余闻之鹿车共挽，少

君之贤；庠下与案，德耀之淑。而千载之下，追踪并秀者，孰能有如畹香？

余闻之“绿肥红瘦”，易安之词也；“东风柳眼”，静庵之诗也。而诗词兼美，足以伯仲于朱李之间者，孰能有如畹香？

余闻之，楚战将危，其女望云而知其克捷；越人航海，其妻占风而悼其必亡。而相夫起家，保贞乱世，其智不在二妇之下者，孰能有如畹香？

然以少君之贤，而未闻有易安之词。易安娴于词句，而乏楚越二妇之智。其兼备诸美，而卓绝千古者，又孰能有如畹香？

或曰：“畹香一女子耳，岂能贤贞才智炳炳若是！”噫！使畹香不女子者，无其诗，无其智，无其淡泊之高致矣！一片巾幗世界，反视夫畹香哉！

予于丁酉岁，尝偕月邻诸子，望月虎丘，酒阑秉烛，各抒异闻。客有备述畹香事者，诸子抚掌称异，皆以为美人之尤。而属余为传，以补《世说》所未载。

集张畹香为第五。

张畹香者，讳兰，维扬富户张玉楼之女也。天性颖慧，自七岁即工诗词。尤喜妆饰，尝画修眉，宛然新月形，诸姊莫能仿其妩。而每日只穿红衫，故玉楼珍爱异于诸女，尝呼为“红衫儿”。

一日，庭前兰花初绽，玉楼指花而笑曰：“汝名兰，何不咏兰以见志。”畹香时方九岁，即应声而吟曰：

托质宜幽谷，含馨并绿荪。

悔因原佩后，移赏入朱门。

玉楼素昧文理，但见矢口成章，夸其敏捷，而不知诗内含蓄何意。乃命录出，以示其女塾师。

师曰：“观其诗，即知其志。令爱异日必甘淡素，而恪守闺范者也。”

玉楼喜曰：“女以节操为本，若能恪守闺仪，则为好女子矣。”

及年十七，本城乡绅有赵宦者，闻其才美，而倩媒求聘。玉楼意将许之，畹香坚执不允，私谓其母曰：“儿闻‘贫难婚富，富难婚贵’，故必家计相仿，气谊相洽，方可联姻。况既贵显，必当报效朝廷，施德泽于乡里，方能长享。今赵宦倚势凌人，骄横极矣，其危若朝露，安可与议婚姻，以被其祸乎？”于是力阻玉楼，其事遂寝。

未几，赵宦果以论罪系狱，坐赃十万，戚族中无不被其株累。玉楼闻而惊叹曰：“吾儿机智，远胜于我，所惜非男子耳！”

自此每事必与畹香计议而行，无不揣度如见。并一应往来书札，俱属畹香代笔，无不俄顷立办，文彩烨如。

是时广陵诸彦，自文社外，更立诗社，分题唱和，竞吐菁英。有以《春日

细雨》为题，拈一东韵，各成一律，凡十有四篇，惟子拱娄生一首，最为畹香得意。其诗云：

微雨如丝向晓蒙，斜侵萝薛任轻风。
当阶不损苔痕绿，着树轻濡花片红。
乳燕乍飞堪润翼，湿云弄色欲漫空。
数声啼鸟知何处，只在模糊柳浪中。

畹香每于吟残绣倦，必哦咏是诗。闻其未娶，每有托字之意，而难于启口。

忽值娄生以事干于玉楼，玉楼为设供馔，坚留小饮。酒阑将夕，娄生窃慕畹香之美，时时回觑珠帘。忽见帘内云鬟横绿，或现或隐，意必畹香。思欲以词挑动，遂索笔砚，以庭前石榴花为题，书《菩萨蛮》一阙云：

绛英似火枝头拥，无言有意含情重。相妒是红裙，还怜照眼明。轻盈宜带雨，繁艳能禁暑。若隔珠帘猜，依稀似杏腮。

于是畹香果在帘内。窥见娄生貌既风流，词复含情婉切，遂归绣房，赋词一首，以寓其思羨之意。其词曰：

晚色横空，凉风初起，摇曳茶烟一缕。徒倚闲阶，满怀心事、向谁堪语。最愁杀、困人炎暑，惹得眉间绿皱，更添几许。但见容与清佳，榴词隽婉，真个轩轩霞举。欲托幽衷，那知自有东君作主。忽又值、潇潇夜雨，遥想酒阑读罢，那人何处。

畹香之意，已属娄生。而其美艳之名，倾动一邑，所以士绅央媒求聘者纷纷不绝，畹香执意不允曰：“必得贤如娄子拱者方可。”

其母揣识其意，遂以告玉楼。玉楼叹息曰：“娄生才貌，我亦爱之。所惜其一贫如洗耳！然婚姻事亦岂我尔所能强，且再少缓，当从其意可也。”

二人方商议时，婢有轻鸿者，伏在屏后窃听，遂以一楼之语，趋告畹香。畹香喜而作词曰：

脉脉幽怀只自筹，几回无语独凭楼。
断肠时节是深秋。风漏雁鸿情似实，
月沉杨柳意还浮。是真是假暂纾愁。

娄生向来文战不利，是岁宗师科试，拔居优等，玉楼之意遂决。乃择日设宴，以请娄生，遍延名士数十，并其戚属钟士谦。士谦已年七十余，遂居首席，其余依齿而坐。

须臾，酒将半酣，钟士谦曰：“诸兄亦知敝亲今日此酒为何而设？”众曰：“正欲请问玉翁见邀之意。”

士谦曰：“只为敝亲有女，小字畹香，年方及笄，尚无快婿。所以薄设蔬

觞，单为议配耳。”

请名士中有年少而未娶者，意必玉楼所属，皆欣然色喜而问曰：“向闻玉翁令媛才貌无双，允称闺秀。所愧座无佳士，谁任东床。”

士谦曰：“敝亲所属，乃子拱姿兄也。”一座皆惊，无不相顾窃笑。

姿生亦避席而谢曰：“不肖何人，斯敢望乔门坦腹。”遂尽欢而去。即请士谦为媒，择吉亲迎过门。虽则陋巷萧然，室无长物，而左琴右书，亦颇潇洒有致。

姿生尝问曰：“卿生于殷富之家，享用华美。今乃归我贫士，尘甑荒凉，将无郁郁而非意之所乐乎？”

畹香曰：“子能慕伯鸾之风，妾愿举孟光之案；子能如相如着犊鼻，妾亦何难当垆涤器。夫家君之以贱妾相托者，特以子之才德可重耳。若或轻贫贱而慕富贵，不惟违妾之意，亦岂所望于君者哉！”

姿生改容而谢曰：“愧我德乏庞公，卿真今日之桓少君也。”

因畹香讳兰，即以“兰”字为韵，尝赋诗相戏曰：

轻风剪剪拂栏干，春色偏宜向晓看。

只羨海棠娇欲语，争知林下有芳兰。

其二

傍水幽居石径宽，画眉终日并相欢。

漫随蛱蝶寻娇杏，独剪蓬蒿护弱兰。

其三

晓窗梳罢绿云鬟，欲下庭除露尚寒。

脱换绣鞋何处去，笑从深径摘幽兰。

其四

倾国从来羨牡丹，春风拂槛一枝寒。

为夸锦字机中织，错向人前唤若兰。

畹香亦以姿生之诗“星”字为韵，戏答四绝云：

一方明月到幽亭，花影胧胧露细零。

良夜莫教贪睡早，从君索酒看文星。

其二

联罢新诗学弄笙，双双时倚百花屏。

必须七夕方相会，长笑牵牛织女星。

其三

东风吹绽柳梢青，门绕梨花夜未扃。

对月不妨重觅句，欲将诗思动春星。

其 四

步檐徙倚佩丁丁，柳带栖鸦暮霭青。

何处玉箫声似咽，半轮新月傍三星。

自此花晨月夕，唯以诗咏唱酬。虽或簞瓢屡空，而米薪酒果，自有玉楼不时送至。所以啸歌无废，绮梦情酣。

其壁邻是一富家，主人吝而且刻。畹香每欲迁徙另居，娄生曰：“只此数椽，亦足以容膝而蔽风雨，何用迁为！”

畹香曰：“不然，君若不去，主有奇祸。妾父有一别业，离城咫尺，颇有花亭月榭，足以栖迟。妾已先期稟请，无俟君之考盘也。”

娄生不得已，遂唤扁舟，挈其琴书，即日徙去。

去不半月，而富翁家起火，延烧其邻五十余家。娄生愕然惊异曰：“若不听卿，则青毡已付回禄。不知卿操何术，而能预料若此！”

畹香笑曰：“妾亦不过据理揣摩，岂操术数而能先见哉！盖居必择邻，不可不慎。其人既富而吝刻至极，则上悖天心，下招人怨，非遇火盗，即遭横事。此理之常，无足怪者。若不迁而远之，安免波累乎！”

忽一日，其邻胡月郎同一人以金饼来卖，其金重三两，赤色如火。计其价，应值三十余金。而偿以半价，其人已允。娄生贪其贱，而倾囊以市之。

畹香从内遥呼曰：“催徵之吏日迫于门，安得余资而换若金乎！”遂立逼吐还，而出酒食以食之，其人感谢而去。

又一日，有以金簪来卖者，其人破巾敝屣，貌甚憔悴。及观其簪，则镶以猫儿眼。问价几何，伸二指曰：“实要二两。”

畹香甚喜，疾令娄生如其数以畀之。即转售于宦室，得价二百余两。

而前此胡月郎之金，因娄生退还，遂鬻于本村富户邵某。而其同来之人，实系江中之巨盗也，与胡月郎亦非相识，盖贪其厚谢而为居间兑卖耳。未几事败，供出月郎，并及邵某。月郎一闻其事，即时远窜。邵某罄其资产，方出囹圄。

娄生始为骇然曰：“胡月郎，邻居识熟，吾故信托。至卖金簪者，不知其所从来，实觉面生可疑。乃彼此相反，而卿之揆量如神，其故何也？”

畹香曰：“君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夫金之为物，人所易识，无愚者亦知其价之轻重也。乃偿以半值而即见允，彼非昧于价也，特速于售耳。即其速售已有可疑，而况月郎无妻小，乃游手游食之辈，岂以邻居而可轻信乎？若夫猫儿眼者，人所罕见。观其人则又容色困悴，似有羞涩之态，此必宦室之裔，贫乏无聊，故出其先世所遗，而孟浪行鬻，以为糊口计耳。所以令君速付其值，不然必为识者所得矣！”

娄生听毕，欣然鼓掌而笑曰：“贤卿料事甚明，果有过人之智。但彼已去，而复呼转，啖以酒食者，则又何也？”

晁香曰：“业已交易，而我立沮退出，岂不怀愠。况其状狰狞可惧，故不惜食而以酒食者，冀其欢也。”

于是娄生事无大小，必咨于晁香而后行。数年之间，竟成富室。

是岁春，闯口犯阙，遂有彰义门之变。而江淮诸郡，靡不骚然震动。在城士庶，移徙纷纷，晁香独曰：“事尚无虞，未可轻动。”

及弘光帝正位南都，在廷权贵有与娄生相厚者，遣人致书曰：“天下方危，主上新立，正吾党建功树业之秋。子能主我，则富贵可得也。”

娄生欣然欲行，晁香力谏曰：“今闯口倡乱，中原糜沸。新主虽立，仍有奸佞擅权，窃恐天下事，尚未可料也！乃子冀图幸进，若以富贵为乐，则尔与我抱瓮灌花，逍遥蓬径，宴眠早息，足以自娱。又何必趋事权门，鞅掌簿籍，而以国事经心乎！设或志在立功，则吾相君之面，贵乏封侯，而况胸无经济，将谓寻章摘句可以退贼乎！盖无道则隐，乃古圣之格言。妾与子方惧寇乱将及，避迹不深耳！乃欲昧时希用，被锦绣而为享祀之牺牲，窃虑祸患一至，悔无及矣！同林栖鸟，休戚相关，不得不以正言告君，惟熟念之！”

娄生曰：“诺，吾已绝意功名，前言戏之耳！”

未几，忽值高杰内变，晁香曰：“妾闻大乱归乡，小乱归城。今天下必至大乱，若不远避，祸将及矣！”遂挈资徙居城外四十余里。

有乱兵张、郝二将者，系本地人，熟知乡路。佩刀负矢，直逼娄生所居。其邻近避难之家，忽闻乱兵卒至，无不扶老携幼，纷纷远窜。晁香将欲出扉，二贼足已跨进，即欲逼住行淫。

晁香面不改容，欣然笑曰：“妾闻二将军之名久矣。今天下扰攘，尚武而不尚文，正二将军立功之日，异时金印如斗，佩诸肘后，二将军功名赫赫，谁堪相比！妾恨失身腐儒，偃蹇荆布。今以天假奇缘，幸蒙二将军赐顾。妾藏有豚蹄斗酒，愿为二将军把盏称喜，即望少留数夕，相共盘桓。但异日富贵时，愿祈携妾同享，无忘妾也。”

遂呼娄生出拜曰：“今日尚为尔妻，明日妾身即为二将军所有矣！”乃以酒肉整理捧出，又诒二贼曰：“诸勇士荷戈持戟，环列于门，使妾惊悸不安，望乞敕令散去，当与二将军从容闲话耳！”

二贼料无他虞，即令暂退。晁香殷勤斟酒递劝，二贼坦然不疑，举杯立尽。

岂知酒内已下砒霜，须臾毒发，二贼俱毙。其时众散行村落，各自携掠，遂唤婢仆扛出尸骸投水。搬携细软，棹舟远渡而避。直至次日，乱兵方去。

其为乡民击死者，亦有二十余。而沿村抄劫，妇女被污者，不计其数。

独畹香保全，不失一物。乃告娄生曰：“此地亦非安土，宜更择居。”遂又远徙二十里之外。不料贼寇蜂起，在在窃发。畹香时刻筹谋，或令娄生与贼佯为结纳，而阴实图之；或以金帛纳饷；或潜匿以避其锋。所以间关二载，得免于祸。至顺治三年，始还故址。

而兵燹之后，残毁无遗。加以大兵不时经临骚扰，畹香复与娄生计议曰：“若使天下即日平定，则桑梓之地不可弃也。设或闽广未下，吾恐大兵往来频繁，必无宁息之日。曷若徙居金陵，方保无事。”

娄生唯唯，即又往省买宅。留仆王忠等管守田房，便同畹香移居白下。其后大兵养马广陵，士庶展转播迁，靡不荡其资业。而娄生安居无事，优游卒岁者，皆畹香之力也。

时畹香已年四十余，容色愈艳。但以子嗣尚艰，乃为谋置一妾。即邻居郑氏之女，名唤玉姬，年才十七，性极敏淑，粗工吟咏，尝作《美人对镜》诗曰：

拂尘开玉匣，照影即生怜。

恍惚疑为我，依稀认作仙。

新妆同艳冶，巧笑各嫣然。

莫讶时疏隔，绸缪不计年。

畹香爱其能诗而娟秀，尝赠以绝句二章云：

玉润盈盈二八余，中庭雪后放梅初。

檀郎慎莫私寻约，好把新诗倡和予。

其二

窗前初办晓妆成，新试春衫媚自生。

为见艳姿因感昔，感予年少更怜卿。

娄生亦以畹香贤淑，作诗以美之曰：

感谢芳卿贞且贤，任予寻梦楚峰边。

漫夸三月桃花美，却羨芙蓉秋更鲜。

自娶玉姬一载，即获举男。畹香喜极，抚爱如同己出。其后庚寅岁，复归维扬故居。至八年辛卯，又徙秣陵。尝有《此君轩诗集》梓行于世，故不备载，唯录其轶诗焉。

卷六

陈霞如

引

烟水散人曰：予尝读三奇传，为之击节赏慕。及友人为予述陈玄洲三女丽

情艳事，则又非三奇可得而班也。夫螭首蛾眉，杏唇桃脸，女容也；然色庄语寡，笑乏倾城，则亦未足为艳。刺绣织纺，女红也；然不读书、不谙吟咏，则无温雅之致。守芬含美，贞静自持，行坐不离绣床，遇春曾无怨慕，女德也；然当花香月丽而不知游赏，形如木偶，踽踽凉凉，则失风流之韵。必也丰神流动，韵致飘扬，备此数者而后谓之美人，则霞如是矣。

然以玉娟之尖，小莺之秀，虽其芳洁少逊于姊，而情韵有余，亦难律以失身之玷，当夫！莺声织锦，宁无匹偶之思；春气熏怀，奚免吉士之诱。而况时同言笑，麝和珠玑，有不神驰魂荡而能已于情哉！予窃羨夫锦帐欢浓，二姨梦合，不知何福修来，乃有如此享用。乐哉崔生！桃源月窟，只在寻常闺阁间也。

浥予尝以花徵品，则霞如者，凌水烘霞，既美且艳，乃春之牡丹、秋之芙蓉也；玉娟者，流影迷莺，含芳待月，乃碧桃、红杏也；若小莺者，披轻风而荡漾生姿，芳露而托情自远，则月底海棠耳。

昔江东以二乔并著，后人遂有观书之绘，而文词不少见，则有色而无才。可知岂能才情并丽，丰韵兼优，有若霞如之姊妹耶？然白璧微瑕，终难为娟、莺而曲护。则吾所取，不无轩轻于其间。

集陈霞如为第六。

楚有陈翁者，失其讳，而仅以玄洲字传，与妻屠氏，俱善诗。年将五十，止生三女，季曰小莺，年甫十三；仲名玉娟，长莺二岁；而霞如为长，已年十八。虽均有倾城之艳，亦惟霞如为最美。玄洲尝为《三女诗》曰：

玉娟娇小十四余，小莺绰约似秋蕖。

二女盈盈已并秀，更有长女名霞如。

霞如十岁能织绮，十三工赋诗。

只今已二九，姣好有殊姿。

屠氏亦作《三女吟》曰：

余家有三女，均抱瑰丽姿。

长女尤秀异，搦管解赋诗。

二女及三女，虽小无娇痴。

才能织流黄，刺绣已自知。

画屏开孔雀，锦幕施红丝。

谁言生男好，生女亦门楣。

犹胜东家翁，暮年孤自悲。

细观二诗之意，则霞如之美更胜于娟、莺可见矣。忽一日，仲春时候，有崔生者，讳襄，字季文，小字寿哥，年甫弱冠，秀韶有文，乃屠氏嫡妹之子

，幼时曾与霞如同学。其后崔生之父以令史选余杭县县丞。丞满即迁本府经历，崔生随任读书六载，至是始归，即来省候。

屠氏惊喜曰：“记得吾甥去时，发尚复眉。不料一别六年，忽尔长成如许，想甥学业必有进益。今闻县试已近，甥当努力着鞭，不得再为蹉跎矣！”

崔生曰：“荷蒙姨母垂爱，愚甥敢不勉力，以副尊望。但今三位贤妹，想亦长成，愿请一见。”

屠氏笑曰：“莫说霞如，只玉娟、小莺，与我已是齐肩。今方垂帷刺绣，故未令出见。况甥乍至，必当从容少留几日，何必如此匆匆耶！”

既而茶罢，霞如步到帘边，一见崔生，便已两脸涨红，羞涩欲避。

屠氏曰：“寿哥兄与汝自幼相见，何生腼腆耶？”玉娟随步于后，亦微笑曰：“闻说寿哥与姊曾经伴读，既为兄妹，岂同外客。”遂与小莺从后一推，而霞如之金莲已拽出帘外。

及相见毕，崔生屡屡回盼霞如，霞如亦不时偷觑。

玉娟笑曰：“闻得武林山水最佳，哥哥在被多年，想必游览已遍。”崔生曰：“山有鹫岭之奇，水有西湖之胜，寺刹则有三竺之烟霞，苏堤则有六桥之花柳。至其歌楼舞榭，胜概无穷，亦非游履所能尽也。”

霞如亦低鬟悄语曰：“哥哥自幼即耽吟咏，既遇名山胜水，则奚囊中诗草必与麝芜并深。愚妹虽非知音，何不见示一二。”崔生曰：“昨已检点拙草付梓，容俟刻成请正。”

少顷，玄洲自外归，欣然相见，备问寒温。是晚设宴内斋，留卧于厅侧之小楼。崔生为忆霞如之美，展转不能就寝。遂挑灯握笔，向粉壁上题七言一律云：

一别乡关已数年，归来风景更堪怜。

争知杨柳丝初长，却羨桃花色正妍。

帘外幽篁仍滞月，庭前芳草自含烟。

今宵重向东楼宿，几度挑灯思黯然。

玄洲见诗，连赞其妙，而不知崔生之意别有所托也。盘桓数日，将欲辞归。玄洲收拾书斋，坚留肄业。自此出入中堂，虽与霞如姊妹不时相见，而以耳目众多，无由密傍，崔生心下怏怏，吟诗以自遣云：

落霞绚彩映西楼，白玉花开满树头。

无限幽思禁不住，那堪莺语更催愁。

诗内盖暗藏着三姊妹之名。

一日饭后，崔生以进见屠氏而出，转过西轩，适值霞如晓妆初毕，独自靠在雕栏。崔生徐步至侧，低声问曰：“顰蛾独立，倚槛沉吟。妹亦有所思耶

！”

霞如回首，见是崔生，敛容而答曰：“非也。特为海棠初吐，艳冶堪怜，故偶尔偷闲一看耳。”

崔生笑曰：“海棠虽艳，何如一妹。向闻妹善吟咏，未尝获见珠玉。今既为花徙倚，曷不缀诗以赋芜怀。”

霞如曰：“吾闻良璧置前，则珣王夫失色；大巫在侧，则小巫索然。岂敢班门弄斧，以贻寿兄之笑哉！”

崔生稍以微词挑之，霞唯俯首不答，遂即趋出。将欲掩扉展卷，忽见双鬟蕙香，疾步而至，袖中取出片纸曰：“此小大小姐命以送郎者也。”崔生展而视之，上书一绝云：

海棠合把仙妃唤，不遇知音岂解怜。

为是深闺诸姊妹，朝朝梳洗向花边。

崔生读至次句，认作霞如以知音属己，喜而欲狂，遂立缀一绝，以付蕙香。

蕙香持进中屏，将欲转过回廊，忽值玉娟独自内出，乃从旁而趋。玉娟牵裾诘问曰：“观汝汲汲而行，得非自崔季文书室中来耶？”

蕙香笑曰：“可知崔生轻薄郎也，安可以无事而造其馆舍！”玉娟亦笑曰：“既不尔，汝只以两袖任我搜检。”蕙香度不能隐，遂以实吐。娟乃索诗而读之，其诗曰：

不为寻春却遇春，海棠红映石榴裙。

于今欲觅巫山梦，只向花边望彩云。

玉娟看毕，心下想曰：“原来霞姊先已托意寿哥，故其回诗订约如此，吾且匿下，以阻其会。”

乃谓蕙香曰：“此淫词也，幸而遇我得见，不然汝若递与大小姐，必被重责。今后再有柬帖往来，汝宜悄悄先付我一看，我当以簪簪与汝，不汝诒也。”

蕙香信以为实，遂不索诗，而谬为他语以复霞如。

原来玉娟年既破瓜，又因爱羨崔生貌美，所以春情澹冶，属意颇浓。既得崔咏，即仿霞如笔迹，代作情词一律，仍令蕙香持出，以赚崔生。其诗云：

少小相将并长成，海棠花底两含情。

莫教静夜空迟月，已向轻风待啭莺。

密约最宜防弱妹，佳章频愿和新声。

西厢红树今仍在，早晚应朝弄玉笙。

崔生得诗，欣然喜跃，不觉手舞足蹈。宛转自思曰：“谁想美满姻情，竟

在此处。既云早晚，则其所约决不荒唐。若到阳台之上，其趣当何如也。”

是日，展卷数四，而以心绪摇摇，莫能成诵。惟侧耳而听，并窥其日影之斜。及候至夜静，杳无蕙香消息。

次日午后，探知玄洲赴饮于外，屠氏昼寝于房，乃悄悄信步而入。欲寻蕙香以询其事，不觉闯至霞如绣闺。笼有鸂鶒，见生突至，连声唤曰：“大小姐，有一面生郎进来也。”

霞如方在倚镜整妆，忽闻鸟唤，始知崔生闯入，惊讶曰：“寿兄误矣！此乃妹之卧房，何得至此！”

崔生笑曰：“西厢红树，妹所约也，故自昨暮盼至今晨，满望佳期允就。今以觅问青鸾，幸窥仙榻，洵乃天作之合，何言误耶！”

霞如愕然曰：“兄何出言悖礼，谬诞若是。夫西厢红树，崔莺之丑行也。妾虽愚昧，颇能以礼自嫔。因属兄妹之称，故尔相见不避，何乃拟人以匪类，诱惑以淫褻耶！”

崔生亦嗟讶曰：“奇哉！奇哉！若非贤妹之命，则襄何敢唐突？况‘莫教静夜空迟月，已向轻风待啭莺’。之句，现在笥篋，亦得讳言非妹所赠者乎？”

霞如愤然曰：“子岂梦耶！痴耶！何忽将人凿空诬诋，名行攸关，岂堪作耍！不意兄方少年，短行乃尔。”

崔生再欲辩论，忽值玉娟、小莺俱至，遂咨嗟而出。

玉娟佯问曰：“适间从外而去者，莫非是寿歌乎？彼何由擅入姊姊卧室？”

霞如余怒未息，即为备诉其事。玉娟曰：“我以彼为兄，彼乃狂悖非礼。人之无良，洵可畏也！然姊姑忍之，若一扬言，外人不察，将谓吾姊妹有私行矣。”

既而将晚，密谓蕙香曰：“我有数字，烦汝悄然递与崔郎。彼如问汝短长，汝但含糊以应之。”

蕙香即乘间至外，出简以授崔生。生以霞如变约，方郁郁闷坐。乃见字即拆而视之，其上书云：

投桃报李，儿女之私；纳履整冠，嫌疑所避。奈何当昼而突至卧内，虽在鸚鵡能传，何况林林耳目，岂无惧乎！故以诗为约者，私情也；严词峻拒者，避嫌也。虽贞女无自媒之礼，而怜才有吉士之求。拟于明夕，晤订百年。先托鱼笺，附呈四绝，兄但可留明月于纱窗，慎勿燃银灯于玉几，一嘱。其诗首章云：

轻风剪剪拂罗帏，赢得新愁压黛眉。

蝴蝶不归芳草暮，断肠春色在深闺。

其二

陌头杨柳乍垂丝，忽被春风仔细吹。

岂为妾心方似结，只缘君太负情痴。

其三

绿锁蕤晓院深，桃花虽艳未关情。

阿谁唤起相思梦，只为流莺巧弄声。

其四

阴阴幽径遍苍苔，有约黄昏户半开。

寄语东君休怨寂，夜深应与月同来。

崔生叹曰：“原来霞妹有此识见，我所不及也！”是夜喜而不寐，次晓方酣寝未起。

其父以县试期迩，遣人立逼回家。崔生意犹迟疑未决，玄洲曰：“试事难缓，郎君速宜回去料理，待进学之后，不妨再来肄业。”

生乃怏怏而行，及见霞如送出，几欲泪下，而玉娟亦叹恨不已。

生虽无意应试，而文字自佳，竟以优等入泮。其父喜甚，即央媒氏，以秦晋悬于玄洲。玄洲许可，立拟赘生为婿。

虽婚期尚远，而崔生已选吉过门，仍下榻于堂侧之小斋。其时以甥兼婿，玄洲夫妇款待之殷，比前倍加亲密。霞如亦即深居绣帟，潜避不出。

独玉娟心下不悦，而羡慕之意莫忘也。乃制小词，仍冒托霞如，密令蕙香持出。其词云：

喜杀功名成就。准备玉箫双奏。拟定夜深时，相与从容话旧。非谬，非谬。月在柳梢时候。上调《如梦令》

崔生连咏数过，欣然而笑曰：“屡蒙小姐厚忱，而以缘慳未就，使我相思无限。今日秦晋已谐，不复再萌无聊之念矣！烦卿致意，慎勿爽约，而冷落窗前风月也。”

蕙香莫喻其旨，但唯唯而已。是夜玉娟候至更阑，霞、莺睡熟，果与爱婢采芳逸出书斋。

恰值浓云蔽月，对面模糊。崔生认定霞如，娟亦朦胧不发一语。而香披豆蔻，露滴芙蓉，两情缱绻，喜可知也。次日崔生裁诗为谢曰：

嫩质棱棱怯绛纱，天然容与自清嘉。

轻拖玉佩裙裁雾，斜压金钗鬓蹀鸦。

深幸云车临午夜，漫教桃洞觅胡麻。

若裁绮縠缝鸳枕，为绣双双并蒂花。

自后玉娟乘间即出，与生同宿于东楼者，将及月余。蕙香以下诸婢，悉知其事，独霞、莺犹未觉耳。

无何，已届吉期，当合卺之夕，崔生为催妆诗，乃赋一绝云：

仙人楼上试新妆，此夕吹箫凤自双。

月色已高银烛烂，漫将明镜更凭窗。

玉娟虽怀妒意，亦作五言诗为贺曰：

乌鹊桥成渡，凤凰楼乍新。

月光辉不夜，梅蕊露芳春。

艳玉方为佩，明珠自出尘。

载符琴瑟调，桃叶正萋萋。

小莺诗曰：

丽质疑天上，良缘岂易述。

一双仙作侣，十二玉为楼。

色夺芙蓉艳，香从珠翠浮。

明星将烂矣，临镜莫迟留。

既而合卺毕而众宾散，诸婢各秉巨烛，簇拥进房。及合欢之际，畏掩退避，犹然处子也。

崔生心下狐疑，乃低声问曰：“曩者予自内出，值卿倚栏看花，索卿为诗，而卿不允。其后蕙香以诗付我，有‘深闺姊妹，梳洗向花’之句，果是佳作乎！”

霞如曰：“彼时君固索吟，妾以羞涩不果。及君退出，而率尔成章，即令蕙香投递请正，信有之也。”崔生又问曰：“我即以诗为报，蒙卿复惠，琼瑶相约，及潜觅至房，卿又严词峻拒。而是晚蕙香复出，投我以芳翰，要我以四诗，情词娓娓，订谕恳恳，亦有之乎？”

霞如笑曰：“君乃读书之士，偏解说谎。当日突至卧室，妾以正言斥君者，礼也。岂复有淫词私订，以蹈非礼之衍乎！”

崔生亦笑曰：“我倒非谎，只怕卿太弄乖，只今诗翰珍之笥篋。况自抵卿家以来，每夜会于东斋者，已屡屡矣，亦可讳言不是卿耶！”

霞如听至会于东斋之语，即怫然怒曰：“子何谬妄不稽，以此诨话将人坑陷。夫既姻期已订，安有不顾廉耻，而潜出书斋，暮夜苟合，其淫荡如此，尚得谓之闺女哉！”

崔生曰：“子亦不消发怒，使我愈想愈疑，那几夜同床共枕，调笑欢噱，岂是花妖月怪，冒卿之名乎？然要知其详，须问蕙香，便见明白。”

时已黎明，即唤至床前，诘问其由。蕙香不能隐匿，微吐其事。

霞如叹息曰：“既已失己之行，复又污人之名，娟乎！娟乎！何不肖至此。”

乃赋诗一绝，暗藏讥讽，即令蕙香持付玉娟，曰：

莺莺燕燕自为群，岂许阳台浪窃云。

惭愧夜深明月下，隔窗私语被人闻。

玉娟一看，即知讽刺之意，仍以绝句答云：

春来那个不情痴，此事还须姊独知。

蛱蝶爱香原惜伴，蜘蛛因巧故含丝。

霞如微微哂曰：“情固可痴，名节亦可坏乎！”

大抵姊妹中，惟玉娟韵致逸宕，而深于情者，故爱崔生之貌，顿涉私期。至其临风踟躕，无故颦蛾，对月徘徊，忽生浩叹。又若褰帷含笑，转灯下之娇眸；伏枕邀欢，蹴被底之莲足，飘扬流荡，最得美人之情。

小莺年既娇小，性亦幽妍，赋诗极纤巧之思，纵谈含诙谐之意，而爱花早起，惜月眠迟，最得美人之态。

霞如性极清贞，韵偏飘逸，虽陋崔莺私谐月夜之期，却怜飞燕独擅昭阳之宠，而不肯轻笑，笑必嫣然；不喜多言，言必有致，最得美人之韵。然自闻玉娟之事，深含醋意，尝作古体一章，以讽崔生曰：

洛阳有女名莫愁，嫁与卢生贵封侯。

珊瑚挂镜钗十二，双坐双眠向玉楼。

卢家富贵孰可敌，岂乏倾城与倾国。

夫妻恋慕在有情，肯因失爱为颜色。

君不见茂林薄幸司马卿，文君感咏白头吟。

又不见洛阳轻薄子，鸣珂娼院抛瑟琴。

从来一瓜只一蒂，岂许移恩别有嬖。

请君三复宋弘言，下堂莫把糟糠弃。

崔生莞然笑曰：“我非相如，子岂卓氏。古云：‘生则同衾，死则共穴’，子虽不敏，已从事于斯语矣！但观诗意，不无有因。自家姊妹，何独不能相容耶。”

霞如正色曰：“别事可以相容，此乃名节所系，使异时伉俪之夜，何以为元！设或子妻亦被人窃，子意甘否？”

崔生又笑曰：“在他人妻，愿其与我私；若在我妻，则又不乐如是。此乃人之恒情，何相诘难耶！”

一日午后，霞如绣倦而寝，生方倚栏觅句，玉娟悄然潜至。

崔生戏曰：“草柔花美，愿沾玉露之恩。”玉娟应声曰：“雨散云空，岂

入襄王之梦。”生即近前搂抱，玉亦半就半推，遂入阁中，解衣卸带，略尽绸缪之意。

及事毕而出，则见小莺潜立于扉外，崔生迎住而问曰：“姨姨刺绣功忙，那得闲步至此？”

小莺曰：“最怪那蛱蝶偷花，所以寻探消息。敢问哥哥，碧桃与兰孰胜？”

崔生曰：“兰得其香，桃得其艳，则兰为尤，桃差逊耳。”曰：“世有贪花者，得兰不足，而又窃桃，子以为何如？”生知讽己，乃答曰：“此情种也。”

及莺去后，玉娟曰：“不料仓卒间，竟为狡鬟所知。观其意，似非无情于君者，君当乘间试以褻语挑之，不然必致漏泄矣！”

原来小莺已知玉娟前后之事，而感春怀偶，亦颇属念于生。生亦自此或谑、或嘲、或以情词挑引，遂乘晨夕之间，竟成花月期。玉娟知之，潜赋一章，以谑小莺曰：

姨姨妹妹不争差，也为春风向碧纱。

何事无香只有艳，看来妹亦是桃花。

盖即用兰香桃艳之语为戏。小莺笑曰：“姊先作俑，何独嗤予！”即以绝句答嘲曰：

莺声百啭柳丝柔，谁见春光不系愁。

小妹效颦体作谑，风流原让姊先偷。

霞如虽极防闲，而娟、莺意合，每涉私期，则彼此递相守望。崔生一朝而有三美，偷寒送暖，互缔鸳鸯。盖因霞如有诗癖、棋癖，若使黑白阵围，则子声丁丁，竟日不倦；或以新题限韵，则徘徊月底，彻夜凝思。故生得以乘间寻欢，偷闲赴约。其后小莺每以细故搥其女奴，女奴含愤，遂以其事密告屠氏。

屠氏惟恐事泄，罪必及己，乃日促玄洲曰：“霞儿既已赘婿，不患膝下无人。娟、莺俱在笄年，应宜嫁出，岂不闻桃夭之咏，婚姻以时。况值尔我年暮，亦可速了向平之债。”

玄洲恍然曰：“我亦顷刻在心，所患者一时间难得可意郎耳！”

未几，值以媒氏说合，而玉娟、小莺先后于归，其人并系儒家，而蠢庸不韵，故娟、莺郁郁不得意。玉娟尝以诗报霞如云：

学舞斑衣事两亲，妆台日日画眉新。

分明圆峤神仙侣，岂想无聊薄命人。

小莺亦有诗寄霞如曰：

烟摇平楚暮云空，燕语如悲花影红。

安得嬉吟重似昔，空将珠泪托春风。

玉娟又有绝句一首，私寄崔生曰：

燕并雕梁偶，花飞绮陌尘。

思君空在念，流泪满罗巾。

霞如即武原韵回答，其诗不及备录。

忽一日，有一道人，皂衣竹冠，丰神秀异，踵门请见曰：“天下将乱，预宜择地安身，吾子夫妇，须至东南千里之外，方免于祸。”崔生异其言，正欲具斋相款，顷望间便失道人所在。

其后年余，果有靳、黄兵起，而崔生挈家远徙，去已久矣。唯玉娟为口所掳，强逼淫污，娟怒骂不允，遂被乱剑搠死于城下。

数日贼去，其夫晓起出门，忽有乌鸦百数，噪舞于前。其夫异之，随鸦而往，将近城濠，鸦即绕聚不散，其下有尸横仆水畔，细视之，即玉娟也。

已隔数日，面色如生，其夫方号哭不已。忽见丈许之外，鸦又群绕乱噪，趋往一看，却是小莺，亦为乱兵所杀。遂雇人舆至空地，一同埋厝，而崔生夫妇竟不知所往。

卷 七

卢云卿

引

花茵上人曰：情之一字，能使人死。即不死，亦使人痴，大都闺阁尤甚。如文君私奔长卿，红拂妓之奔李卫公，则不可谓痴也。何也？彼盖以丈夫之眼，识豪杰于风尘。双瞳不瞠，臭味自投。不奔，直令英雄气短耳；奔之，初不以儿女情多也。以故其奔也，非情也，识也。

然自红拂以后，千载寥寥，痴者居多，识未之见。唯虎林卢氏，能于尘埃中，物色未第之刘生，其卓识慧眼，不在文君、红拂之下。余故举以似散人，使点次其事，以继琴台之雅躅。

武昌山长曰：文君之从相如，为千古私奔之祖。才色竞美，文词匹丽，是真千古对手。使当日不会意于琴心，则口然一嫠妇终耳！由来不失节之妇人，与草木同朽腐者，指宁胜屈哉！文君附相如而名始传，不可谓非幸也。

数百年后，复有杨家执拂伎，一双慧眼，高出须眉丈夫，无俟琴心之挑，不嫌多露之谄。以卫公之勋业，岂乏娇艳，而他年不闻有《白头吟》者，亦不可谓非幸也！

临安卢云卿，钟情所至，私奔月媚，才貌双艳，足称佳偶。而其痴情敏识，真堪与二美伯仲。然彼则流声竹简，兹独湮没不称者何也？盖因月媚贵后，讳言其事，故家乘阙而不载，史氏闻而不详。即弇山人《艳异》一编，未经

搜入。

嗟乎！千百载而下，未闻有以文君玷及相如者，风流艳事，传之何伤！然则云卿虽不幸而泯没，今得秋涛子津津称述，列之美人传中，使天下有心人另具识赏，必当与文君、红拂并垂不朽，亦不可谓非幸也。

烟水散人曰：世之论者，咸以文君、红拂并论，而不知为文君易，为红拂难。当夫卫公被褐晋谒，立辩阶前，杨素踞坐胡床，曾不以礼延纳。孰与相如之衣服丽都，琴声清婉，而邑令且为致敬乎！自非另具只眼，识鉴英雄本色，孰肯奔而从之，此红拂之所以难于卓氏也。

乃论者又谓钱塘卢氏，足与二美颉颃。予则谓云卿之奔月媚，其敏识异见，较之文君、红拂，更有难者焉。其事详载传中，有心人当不以余言为谬，不复具论。

但在风流之士，则羨其事而幸其奔；其为学究之见，则丑鄙而不欲置之唇吻。夫以行权私匹，固难与道学言。即歆慕之者，亦不过重其情而已矣，而不知其奔也，以才识而佐其情也。

呜呼！抱衾私逸，逾墙相从，世之溺于情者，不可胜数，莫不被辱公庭，遗臭乡时，亦安在其以情乎！夫惟有云卿之才之识，而后可以奔，而后足以垂艳千古。

集卢云卿为第七。

卢云卿者，临安卢讷斋之女也。其母梦吞赤云而孕，故以梦云为讳，而字曰云卿。年将及笄，妖艳绝世，性极嗜诗，尤精音律，尝从王子旷学琴。

子旷者，王促襄之妻，双目俱瞽，其琴最得稽中散之遗响，为当世第一能手。

云卿学甫半载，尽得其奥。便能自谱新声，其名品甚异，有《双雁飞》、《红窗静》数曲，宫商稳叶，词意清妍。每一操弄，其声杳渺凄婉，真有太古遗音。

子旷尝叹曰：“既敏且慧，技已入神。子乃仙台谪下，岂复人间所有。夫琴而入神，至矣！虽有伯牙，蔑以加矣！”

时有金陵女子唤谢湘兰者，寓招庆寺外，能以悬笔请仙，往往神异。云卿乃令人延请至室，焚香暗祝。

须臾，其笔疾书云：“子所问者，乃终身事也。”云卿竦然称异。俄又笔动如飞，写出一词曰：

可知是暂离瑶岛，可知是梨花梦杳，可知是一片巫云袅袅。可知是玉容儿人间绝少。可知是曲乍弹，昆鸟弦断了。可知是月傍琴台悄悄行，可知是鸳鸯偷续姻缘好。云卿看毕，怫然不悦曰：“某虽女子，秉志清贞，大仙乃凌虚绝

俗之俦，何所言皆风流淫艳之事？得非谓某心犹未虔，故而风谗？然特斋戒而后敢请，意非不诚也。未知大仙姓讳，愿得闻之。”

俄而又见书下六字云：“余乃鱼玄机也。”

云卿笑曰：“我以为真有仙驭下临，岂知尔是‘易求无价宝，难得有心郎’之痴女冠也，夫既离垢归冥，何犹未离色相。”言未既，又见书成一律云：

儿女情多未可嗔，坐谈岂比事临身。

春风会把痴根种，花月难将绮思驯。

偶寓人间皆幻态，能游世外即仙真。

何须笑我当年事，看妆琴台逐后尘。

写讫复书一“完”字而去。云卿叹息曰：“谁言果有仙降，以我观之，都是胡诌鬼诨，哄人之法耳！安有淫秽如玄机，而能为仙鬼之理。”

无何，有张氏子者，讳汝佳，年甫弱冠，颇有文誉，偶与讷斋宴会，讷斋爱其隽逸，遂以云卿许字焉。

明年春，云卿已年十七，姻期奖迓，携琴坐于月下，向空私祷曰：“若与张郎偕老和洽，则琴声情郎，异于恒时；设有乖离，则琴弦中断。”

遂凝神默虑，静思一曲。弹弄移时，将到商调入破，铿然一声，而第三弦已断为两截，遂怅然掷琴而起。

及于归之后，汝佳为人，虽极儒雅，但酒有刘伶癖，豪有剧孟风，好客又如孔北海，座友如云，酣歌卜夜。而闺帷情好，则澹如也。以是云卿怏怏不得志，尝作绝句二章云：

杨柳风多夜色凉，挑灯独坐更添香。

最怜月转西廊下，有客高歌曲未央。

其二

才看墙角柳垂丝，又是青钱叠满池。

春色去来多少恨，画眉夫婿几曾知。

一日盛排筵席，遍延同社，俱是宦家贵裔，貂裘珠履，烂然满座。

云卿悄悄立于屏后窥之，诸婢历指座客，而语云卿曰：某某乃新举人，某某俱是某宦之子。及数至末座一少年，巾破折角，衣敝如鹑，不觉惊笑曰：“此乃穷乞儿，安得在席？”

云卿独叹曰：“尔辈毋得轻忽此人，试观其姿貌非常，丰神绝俗。异时贵显，恐非座中诸子所及，岂长于贫贱者乎！”

遂呼僮而讯之，曰：“刘新，字月媚，家极贫，乃钱塘县特拔之士。”

云卿惊叹曰：“原来即是刘月媚，向闻其名，今又获睹其貌，信佳士也。”

时新年才十九，贫而未娶，所居即在汝佳宅后里许，乃同庠友也。

汝佳嗜酒日甚，云卿每每谏曰：“酒乃狂药，过饮必致成疾。子方壮年，正直努力功名，何乃以沉湎为乐，甘于自弃乎！”

汝佳笑曰：“一壶自随，刘伶也；举杯邀月，太白也。吾将践二子之迹，而老于醉乡矣！且吾之嗜酒，亦犹卿之嗜琴，各从所好，何相阻耶！”

时有李君来者，亦豪于酒，一石不醉，与汝佳为酒友，每日纵饮，必至酩酊而后已。而汝佳果以此获疾，日渐羸弱，其酒渐至顷刻不可缺。

一夕吐血数升而死，年才二十三。云卿抚棺而泣曰：“曩时鼓琴自卜，而断第三弦，吾以为不祥，岂知夫妻果止于三载乎！哀哉！夫子不纳我言，而竟以贪饮夭折，祸实自贻。”乃作二绝以挽之曰：

烟花三载负春风，终日醺醺似梦中。

只恐夜台浑未醒，却教哀鸟唤晴空。

其二

文章枉得一时名，明镜那知忽地分。

君不自珍天岂惜，可怜鸳冢独招魂。

自冬间殡厝于祖茔之侧，忽尔又届清明。其墓背山面湖，靠近岳庙。张翁即于节前，整备纸钱、酒榼，带领云卿姑媳并僮婢数人，上坟祭扫。

云卿遍身缟素，愈觉芳妍。滴酒长号，泪下潸潸如雨。及祭扫已毕，即于墓前芳草之上，布席团坐而饮。

于时正值二月中旬，艳桃嫩柳，掩映湖山。杭人以扫墓而游于湖上者，纷纷如蚁。

忽有一生，自墓侧经过，远远觑见云卿，潜身偷视。婢有芳菲者，指谓云卿曰：“娘亦认得此生否？即曩夜席上之刘月媚也。”

云卿低低笑曰：“面貌虽似，怎知果是那生。”

刘月媚亦素慕云卿之美，而以张翁在座，唯恐望见不雅，遂由岳墓而去。

既而云卿肩舆，亦从孤山转至断桥。在桥畔柳荫之下，刚值月媚步至，打个照面。云卿急以罗扇半遮，月媚闪避堤边，佯作看花，而徐吟《蔓草》之章曰：

有美一人，清杨婉兮，

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。

歌之数四，遂缓缓尾在云卿舆后。将抵钱塘门，忽见一婢，迟后数步，以白汗巾一幅，掷于月媚足边。

月媚欣然拾置袖内，遂自问道趋归。出而视之，芳香袭人，中绾一结。解结着时，内裹发三茎、珠五粒、钱一枚。绸绎至晚，而莫测其故。将至夜分

，犹徘徊于步檐。

有一老苍头，唤为丘润三者，双目虽瞽，而性极聪敏。闻屐踣踏咄咄之声，遂问曰：“郎君有何心事不决，何不问于老奴？”

月媚叹息曰：“此事恐非汝能解测。”曰：“郎第言之。”月媚遂以实告，润三抵掌而笑曰：“郎君枉读书了。如此极明极易之谜，为何解喻不出！夫发三茎而珠五粒者，三五十五，珠乃月圆之象，是约郎在十五夜相会。又以钱一枚者，欲郎在前门等候耳。”月媚惊悟，点首曰：“是矣！是矣！”

原来次日即为望夕。当夜淡云笼汉，星月微明。月媚悄然步出前街，向扉而徒倚久之。

俄闻门内有咳嗽声，月媚亦微微咳嗽。须臾门启，云卿在前，一婢背负包裹，随后而出，即芳苹也。

月媚且惊且喜，急挽云卿之袂而至其居，掩扉低语曰：“蒙卿不以鄙人寒陋，而肯相随，感且不朽。但虞事泄而被辱，某固甘忍，其如芳卿何？”

云卿曰：“君且无恐，妾已虑之审矣。妾事舅姑，颇能孝敬。而张翁为人，仁慈宽厚，矧与君累世通家也，即使事泄，必不忍显暴而构鼠牙。若在予父，爱妾尤甚。君但于湖上觅一戚属，暂时避迹，以规其动静何如，然后妾自另为之计，必不贻害于郎也。”

月媚喜甚，亦无暇细语，即时解带下帷，曲尽其缱绻之意焉。

有顷鸡鸣，揽衣而起，遂自涌金门至湖，潜避于媚之舅氏崔凤家。

是日将晓，张翁犹在酣寝，婢女惊报其故，翁喟然曰：“是予之过也，若为早嫁，安有此事。”即遣人密报讷斋。

讷斋方食早膳，不觉惊愧失箸，奔驰告翁曰：“弱息有此丑行，辱及尔我，罪不容诛。窃料其去，踪迹不远，兄宜立刻遣人四处缉访，擒控置法。毋使为门户羞，弟实快甚。”

翁摇首曰：“不可，夫以令爱之敏慧，岂不知淫奔为非。其如青年守寡，实是难事，此系弟不能早为出嫁之过，于彼何尤。所虑者，唯恐失身于匪类耳！设或得其所从，亦免尔我心上一事。岂不闻文君之奔相如乎，未闻后世有讥及王孙者。兄何所见之浅耶！”讷斋默然不语，遂起身作别而去。

月媚、云卿既避居湖上，日令崔凤入城，密询消息。数日之后，寂无动静，遂得安心出游。于时正值暮春天气，花柳争妍。自晨至夕，画艇兰桡，满湖歌吹相接，云卿尝赋诗一律云：

春日偏宜西子湖，晓风处处唤提壶。

漫芳杜甫寻诗句，堪倩王维入画图。

烟霭遥连山外寺，笙歌时闹水边舳。

一樽欲赏看花醉，笑拔金钗付酒垆。

月媚亦武韵和吟云：

六桥烟柳映西湖，画舫争看载玉壶。

流水似鸣高氏筑，层峦如展米家图。

于今几日寻芳草，只合双栖伴野凫。

若仿文君沽酒肆，依堪涤器子当垆。

自留湖上，又将旬日，度已无事，遂返故居。云卿曰：“妾虽不及文君，子真今日之相如也。故妾所以从君者，岂不闻相如以《凌云赋》授知武帝，适因邛笮之君长，请为内臣，乃拜相如为中郎将。驰传至蜀，太守以下郊迎，县令负弩先驱，蜀人至今以为宠。今子果能努力功名，得如相如之荣显，使妾附名不朽，庶不负曩夜相随之意，而亦足以蔽护私愆矣！”月媚笑曰：“侬虽不才，青云事业，诚易于拾芥耳。”

其后张翁侦知归刘，欣然喜曰：“此儿异日必贵，诚得其所从矣。”乃以当日嫁奁及钱米布帛之物，遣人送与云卿。

云卿感愧泣下，遂同月媚悄悄过谢，认翁为父，自此往来不绝。讷斋亦遣人以寸楮备责云卿云：

逾墙穴隙，父母增羞；待月临风，国人所贱。不谓汝素娴仪则，而遂有莺卓之事也。汝若不死，予何以见人！

云卿看毕，即为书以答之曰：

儿自幼识诗书之训，讷不知私奔为丑事。然守寡终身者，礼也；怜才私偶者，权也。人非土块，孰能无情。唯以一时之误，遂罹莫大之罪。幸惟阿翁怜而察之，意者亦欲如王孙之赦文君耳！设或阿父必欲见死，儿安敢不死。只在早暮，即拟归死阿翁旁，儿之愿也。父子天性，阿翁乎，何独忍于儿！

书去，拟欲与月媚偕往。月媚踌躇，若有难色。云卿笑曰：“妾父亦愿朴人也，若见尔我，决无他语。”

遂择期往见讷斋。初时果盛怒不出，及云卿悲啼宛转，跪于膝前，讷斋便亦唏嘘泪下，而欢爱如初。

是年秋试，刘获中式，至冬将上公车，云卿勉之曰：“愿子勿以一第为足。此行更须努力，早赐捷音，以慰倚闾之望，子其勉之。”临行，又赠一章曰：

为献凌云赴玉京，春风拂路马蹄轻。

长安莫道花如绮，知是琼林第一名。

明春试后，月媚甚觉文字得意。及揭晓，果成进士，乃寄书归报曰：

忆自去冬别卿，挂帆甫抵无锡，即遇六花飞坠。斯时也，睹江干之过雁

，闻笛里之梅花，萧萧孤旅，能不黯然魂销者哉！及入春三日，始达都门。因辱曩谕云云，敢不埋头苦志，以期一捷。何幸点头撮合，遂获滥竽春宫。虽不能如茂陵生，乘传归蜀，使邑令负弩先驱，以为乡邦拭目；而卸荷换绿，锦里荣旋，亦不负卿曩昔眷爱之情矣。更俟廷对策后，即整归鞭。家事烦卿料理，并祈加飧保爱，自珍如玉，此则鄙人之深幸也。书不尽言，惟卿崇炤。不一。

云卿见书，微微含笑，其缄报之词，亦备载于左：

记得去年君别时，朔风凛冽，冰雪载途。妾心耿耿，无时不神驰于左右也。自入春以来，翘首捷音，每日凝妆上楼，遥望陌头柳色。诂幸青鸟忽至，获见双鱼。情词娓娓，旷若面晤。曩妾赠言，琼林第一名之句，洵不诬矣。缅想马疾春风，莺闻御苑，身荣名贵，又奚羨于相如哉。家事妾能料理，无烦挂念。所恐凤城胜地，有女如云，慎勿轻践绮陌，而使妾有白头之叹也。廷试更祈高跻，即望早整归鞭。妾唯办妆倚门，伫听马嘶声耳。但不知今夜，醉眠何处楼？念切，念切。

及殿试后，列在三甲，选授四川司李。至七月尽，始获荣旋。抵家之日，馈贺填门，一时赫奕无比。有知其事者，莫不交口赞誉。以为云卿独具慧眼，可并卓氏，又咸推重张翁之厚德云。

俄而届冬，携领云卿，并延张翁夫妇一同之任，舟次姑苏，月媚曰：“此去川中，四千余里，未知一路安否何如。闻说此间有一金陵女子，唤谢湘兰者，能以符咒请仙，凡有祈祷，靡不应验如响，意欲延至一问，贤卿以为可否？”

云卿忽省着曩年之事，便笑曰：“请仙乃方士诱人之法，诚不足信。若在湘兰，果然灵验不谬。”月媚诘问云：“卿何自而知之？”

云卿曰：“昔年湘兰至杭，妾曾延请，以下终身。诂料所请非仙，乃唐时女冠鱼玄机也。蒙降笔一词，妾嗤其妄。岂知后来，句句灵验，以是知其不谬也。”

乃令人入城邀请，直至午后而至，焚香祷毕，只见写出四句云：

一代伟人，何问凶吉。

遇崖则迁，遇山则息。

月媚曰：“感蒙大仙指谕，更乞留下姓氏。”遂见又书八句云：

浪迹江湖数百年，可知非鬼亦非仙。

逍遥不出清虚境，来往唯游自在天。

昔日琴台言岂谬，今朝云驾更相牵。

知君自是良家子，何事无媒过别船。

末又书云“予即痴女冠鱼玄机也。”云卿默然有羞愧之意。

其后月媚以黄玉崖之荐，超迁御史，历官至山东左布政而归。所谓“遇崖则迁，遇山则息”，一一俱验。噫！湘兰之术，亦异矣哉！

卷八

郝湘娥

引

烟水散人曰：昔石季伦尝以沉香为末，铺于床榻，令爱姬践之而无迹，则以珍珠赐之。故婢妾中互相语曰：“尔非细骨轻躯，那得珍珠百粒。”其后获一颺风于胡中，身轻飞燕，绰约如仙，真能践于香末之上而无迹者，故季伦特加钟爱，异于诸妾。

然余读其传而犹疑之，夫娇歌艳舞，唯闻越国佳人；杏脸蛾眉，止有东方独立。岂于胡地而得绝色，有如颺风者！或曰：“胡壤近燕，从来燕赵多丽人，子独未之闻耶？”

至丙申岁，余于金阊旅次，有燕客为余言保定郝湘娥事甚悉，不觉为之击节叹慕。夫保定属燕，而湘娥之美，当世罕匹，则燕赵间洵多丽人也。

嗟乎！余生于吴，长于吴，足迹不越于吴，则北地虽有姝丽，亦安得而见之，又安得而闻之。于是知颺风为胡女不谬，而自笑其曩言之陋也。但欲为湘娥立传，以附女史之末，而以碌碌器尘，至今三载，徒盘结于胸，未能点次其事。

及余为美人书，欲足十二媛之数，而缺其一，始慨然而叹曰：“若郝湘娥者，不可谓之美人乎哉！其纤肌嫩质，则白家之小蛮也；以死殉节，则季伦之绿珠也。而况加以性资敏巧，诗句清新，虽求之古来名媛，亦不可多见，乌得以婢妾之微而弃其贞烈之行耶！则余所取重，又不徒以其艳丽而已。世之君子，毋踵余之陋，而疑北地必无美如颺风也。

集郝湘娥为第八。

保定府有巨族窦眉生者，豪富甲于一郡，其子曰鸿，年甫十七。女名珍姑，少鸿三岁。鸿自幼负侠任气，好驰马，嗜音乐，志慕请缨，不屑为章句儒。珍姑性虽颖敏，而躯极修伟，貌颇不扬。窦翁尝延其舅氏陈甫教之学书，又倩女师张姥指习刺绣。

忽一日，有媒妇沈氏者，携一幼女来鬻。讯其姓氏，曰郝姓湘娥，年才十一，修眉秀发，容色丽娟，翁乃厚其价以卑之。盖因翁家故多婢媵，而皆粗陋庸劣，故翁绝喜湘娥，即令为珍姑伴读。

湘娥貌既楚楚，性复敏绝。及年十六，能诗能奕，又善绘花草人物。珍姑尝读诗，至朱静庵《咏虞美人》，草一绝云：

力尽重瞳霸气消，楚歌声里恨迢迢。

贞魂化作原头草，不逐东风入汉郊。

又黄媛介亦有一章曰：

深惭长剑事无成，恨托东风寄此生。

昔日美人今日草，销魂犹唤旧时名。

珍姑笑谓湘娥曰：“汝尝自负能诗，何不亦咏一绝，以与二美争雄？”湘娥不假思索，应声吟曰：

莫笑重瞳霸业湮，汉家遗迹已无存。

宁知不及原头草，直到于今唤美人。

又尝效古体作《江南采莲子》四绝云：

绿鬓红裙映水鲜，荷香十里荡轻船。

背姑撑入花深处，暗自抛莲约少年。

其 二

采莲小妇乳花香，罗袖新裁半臂长。

为羡滩头交颈睡，戏将荷叶罩鸳鸯。

其 三

十五吴娃惯弄潮，隔花回首向郎招。

来时不用撑船访，门对垂杨靠小桥。

其 四

荷花如脸叶如裳，日向南湖棹小航。

梳得云窝光似镜，更将绿水照新妆。

珍姑自逊才不能及，最相爱重，呼以湘妹而不名。

其后眉生欲招同郡黄异为婿。异亦保定巨族，少年风雅，酷慕娇姿，密语媒妁曰：“某与窦翁通家至契，愿结朱陈。但我所慕者，美色也。不知窦氏子，果有所谓羞花闭月之容乎？”

媒妁冀得厚谢，遂极口赞誉其美，异犹未信曰：“必须遣一仆妇，亲往一看，方可纳采。”媒妁勉强应诺，即日告窦翁曰：“须得湘娥权时代作小姐，则姻事可谐。”窦翁欣然首肯，疾令湘娥妆饰以俟。

未几，黄生遣妇与媒妁偕至。时湘娥浓妆艳束，方搦管吟哦，目间妇窥己，乃整衣而起，佯作下阶，而露其盈盈罗袜；徐复临镜，以显其扰扰云鬟。复又垂袖徘徊，嫣然微笑。妇熟睇良久，疾趋而去。

黄生迎问曰：“貌果若何？汝得亲见否？”妇以手摹其丰态，而连声赞誉曰：“窦小姐岂是人间祇念色，乃天仙也。”黄生喜极，即准聘期。

及亲迎之夜，卸妆一看，何云倾国倾城，乃无盐丑妇也。黄生大怒，呼妇

辱詈欲笞之，妇力辩曰：“彼时所见，貌极妖纤，何尝肥伟而黑，迥异若此！其间情弊，只宜问于新娘，安得笞我！”

既而夜阑，另于枕上再四诘问，珍姑不能隐匿，即实吐曰：“家君重郎才望，唯恐姻事不谐，故以待儿湘娥代认作妾耳。”

异喟然曰：“姻缘前定，余之命也，亦复何憾？但汝必须归语尔翁，若肯以湘娥作媵，我方与汝和合无间。”

岂知窦鸿亦素爱湘娥之美，因以妹所宠用，不能即列小星。及珍姑出嫁，始遂其愿，定情之夕，授以金凤钗一双，玉环一枚，并珠衫绣裙数事。又为修造曲房画阁以居之。其中兰楣桂柱，丹堊一新，因名其所居曰“留春院”。

盖鸿遍求美丽，以为姬妾，而其最宠爱者已有三姬，曰郢雪、曰玉香、曰李翠。即以三姬分列三院，郢雪所居曰“望春”，玉香曰“藏春”，李翠曰“长春”。其三姬之下，又每一院分属数妾。每自夜阑客散，鸿将进房，则群婢纷纷各秉巨烛，在前导引，而院前俱悬绛纱灯，自内至外，火光照耀如日。诸姬或扇茶铛，或备佳酿，或焚异香，或整昆鸟弦，莫不明妆炫服，引领遥瞩，以伺鸿之临幸，直至归于别院，而后寢息焉。故当时为之语曰：“富倾三辅，豪压五陵。昔闻金谷，今见蜚卿。”蜚卿者，鸿之字也，其为人羡慕如此。

及得湘娥，即居以“留春院”，而珍宝器玩，皆属湘娥掌管，恩宠之降，更非三姬可及。盖湘娥两脸红晕如海棠花，细腰楚楚，虽极轻盈柔媚，而不伤于瘦。其肌肤嫩滑如脂，洁白如雪。虽以三姬之美，号称绝色，亦莫能及也。昔白乐天尝咏玉环云：“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”其亦湘娥之谓欤！

黄生既为窦翁所诒，而湘娥又不可得，心极恨恨。既而与珍姑一同归宁，有婢秋蟾者，亦颇妖媚有姿色。黄生一见，即惊问珍姑曰“顷我于回廊之侧，遇见一姬，身衣淡红衫，而发垂眉际者，其即湘娥耶？”

珍姑笑曰：“此乃郢娘之婢秋蟾也。若湘娥岂得易见，而其美艳，亦岂蟾貌所及。郎若渴欲见时，少顷妾当邀彼对局于房，郎乃卒从外至，则可见矣。”

黄生大喜，趋外潜迹以伺。俄而湘娥果来，方欲整局下子，而异不能忍耐，旋从外入。但见月丽花娟，胡然若帝。湘娥撒下揪枰，惊起窜避而逝。

异目断神迷，如丧魂魄，忽忽自叹曰：“天下女子，果有美艳至此乎！”自后思慕不已，寢食俱忘，竟成癡疾，不及半年而歿。

鸿尝得异香而不识，以问湘娥，湘娥曰：“妾闻汉武帝时，有浮忻国遣使贡兰金之泥、瑞雀之香。其金百铸，色变为白，而有光如银，唐人诗所谓‘银烛’是也。其香燃以熏衣，经年不散，若炼药水，涵浸百日，则焚之能致群雀

飞舞而下。今观此香，形如雀脑，气过沉檀，殆即瑞雀之香也。”

鸿犹未信，及观《汉武外传》，果有是香。而其所载，与湘娥所说无异。

又有人以瓦垆来鬻者，索价至三百金。鸿以示湘娥，湘娥双手捧玩，啧啧赞叹曰：“美哉是垆，其殆唐末高季昌之物乎！按昌本传，尝得瓦垆甚美，一大一小，色若鸦青，其后以一赠于罗隐，留一自用。今观此垆，形色相似，殆真数百年物也。”

及观垆底，果有六字云：“乾化三年重制”，乃梁祖朱温年号也。

娥又能辨识金玉，尝从容讽鸿曰：“金性贵重，而以滇南为佳，玉质取温，而于阗为上。然金玉亦弗足为异，昔石崇有八尺高之珊瑚，冯云有榴花色之玛瑙，美逾白璧，价值连城。然而珊瑚、玛瑙亦未足贵也。妾闻神骏志在千里，鯤鱼徙必南溟。今郎以过人之材，负英雄之略。既慕仲升投笔，宜学终军请缨。何不乘时自奋，以图功业，而乃株守丘园，徒为程卓乎？”

鸿喟然曰：“非卿爱我，言不及此，然予亦岂甘老于牖下者。”遂长吟一律，以赋其志云：

无限幽思独倚楼，那堪时物更生愁。

塞云野草连千里，落木凄风并一秋。

献赋无才徒企仰，请缨有志尚淹留。

最夸剑气双星近，岂让当年定远侯。

湘娥亦和韵一章云：

欲舒远目向南楼，岂为西风起暮愁。

万里白云横绝塞，一声紫雁唳清秋。

书传圯上休违约，剑啸床头好自留。

直斩楼兰酬壮志，期君谈笑获封侯。

鸿又尝命湘娥作四季闺词，湘娥援笔立挥云：

鹅黄柳色，一抹烟如织。倚遍南楼莺语寂，又是暮山横碧。忽闻女伴相邀，踏青准拟明朝。单少绣花鞋子，呼鬟连夜同挑。

其二

帘钩双控，时有熏风送。恼杀禽声宛转啜。惊起午窗残梦。分明薄幸回家。醒来依旧天涯。且莫浮瓜沉李。再从梦里寻他。

其三

晚风清切，远笛声如咽。坐久莫嫌灯影减，自有半窗明月。欲眠更自迟留，难禁蛩韵啁啾。漫道士悲秋色，深闺岂独无愁。

其四

彤云密销，帘外梨花舞。手自煎茶频拨火，其味党家知么。南枝传送幽芬

，费人几度清吟。那怕寒威如剪。还须扫雪遥寻。上调《清平乐》

于是中秋节近，鸿乃设宴南楼。句联五字之奇，肴极八珍之美。自郢雪、玉香、李翠而外，更有二十余姬，态貌争妍，绮罗云绕，皆所谓天姿国色也。然自湘娥一至，亭亭独立，更压群芳。

于是环绕杂坐，杯觥再传，便各自寻技角饮。或歌或弹，或以彩色争呼，或以投壶竞中。

喧哗之际，鸿乃欣然笑谓湘娥曰：“明月在窗，清风入座。若无新咏，如此良夜何！”湘娥微微含笑，即席度曲三阙，以述其欢噓之意云：

《黄莺儿》

今夕是何年，向南楼月正圆。相看总是婵娟面，霞觞竞传。阳春共联，盈盈笑语皆生艳。且调弦，莫教沉醉，争倚玉郎肩。

前 腔

玉宇迥无烟，到更深兴益添。瘦楼乐事还应浅，人圆月圆。歌喧笑喧，石家金谷何须羨。漫留连，平分秋色，狡兔乍离弦。

前 腔

桂魄自娟娟，笑嫦娥镇独眠。何如一队同心，串冷冷管弦。霏霏篆烟，金杯竟把檀郎劝。更堪怜，今宵情梦，知向阿谁边。

鸿朗诵一遍，抚掌而笑曰：“字字珠玑，卿真锦心绣口。但阳台之梦，已属芳卿，何必生怜耶！”乃以玻璃盏斟葡萄酒，以酬湘娥。

又令郢雪按板，玉香吹笛，鸿乃自唱前曲。清音绕梁，每一字几尽一刻。湘娥亦故作媚态，以承恩宠。是夕纵饮尽欢，直至丙夜而息。

时有名妓自维扬流寓在郡，唤刘倩倩者，以吹笛擅名，一时推重。鸿乃设宴内楼，单延倩倩，欲使诸姬得窥其奥。及倩倩一至，谈笑风生，果觉韵致潇洒。遂令侍儿捧过玉笛，徐徐吹弄一曲，其声凄婉嘹亮，如怨如慕，真能舞鸾凤而泣鬼神。诸姬列坐两旁，侧耳静听。须臾曲终，皆为之神爽气怡，莫不连声共赞其妙，唯湘娥寂无一言。

倩倩自以擅名已久，而湘娥独不赞誉，疑为轻己，便有愠容曰：“鄙人斯技，曾得名师指授。故自南省至都，靡不见赏于名流。乃子独无一语，将谓未尽其妙耶？”

湘娥笑曰：“君之妙音，似得杨美之派，在今日厥技中，不得不推为第一手。但声音之道，蕴藉无穷。自昔以来，唯唐之李暮、宋之王淑，以笛擅名，此外寥寥罕继。必使高下疾徐，声韵稳协，五音六律，正变无乖。然后发之于喉、应之于手，而和平清正，自无轻重舛戾之讹。今君于第七调，本系正宫，而混入商声。及至入破第三字，又平仄失叶。似于至美中，不无少损，此我

所以不敢谬为赏叹也。”

倩倩惊起，再拜而谢曰：“某在金陵，果系授自杨美，不揆疏浅，以致贻笑大方。幸君指示其讹，毋吝赐教。”

娥乃按笛轻吹，徐至第七调，指明舛错之处，倩倩不胜感愧曰：“君真我之师也。”

时有知其事者，为之语曰：“未得周郎正，从教误曲多。宁知刘倩倩不及郝湘娥。”

自此湘娥之名振播一时，而宠夺专房，独得鸿之嬖幸。

忽一日，有崔平仲者，浙之山阴人也，与京中一显僚年家契厚。而保定刺史郑公为崔戚属，故平仲以贡候选，将诣长安，而路经保定。谒郑之后，闻鸿富甲闾里，颇有园亭之胜，遂假寓焉。鸿以郡守至戚，即日置酒款待，而令数婢歌以侑觞。

平仲曰：“崔某一抵贵郡，即闻尊宠有郝姬者，国色无双，妙解音律。未审足下肯令出见，而使东海鄙人获闻名都之雅曲否？”

鸿素性豪侠，兼欲夸示宾客，欣然首肯，疾唤湘娥出拜。虽则常服淡妆，而娇冶天然，恍似仙姝谪下。向前礼毕，徐徐退入屏后，垂帘而坐，按笛发声，为《折柳》、《落梅》之曲。

平仲连酌数卮，带醉而笑曰：“正所谓司空见惯浑闲事，恼乱苏州刺史肠矣！”既而作别入都，谒见显僚。偶谈及古今美色，平仲备述湘娥之貌，显僚抚髀而叹曰：“枉作司空，不及窦鸿！”

平仲即献计曰：“窦鸿仅一富民，而蓄内宠数十。现今敝戚作刺在郡，公既有歆羨之意，何不修一尺素，整理币帛，某当奉命而去，宛转悬于敝戚，若压以郡守之命，则鸿不敢不从。而十日之内，湘娥必为公有矣。”显僚喜曰：“若得湘娥，当以苏州通判为报。”

是夕平仲起身，复诣保定，先往见鸿，而稍露其意，鸿大怒曰：“假使汝妾，亦肯赠我否？虽以天子至尊，不能诛无罪之民。何况权贵，岂能压我！常言浙人奸巧不义，以汝观之，信不谬矣！”

平仲不胜愧愤，急往见郑而告其故。

郑公不得已，差役唤鸿，密谕之曰：“某公炎炎之势，尔所知也，何吝一女子，以贻不测之祸！独不闻石季伦之事乎？”

鸿对曰：“天台素以礼义教民，亦当曲谅下情。彼虽权势可畏，亦安有无故夺人爱妾之理？在昔晋季中衰，变生宗室，故季伦不免于祸耳！今在堂堂圣朝，岂容权佞横行。虽有赵王之势，不能夺罗敷之节，矧鸿乃男子乎！”

郑公喟然曰：“汝言最是，我岂能强尔哉。”

平仲见事不谐，即日回报显僚。显僚大怒，思欲寻计杀鸿。适值山西巡抚剿灭反寇，擒获余党解京，内有张秀者，系保定人氏。显僚乃遣人嘱秀招鸿同谋叛逆，遂奉部文捕鸿下狱。

平仲又诣狱谓鸿曰：“足下此冤，非曷某公，莫能伸救。若肯予以湘娥，则身家可保矣！”

鸿瞋目怒视，不措一语。至晚密草数字，遣人持归，以付湘娥。湘娥拆而视之，其内写云：

我以无辜下狱，展转思维，莫解其故。及平仲复来说诱，始知张秀诬指，乃受逆贼之命也。与其典刑西市，曷若速毙囹圄，但不知卿亦痛我而肯作坠楼人乎？不然，幸即善事新人，毋以鸿为念。

湘娥读毕，泪如泉涌，哭仆于地。既而咏诗十首，以述其诀绝之恨焉。其诗曰：

石家金谷重当时，无限恩情妾自知。
犹记玉钗私赠约，还怜月夜共衔卮。

其 二

翩翩侠气似平原，食客三千誓报恩。
讵料一朝攫祸患，门庭萧索忽无人。

其 三

芙蓉三尺吼床头，何事蹉跎误壮猷。
今日奇冤谁为雪，千秋遗恨永悠悠。

其 四

无端一见作君灾，任侠谁知是祸胎。
哭读鱼笺惊仆地，暗风吹雨入窗来。

其 五

君真怜妾妾怜君，恩爱原期共死生。
阖闾欲呼天路杳，红罗三尺是归程。

其 六

一看罗裙并绣襦，可知恩宠与人殊。
季伦自是多情种，直得楼前坠绿珠。

其 七

花晨月夕共徘徊，时刻相亲倒玉杯。
誓作青松千岁古，宁知红粉一朝灰。

其 八

自悲自叹忽成痴，哭叫皇天总不知。

欲借龙泉诛国贼，可怜妾不是男儿。

其 九

日落黄昏意转迷，黑云惨淡压城低。

夜台若肯容相见，仍作鸳鸯一处栖。

其 十一

妇何曾事二夫，今朝遘死赴黄泉。

愿为厉鬼将冤报，岂向人间化杜鹃。

是夜，五香睡在隔房，遥闻湘娥哭声哀惨，直至更余未息。不觉朦胧睡去，梦见鸿与湘娥携手至前，含笑而言曰：“我二人相隔两地，幸于今夕二更同时而死，行将诉冤冥主，汝等无烦相念也。”俄而惊醒，残灯未灭，漏下已是五鼓。遂披衣起身，呼醒郢雪而告之。

忽见婢女惶骇趋报曰：“娘子昨夜哭至二更时候，独自点灯，步到层翠楼上，直至鸡啼不见下来。适间往上一看，已是悬梁而死矣。”

及至数日后，京中有人回报云：“鸿于某夕二更缢于狱中。”按其时，果系湘娥投缳之夜也。

当道旋亦悟鸿冤屈，得令归骸与娥合葬。而郢雪诸姬，相继别嫁矣。

是年秋选，崔平仲得除闽中一县，归由保定，辞别郑公，路经鸿宅，忽以双手自批其颊云：“我当日留汝下榻，出妾侑觞，何负于汝？而下此毒手，使我死于非命。今已控准冥司，速去对理。”言讫，登时仆地而死。时人惊叹，咸以为报应之速焉。

卷 九

王 琰

引

烟水散人曰：予闻女无美恶，入宫见妒。尝读汉史至戚夫人、班婕妤之事，每为之掩卷三叹。彼吕雉之恶，固不足论。至若飞燕姊妹，犹不能容一班姬。嗟乎！秋扇被捐，绿满长门之草；解肢为彘，血成永巷之磷。嫉妒之于人，亦甚矣哉！

然则妇德之难，惟在不妒；事夫之义，贵乎有容。此周南之咏，每以樛木、小星而兴颂也。

余尝流览古今名媛，美色易得，而不妒罕闻。及观王琰诗集，秀丽不减庾鲍，何物女子诗句中乃有神耶！自非梦生彩凤，安能仿白雪以为章；良由口吐灵珠，所以组七襄而成锦。犹恨苏水迢隔，莫能询探芳踪。讽览之余，居常快怏。

忽有松溪王子，以苏人而侨寓武塘。值予逆旅途穷，借彼居亭作主，剪烛

谈诗，首言王媛，松溪莞然而笑曰：“此乃予之姑也，君之所知，徒以诗而已矣，安知其贤而不妒，节行双美乎？”

遂为予详述其由，余不觉连举大白。时已夜分，研墨濡毫，疾草成传，而予之美人书始成。或曰：女以不妒为贤，固矣。然其美趣，全在妻含醋意。而欲近不得近，移夜半鹭鸶之步，偶窃幽欢；效花间蛱蝶之飞，暂偷香粉。较之绝无拘束，其趣弥佳。虽然长柄麈尾，岂能预备；河东狮子，吼实堪憎。亦未有妒悍之妇，可称为美人者。

集王琰为第九。

苏敏，字颖生，苏人也。十二游庠，十八中丙子副榜，即以是冬，娶同邑王长卿之女为妻。

长卿文行兼优，颇为诸生推重。其女讳琰，字炳文，少敏二岁，容色艳丽，性格温柔。

时有法僧，自北至苏，聚徒数百，讲经于虎丘寺。府县各官，以至阖郡缙绅，无不往寺拜谒，事以师礼。于是苏人竟传活佛下临，上白衣冠士女，下至茅屋裙钗，莫不趋闻妙谛，乞求法号，惟以得见为幸。

琰亦为戚族中姊妹邀往，及至虎丘，琰以人众，不欲登岸，诸女窃笑曰：“父为腐儒，以致女亦腐气。”

既而人益满集，恶少年目间妇之少而艳者，于人队中争为轻薄。而同船诸女或失簪珥，或卸其履，更有裙幅扯碎，含愧下船，琰始笑曰：“顷间姊妹嗔我，今果何如？夫听经非闺女之事，而游僧岂西土金仙，何况男女混杂，不无少损风范，终不若愚妹在船之为妙也。”

其后法僧果以奸淫妇女，事泄而逃。戚属中有知其事者，无不重琰之智识。

及归颖生，婉妾相得，调和瑟琴。有自闽中宦归者，送至白鸟一双，琰极怜爱。尝赋诗四律，而为小引以述其所产云：

余从堂兄虎茵，以建宁刺史任满而归。赠余以白鸟一对，出自岭南，皎素如雪，宿必交颈，余甚爱之，而呼以雪儿。花边月底，亦余闲中一雅伴也。漫缀俚言四首，非谓文墨，聊以志其堪爱之意焉。

其一

禽谱无情不为传，一双忽向画栏翩。
娇音只合临窗唤，素影偏宜伴月眠。
岭外蛮花应怨别，吴中绣羽莫争妍。
性驯最解红闺意，鼓翼迎人似乞怜。

其二

猜作鸳鸯色又非，徘徊双影却依依。
绕帘疑是梨花褪，舞月难分皓魄辉。
似忆故乡频对语，为怜弱羽只同飞。
荔枝香冷从兰远，惆怅春风梦不归。

其三

羽衣如雪惜无名，幸到吴中锦绣城。
紫燕莫教嗔比翼，黄鹂岂许妒和鸣。
难从云母屏前索，合入鸳鸯谱上争。
描向红绡重搁笔，徊翔岂尽态轻盈。

其四

交颈情深只自知，凌风轻唤并差池。
为夸玉影宜清洁，岂逐文鸾斗陆离。
香魄似从庾岭化，云容添助绣闺奇。
殷勤倩作闲中伴，应赐佳名唤雪儿。

颖生亦拟赋诗，及见琰作，叹息曰：“好句被卿说尽矣。”

琰尝晓妆初毕，思得名花插缀。忽见颖生手擎海棠一枝，含笑而来，即为琰簪在鬓傍曰：“侬爱卿，所以知卿所爱，然不过以此点缀绿云。海棠虽艳，岂能解语，而怕虎乃谓‘不如花窈窕’，诚谬谈也。”

琰笑曰：“珍赠已出至情，谬誉岂能无愧。第有此名花而无佳句，君若赐以珠玉，妾当图报琼瑶。”颖生立赋一绝云：

倒群葩迥出尘，
檀心红影露芳春。
只须一笑能倾国，
岂羨昭阳殿里人。

琰复笑曰：“妾实薄柳陋质，岂敢妄拟名葩。讽君佳咏，唯有感愧而已。”

又一日，有以鹤馈颖生者，属琰赋之，琰乃吟曰：

舞消闲梦，
长鸣惜羽衣。
暂为池畔物，
终向九霄飞。

颖生亦大笑曰：“卿岂为海棠代赠耶！”

琰极好诗，每得一题，虽凝思竟日不倦，必至工丽而后已。颖生敏于作文，而诗颇平淡。故每有所作，属琰裁削。

因以琰性爱花，即于宅后开筑小圃，到处访寻名种，不惜重价购求。而春风桃杏，秋日芙蓉，艳绯娇白，相继不绝。

琰若稍有闷色，颖生多方解慰，以博其欢。颖生每于夜静读书，琰必亲自在旁，焚香煎茗，虽极沍寒，相候同睡。所以芙蓉帐内，每多调笑之娱；而玉镜台前，曾无反目之怨。

其年秋试赴省，偶值居亭沈氏，有女碧桃，艳丽能文，笄年未嫁，颖生乃以六十金聘娶为妾。既而下第将归，惟恐到家，琰或妒忌不容，心下反觉踌躇自悔，乃遣人先以诗寄琰曰：

空将裘马逐轻尘，仍作金陵下第人。

误入桃源今已悔，归心唯忆故园春。

琰得诗笑曰：“细观诗意，薄幸郎已娶妾矣。惟虑不容，故先以诗探我，我自佯作妒意以戏之。”即日遣人亦报以一绝云：

点额归来无限羞，还将闲绪觅风流。

妾今无面重相见，不若金陵且暂留。

颖生看毕，面有忧色。碧桃揣知其意，乃谓颖生曰：“妾观君自数日以来，时刻咨嗟，忧现于容，岂谓功名未遂，抑别有他故耶！”颖生遂以实告。

碧桃曰：“君且勿为迢虑，妾到家自能婉转侍奉，娘或妒嫉，亦何难曲意下之。”颖生喜曰：“卿能如此，我复何忧。”

无何抵苏，颖生先入门，琰笑迎曰：“人言君在白下，已赘入丽人家，何不在彼同欢，而亦归耶？”

颖生曰：“偶为媒氏所误，心殊怅悔，惟望贤卿有以恕之耳。”是夕，琰先进房，疾呼侍女扃扉。

而颖生、碧桃立于门外，候至更阑，始见一鬟启扉而出，手持笔砚，笑向生、桃曰：“娘特传命，欲令郎与新娘各赋一诗，若能中式，即许进房。”遂以题目分授曰：“郎是‘粉蝶偷花’，新娘是‘霸桥柳色’。”于是生先桃继，各赋绝句一章曰：

玉剪迎风舞影徐，为寻花信日遽遽。

小桃纵有娇红色，一采芳兰笑不如。

上《粉蝶偷花》 颖生

销魂总赠别离悲，移到江南为阿谁。

若得东风抬举力，抽丝永拟挂恩晖。

上《霸桥柳色》 碧桃

小鬟将诗进房，琰朗咏一过，欣然笑曰：“诗意妙绝，尚可恕也。”疾呼启户，亲自秉烛而迎。

颖生跨进门限，不觉双膝跪下。而碧桃亦跪于足后，琰双手扶起曰：“聊相戏耳，何作此态，况以闺中寂寞，得一雅伴相与，嘲风弄月，足为以娱，予岂妒妇哉！顷已命婢暖酒作贺，无相疑也。”

遂斟酒劝进数爵，琰复笑曰：“试看三星在隅，铜壶中漏声将半矣！速整鸳被，毋虚良夜。”

颖生坚执不从，琰复低声笑曰：“旧人岂比新欢，子何谬逊。”生亦低低答曰：“新娶不如远归，是以不胜恋恋耳。”遂同琰榻，而绸缪彻曙，绝无醋意。

琰有表妹张氏、郑氏者，性俱妒悍。尝以吉席会饮，张氏密谓琰曰：“姊与苏郎结缡未几，何乃绝无主意，即许娶妾。殊不知娶妾之后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。盖男子之心，恒慕新而厌旧。彼即容色不如我，犹有可虞。而况我长彼少，既膺新进之宠，复挟窈窕之姿，是我之恩日疏，而彼之恩日密矣！蚓我以一人耳目，岂能时刻防闲，在彼两意相投，何难欺弄。必致偷欢月下，调笑风前，是我之情日去，而彼之情日专矣！甚且彼或生子，必倚胤嗣以为重，而饮食之美与我相若也，衣服之丽与我相敌也。我负虚名，彼专恩好。是我之爱日衰，而彼之爱日笃矣！姊之聪明远胜于我，何乃计不出此，若不早图，噬脐何及！”

琰笑谢曰：“谨谢妹，姊与苏郎，恩爱至深。虽置一妾，决不负我。”

张氏喟然曰：“有是哉，姊之不智也。夫以夫妇之情，其始谁无恩爱。至以婢妾谗间，而反目于室者，比比然矣。姊乃恃此而不恐，设或相负，将若之何？”

郑氏亦说琰曰：“吾闻貌言华也，正言实也，甘言疾也，苦言药也。今张妹以正言进姊，姊之药也。若不早虑，必有后忧。独不诵‘宠移新爱夺，泪落故情留’之句乎？”

戚属中有沈媛者，亦从容讽琰曰：“非是妾辈，乐居嫉妒之名。而防微杜渐，决宜预计。盖希宠进谗，巧妇之舌；因新疏旧，男子之心。故往往恩深于未娶妾之先，而情乖于既娶妾之后。其始也，虽极抗拒不容，订誓款款，尚难保其情无变更，至老不娶。及至娶矣，虽极严声厉色，防范甚密，犹未免有宠夺恩移之虑。故饮食不容共桌，同寝不许竟夕。任爱婢以为心腹，谨门户以绝暗偷。夫岂乐于用心哉，特防患于未然耳！今吾姨乃待姊妹之情，任其专房之宠，是何异太阿倒授，而绿衣黄里之咏，必难免矣！然不惟是也，甫至金陵即置一妾，将来再往应试，保不致继碧桃而更娶者乎！此卓文君之白头咏，不得不作；而苏若兰之回文锦，不得不织也。辱居至爱，辄敢正言，唯姨念之。”

琰皆不听，乃反赵夫人之意，而戏作一词，以付碧桃曰：

莫要心怀嫉妒，妻与妾休分尔我。譬如一块泥，塑出人两个，哪里论情深情浅。总之不在尔，即在我。我若情浓尔亦欢，尔若恩深我岂醋。再将泥打碎，调和塑一个你，捏一个我，虽则别形躯，心肠总一副。郎索欢时，尔也可，我也可，我只带挈你，任你念着我。恩爱和同，方是个不淫不妒的贤哲妇。

碧桃感叹不已，亦赋五言古体为谢曰：

梁燕欣有托，涸鳞羨在池。

美哉千尺松，女萝附其枝。

惟兹贤与德，允作闺媛师。

得托衾帐惠，只怜庸陋姿。

报德良有口，感恩心自知。

永宜福履绥，为歌樛木诗。

无何，又当秋试，临行之日，琰赋诗为送曰：

秋风江上正槐黄，为唱骊歌一送郎。

云路已通鹏举翮，月轮有意桂输香。

才高自合朱衣点，名重应从紫禁扬。

今夜兰桡何处泊，莫将离别怨凄凉。

碧桃诗曰：

直上青云在此行，芙蓉夹岸晓江清。

凤毛共羨承先泽，虎榜谁言属老成。

二水遥从帆影合，六街应骤马蹄轻。

须知温饱非君志，岂止文章重一生。

颖生临别，琰复握手叮咛曰：“君已三冬足用，奚患功名不遂。唯是桃叶之下，慎勿再致淹留。”

颖生笑曰：“一之为甚，其可再乎！但渠临蓐在迩，卿直善视之。”遂于是早与社友黄洵，买舟偕往。及试后，仍又下第。

颖生自以久负盛名，而屡试坎坷，心殊怏怏，将欲束装。忽见苍头以琰手书带至，拆而视之，其书云：

一别兼旬，相思若岁，犹幸碧梧未老，红藕余香。虽则冷澹秋容，不废临风笑语。而婵娟三五，正子文战时也。想已藻夺烟云，词流三峡，锦标在望，鸶荐堪期。妾心缕缕，时逐梦中，绕遍凤凰山下月矣！兹于既望之夕，妹已获举一男。虽非天上麒麟，试啼已知英物，专使报喜，用慰幽怀。并候捷音，以舒遐瞩。

颖生看毕，抚髀而叹曰：“岂所谓下第一身轻，有子万事足耶！”即与黄洵相约同归。

自此颖生志益磊落，日与二姝分题课咏。凡遇牢骚不平之气，靡不托之于诗。

捻指间，其子已年六岁。即延黄洵为西席，名曰小眉。其年秋试，颖生复遭摈斥。及检落卷，头场、二场，具已批取中式，惟第三策中错写二字，不觉捧卷号泣，郁郁成病，至家三日而殁。琰与碧桃守丧成服，哀毁骨立，为辞以哭之曰：

嗟嗟夫子兮工文章，睥睨一世兮孰可方。

胡为偃蹇兮志不就，岁在龙蛇兮竟夭亡！

寿不及回兮天茫茫，想音容兮空轩昂。

招尔魂兮奠一觞，猿啼鹤唳兮凄我肠。

魂归来兮何处？徒掩泪兮彷徨！

颖生歿时，年甫三十一岁，故云寿不及回。碧桃亦挽以绝句二章曰：

纵横诗酒十余年，文似相如气浩然。

未得成名身便死，令人不敢怨苍天。

其二

菊老桐枯值暮秋，人间夜室两悠悠。

最怜野鸟知人意，也向西风叫不休。

一夕疏雨敲窗，凄风剪竹，琰与碧桃挑灯对坐，含泣而言曰：“苏郎既没，犹幸尔我相依。但守制存孤，我宜尽节，尔虽有子，岂可耽误青年！所虑尔去之后，使我益增凄楚矣！是以展转思维，莫知为计。未卜子心，可能与我相依为命否？”

碧桃掩面唏嘘，垂泪而对曰：“妾虽侧室之微，颇知事夫之义。况蒙垂恩抬举，没齿难忘，而效节终身，妾之分也。若以郎死而弃孤再嫁，是乃禽兽不如，岂复有人心者乎！”琰拭泪而抚其背曰：“我固知汝无异心也。”

又一日，延僧超荐，启建水陆道场。将至亭午，琰与碧桃步出中堂礼佛，而为黄洵窃见。

洵乃短行少年也，向慕二姝之美。至是始获窥视，果是倾城绝色。惊喜欲狂，将谓寡居可以情诱。每遇婢妇，必为延伫，殷勤细问起居。婢妇怪而告琰，琰曰：“孤寡之家，嫌疑须避。今后汝等出入，切勿可再与交语也。”

又一夕，琰令小眉读书，小眉随口而诵曰：“两主独居，郁郁不乐。愿以所有，易其所无。”

琰惊问曰：“是谁教汝诵此数语？”曰：“先生口授也。”琰大怒曰：“我以苏郎同社至交，故尔留居西席。岂知轻薄无礼，狂妄若此。明日即须遣行，另图外傅外傅。”

碧桃曰：“且姑含忍，以俟新岁，更延老成之士可也。”琰遂寝止。

碧桃尝为小眉制一团扇，属琰写画于上，琰乃仿云林笔意，写作片石孤松，并题五言绝句曰：

凌寒松不改，终古石难摇。

若识临毫意，清风扑面飘。

画傍犹空半截白面，黄洵思欲挑动二姝，乃戏题一绝云：

松色青青似翠裙，一拳美石更含情。

何缘得化为团扇，传入佳人手内擎。

后书有“情痴黄洵漫题”，写得字字苍劲，势欲凌霞。小眉喜极，即时持进以示二母。

琰不胜愤怒曰：“无耻狂生，辄敢以淫词相诱，岂谓我二人无玉洁冰清之操耶！”

遂将修金算足，当晚遣婢持告黄生曰：“家主母治家凛肃，乱言邪语，不入于耳。岂谓先生空事诗书，言非礼义，诚于孀居不便，请从此辞！”黄生洵自觉羞惭，遂携书笈怏怏而去。

嗟乎！琰之不妒，既已度越寻常。闺媛而凛矢幽洁，逐黄洵而不留，其贞白之操，又岂易觐者哉！

其后小眉年甫弱冠，即以文章显名于世，岂非琰之慈教所致！故至今苏人谈及贤德之妇，必曰王琰云。

卷 十

谢 彩

引

烟水散人曰：今之论美人者，但取其情之丽，事之艳而已。而不知欺花夺月之姿，自有遗世凌云之想。故瑶圃仙女，偶染凡心而下谪；兰闺玉媛，必全净体以遐飞。在秦则有弄珠乘鸾，在汉则有云姬尸解，在唐则有萧玉梅之飞升、宋春英之却偶。传记所载，班班可考，其非谬诞可知也。

盖均为女子，而彼则咳唾珠玑，心肠锦绣，自非丹书案畔，吹落步虚之声，安得碧玉楼中，秀夺飞琼之貌。是以西施既倾吴国，而五湖一棹，竟飞云而逝，至今浣纱石上，响廊边，使人睹遗迹而恋恋也。

余又尝读长恨歌及陈鸿所作外史，杨玉环既罹马嵬之难，而上皇思之不置，而托术士，觅扣仙扃，亲谒玉妃于海山瑶阙，得钿合、金钗，以为报。始知美人之生，必非凡质；而美人之去，仍返丹丘，非臆说也。

吾郡有谢五云者，秉姿灵秀，托想幽玄，遵有飧霞仙去之迹。惜乎未及百年，而世无知者；余虽闻其事，而未详端末；考之郡志，则郡志不载；讯诸故

老，则故老失传。嗟乎，岂徒付之源水落花，雪鸿爪指而已耶！

忽有以残编求售者，余检阅其内，则有载及谢姬遗事，仅五叶，共得诗十有五章。余遂有所据，而为点次成传。

或曰：“仙史下谪，方为美人，信如子说矣！但既有仙都羽化之灵姿，何必谐风尘伉俪之俗偶！而谢姬所配丁生，不能如萧史共骑彩凤，则又何也？”余曰：“不然，天上既无不识字之神仙，人间安有不配偶之美女。而况身无灵骨，岂得高翔；夙业未完，必须偿满。此天台失路，刘晨赴七载之盟；蓝桥捣药，裴航得玉杵之合。子又何疑于五云耶？”

集谢彩为第十。

谢彩者，字五云，秀州谢彬吾之女也。彬吾年四十而无子，乃与妻朱氏往祷于曹王庙。暮归，而朱氏梦一神人，授以白兔，柔洁如雪，兔旁渐有五色云起，冉冉四合，竟围绕于朱氏之怀，遂觉而有娠。及临产之夕，云霞拂户，香气氤氲，直至昧爽，方闻啼响。

无何，彩年十岁，教之书，即能书，教之奕，即善奕。随所指授，靡不工巧。

忽有化斋老妪，见而惊叹曰：“此子乃璇妃之第三女，何忽谪凡耶？”彩亦顾妪而笑。彬吾将欲延而问之，旋失老妪所在，因以问彩，彩曰：“此乃东海姚姥也。”

其后彩年十四，柔肌纤质，不胜绮罗，而妖冶之态，使见者惊讶失色，以为神人。

时有吕生者，父为显僚，佳公子也。闻彩之美，拟欲纳为继室。彬吾意将许之，而彩坚执不从。

朱氏力劝曰：“吕郎贵显，既已甲于一郡，矧又名士风流，不失为邻家书媾。汝乃执迷不允，何也？”彩对曰：“儿虽女子，非贪赫赫之势，而深厌夫室家之情欲也。盖赤城霞起，原萦出俗之心；青鸟音来，即促凌虚之躅。而况斑衣缺舞，难以睽违；梅实未三，岂堪宜室。愿怜鄙志，请免慈怀。”

朱氏曰：“儿虽秉志幽芳，亦须体怜白发，从来无不嫁之女子，亦未闻凡质可以成仙。汝何习荒唐之谬说，而弃父母之恩命乎！”

彩曰：“儿蒙抚鞠，岂敢忘恩，但母亦未知儿之素心也。儿盖从玉女弹九气、受八素诀。行将筑室空山，而以文杏为梁，云母为幄，规连珠树，矩泄瑶泉。然后取琼籍万卷，熏以龙脑，袭以法锦，碧珧截砚，琉璃贮匣，儿乃逍遥徙倚于其间。则又仰掷云轮，手携霄辔，守胎灵而思录气，逐毛女而追飞猿。渴饮琼浆，饥餐硕果，鹤司丹灶，兔捣玄霜，不亦仙居之逸趣，物外之幽娱，又何羨乎人间夫妇之情乎！虽然宿缘未了，春债应偿，尚须迟之数载间也。

虽欲曲从恩命，其如天曹姻薄，未曾注定何！”

朱氏虽嗤其妄，不能强抑而止。

彩尝拟《仙游诗》十绝，备附于左，其一云：

足底云轮指上莲，幻踪偶尔寄风烟。

晚来归就壶中卧，谁识壶中更有天。

其二

十二峰头岚气青，霓裳摇曳佩丁丁。

葫芦收括乾坤物，云雨风雷日月星。

其三

结个幽庐在石尖，悬崖瀑布挂珠帘。

谁人识得仙家意，八卦炉中火自添。

其四

麻姑七日下经家，长爪翻思背可爬。

一念才萌姑已悉，银鞭忽自暗中挝。

其五

雾幌霞屏接紫虚，为缘修道好楼居。

近逢七七时经过，传得瑶池宝篆书。

其六

源水桃花历乱开，神仙有窟在天台。

若非流出胡麻引，刘阮那能入洞来。

其七

自吸流霞上碧霄，海山万里任逍遥。

青鸟遣为传信使，白云收在担头挑。

其八

香风吹下蕊珠宫，路遇巴园对奕翁。

笑问先生何处去，揪枰移在玉莲峰。

其九

千年灵芝似野蔬，万余年鹤豢如鹅。

洞门不闭丹炉静，唯有松花绕涧多。

其十

洞庭遥接海波平，夜集灵山讲内经。

客到却惭无供设，特将人液醉先生。

一日，彩谓其母曰：“昨有蓬莱使者，约儿于今夜二更同到海东一往，至第三日午夜始归。愿母早晚看护，每夕必须燃灯至晓，勿使猫鼠惊扰儿体。更

有一事，明日午后，有云间丁七郎者，必来谒见阿父，愿为留住，以俟儿归。”

朱氏莫测其意，但唯唯而已。是夜更余，彩即上床，以被覆面而卧，既而沉沉睡去，四肢俱冷，唯胸腹微有温气。

次日傍晚，果闻有客，称自松江来访，朱氏急问：“是丁七官否？”僮曰：“非也，止有一张秀才耳。”

既而客去，朱氏出问翁曰：“适来何客也？”彬吾曰：“乃表兄丁仲可之子，自幼继与松江张翁为嗣，今以入泮，暂归一望耳。”

朱氏即以彩言为嘱，彬吾曰：“我约以明日设款相邀，俟来赴酌，当即留住也。”

及至第三日夜分，彩果徐徐苏醒，披衣起坐。朱氏问以所之之处，彩曰：“儿于前日卯时即至海东，谒见玉城仙史，展礼方毕，遂有九天诸母、青城、圆峤各洞真人，靡不驾云跨鹤而至，互相讲晰太上神咒、玉虚清净道德真经。及讲论既讫，仙乐竞宣，弹云璈而击玉磬；天厨荐饌，斟琼液而进玄芝。既经信宿，儿即辞谢而出，归憩于灵鹫峰巅。邂逅玉女，赠儿以火梨二枚，儿啖其一，置一于袖。”

计其所往，凡三昼夜，而停留在彼，已有两日两夕，其间往返不过一昼夜间耳，乃行三万六千七百余里，虽御风奔骏，无以比其疾也。

即于袖中取梨，以奉朱氏。朱氏以为仙果，呼起彬吾，将欲分而食之。岂知梨才入口，味极苦涩，更有一种秽恶之气，不觉呕吐狼藉。彩乃叹曰：“此梨食之，后天不老，乃以甘香鲜脆之味，忽尔变为苦恶，岂非仙不易几乎！”

因问丁生已至，可曾留住否，彬吾曰：“彼欲去甚亟，特以汝嘱，勉强馆留于后园，未知儿意何若？”

彩曰：“儿与此生宿缘未绝，应为夫妇。明日且以兄妹之礼出与见后，父可从容婉导其情，谅彼继父已殂，必肯入赘。况以青青子衿，亦足为门楣增重矣。”

彬吾欣然笑曰：“我亦绝爱丁郎才貌兼美，若得为婿，我所愿也。”

即于次早日出见丁生曰：“弱息与侄乃嫡表兄妹，容当唤出相见。”

丁生含笑而起，未及措辞，而罗裙袅袅，玉佩珊珊，彩已明妆丽服而出。

但觉回眸转盼，光彩射人，丁生暗暗惊异曰：“谁意吾妹有此绝色，岂非仙姝下谪耶！”既而从容向翁曰：“小侄年逾弱冠，室乏齐眉。虽获游庠，家无担石。况自禾郡至松，仅仅带水之隔，即觉于老叔处音问时疏，今于临别之际，不无浩叹耳。”

彬吾曰：“张翁既已去世，吾侄理合归宗。若未聘妻，我以彩儿字汝，意

下如何？”

丁生慌忙离席而拜曰：“既蒙恩眷，敢不拜从。”是夜彩赋绝句二章遣鬟持赠丁生曰：

三生一笑旧姻盟，石畔桃花月下笙。

惆怅沧桑经几变，于今才了昔年情。

其二

银汉昭回月在天，香风吹散碧纱烟。

玉京何必崎岖觅，咫尺云屏证宿缘。

丁生即裁一律，托鬟回报云：

蕊珠宫里玉婵娟，谪下人间岂偶然。

秋浦芙蓉初映水，晓栏芍药乍凝烟。

避风已把瑶台筑，伴月时将柏子燃。

见说姻盟原宿世，惭非萧史荷君怜。

有丁仲文者，生之族叔也，即日倩仲为媒，择期纳币。及成姻三日，彩谓丁生曰：“今夕偶有二三女伴，远来相候，茗果之物，烦子预备。”丁生曰：“当具酒肴，岂持茗果已乎！”彩笑曰：“非子所知，彼乃不食烟火者也。”

既而更阑月上，则有美婢数十，各持锦衾绣褥、玉壶金炉、茗盏纱灯，连袂杂沓而至，顷刻间，铺满一室。但见绮锦宝玩，金碧相映，光彩陆离。须臾更有三姝，霓裳绡衣，乘风冉冉而下，皆有凌霞闭月，遗世独立之容。彩含笑出迎，即与三姝见毕。

三姝笑曰：“妾辈今夕特为贺喜而来，敢问新郎何在？”彩急令生出拜，呼其衣绯者曰“玉城仙史”，衣白者曰“茗上君”，衣紫者曰：“少室灵妃”，次第见毕。

玉城仙史曰：“妾辈无以为贺，敬具千岁苓一茎，玉芝、交枣、桃脯各一筐，上清玉液一甌，聊与佳夫妇作一宵清话耳。”

于是布席环坐，诸侍女选为行酒，其味清香甘冽，诸果亦极鲜美异常，信非人世所能尝者。

其始彩与三姝俱话昔时瑶岛相会之事，茗上君曰：“自从谢妹临凡，妾等蟠桃大会，已经三度。每每想及当时，未尝不临风而切但也。”

少室灵妃曰：“别后至今，居诸几何，不觉时衰物变，海中行复扬波矣。”既而叹曰：“月白风清，际此良夜，洵可谓‘四美具，二难并’矣，可无佳句赋以见志乎！”遂互相推逊，玉城仙史朗声吟曰：

风飘飘兮云悠悠，云收风息兮，挂新月而如钩。感当时之旧事兮，欣今夕

之良会。酌以玉液兮荐以桃修，想彼瑶台寂兮云幌幽。夜鹤怨兮晓鸾愁，何我姝之花不返，以尘绊而迟留。空丹灶于祖洲兮，祖凤驾于三秋。凉尘缘之易尽兮，终当与子会笙鹤于群玉之山头。嗟斯晤兮旋别，述鄙悵兮绸缪。

玉城仙史吟讫，次至茗上君，以玉如意击案而歌曰：

吞吐日月兮啜其英，浩气磅礴兮得长生。糠粃浊世兮，高蹶乎太清。虽天上之无愁兮，羨人间之有情。溯清风于子夜兮，乐故人之瑟琴。白鹤舞兮丹凤鸣，会看迎子之馭，而复上乎瑶京！

歌竟，酒至少室灵妃，扬袂起舞，再拜而歌曰：悠悠浩劫兮逐逝波，茫茫大地兮，崇者山而卑者河。何世人之迷昧兮，鹜于名利而纷拿！岂知太清之上，更有神凝无谥，超出乎尘劫之外，终乾坤而不磨。只俄顷兮可以遍游于九有，笑尘世之百龄兮仅刹那。子不见夫樵者观奕兮烂其柯，是知清虚之理莫测，神仙之乐居多。抽子之佩兮慨且歌，于焉不醉兮如此良夜何！

少室灵妃歌竟，彩以瑶簪击玉缶而歌曰：

金乌既坠漏箭频，城头月挂银粼粼。
流光照我四座宾，赠我以酒歌阳春。
忆昔瑶台会群真，云璈玉磬俱杂陈。
既讽丹口复清论，天花四散萦我身。
于此一别沧海滨，宿缘未断旋谪尘。
厄满二九始缔姻，桃花绕洞空白云。
白鹤怨我未返轮，灵台郁结思莫伸。
庸知鸾馭俄相亲，际此良夜逢故人。
留连莫惜倾玉樽，须臾展我眉上颦。
从兹碧落与清津，时修尺一通雁鳞。
何当解缚重作邻，淡扫双蛾朝紫宸。

彩既吟讫，三姝复命斟酒以送丁生。丁生方欲逊谢，忽闻异香飘动，旋有白鹤蹁跹鸣于松顶。玉城仙史笑曰：“此来者得非是湘君乎？”

言未既，即有一姝从鹤背而下，笑向三姝曰：“若等既访谢妹，曷不遣使相邀，岂以予非知己而见却耶！”茗上君戏曰：“但恐为着虞天子，不肯暂离，故不敢相屈偕行，何得以此见责乎！”

湘妃亦戏曰：“汝若不为文大夫留恋，亦何至坐卧茗宫！”茗上君曰：“终不若湘江之浒，竹上泪痕斑斑，至今尚在也。”

玉城仙史含笑而起，疾取琼卮，斟酒以劝湘妃。湘妃乃吟曰：

吴水迢迢接楚云，瑶台清露滴黄昏。
当时虽向苍梧望，休信斑斑竹上痕。

俄又酒至丁生，亦朗吟一绝云：
云车鹤驭下瑶空，拜谒群仙愧莫同。
他日蓬壶重聚会，愿为鸡犬托玄风。

丁生吟毕，时已城头坎坎，鼓声欲曙。湘妃起身先别，随后三姝与彩握手立谈片晌，腾云冉冉而去。

丁生笑曰：“我于前日一见芳姿，亭亭玉立，殊有林下风，窃自疑讶，恐非人间丽色。岂知仙卿果系玉女临凡，但不知与某有何宿缘，幸蒙错爱至此！”

彩曰：“妾乃蓬莱第一峰璇妃幼女，与君原有未了之缘，应堕尘寰，结为夫妇。但须秘密，慎勿扬与外人知也。”

丁生自此精神秀发，亦觉大异于人。及视人间美色，恍若尘土。

郡城府付有一巨浸，名曰南湖。因以两湖相并，亦名鸳鸯湖。湖心有一烟雨楼，为一郡之胜。每于春日，宿雨初销，淡烟轻锁，桃花夹岸，水光潋滟之际，彩与丁生时以小艇出游，留连尽兴。一日午余人散，彩独自登楼，凭栏凝眺者久之，乃长吟一律云：

春风迟我一登楼，红染夭桃绿未稠。
百里练光烟细衬，四周晓色雨初收。
渔歌每自芦中起，画舫还从雾后游。
我欲骑鲸从此去，须知直北是瀛洲。

丁生虽善属文，而自恨诗不如彩，每每辍翰。自后恩好日笃，晨夕无间，如此者六年。

忽一日，彩谓生曰：“今夕玉城仙史又来相望，将欲授子以炼神养气之诀，子可暂辍牙签，以作竟夕之话。”

俄而玉城仙史止从小鬟而至，彩已步出中庭迎候。玉城曰：“自别之后，倏忽已逾六载。所恨者，天各一方；所喜者，子之尘限将满。然予今夕之来，不独订子以升举之期，实欲指悟丁郎，早割痴迷之性，得与故人联床话旧，庶不负此良夜矣。”

彩欣然笑曰：“予已摘下松花酿酒，剪芝作饼，候驾之来，盱衡已久。”遂携胡床，相对坐于月下。

丁生问曰：“某乃浊质愚资，未识仙机三昧，但以尘凡迥隔，偶尔获配夫妻。夫既有所始，亦必有所以终。愿乞阐释迷津，获登觉路。”

玉城曰：“阴阳配合，乃造化生生之理。子尚未知所以始，安能究其所以终！故欲以道诏子，恐有未喻，不若先以人事诏子，子必了然。今夫人者，参天地而并立，超万物而独灵，故能保性全真，除邪去欲。上则可以飞升白日

，下则可以却病延年。夫既人而可以为仙，则知仙亦可以下谪，而况姻缘已定于五百年之前，即在造化，莫能转夺。此五云所以投凡，而吾子得以配偶，皆一定之数，而不必疑者也。然既有所自而来，亦必有所自而去。子不见夫朱颜绿鬓，有能至老而不老者欤！夫妇好合，有能至百年之外，双全不失，而恋慕如初者欤！然而讎独夫妇，凡在世之贵贱相循，盛衰移易，木遇春而荣，水至冬而涸，升沉递降，靡不皆然。则知其始也，既已忽然而合；其终也，亦必忽然而散。子又何疑而始问之耶！故达者，不以得失为欣戚，不以去就系思维。而割断藕丝，铲除痴爱，可以益寿，可以完真。”

丁生曰：“蒙恩剖示，使其已豁然领悟矣！但不知某亦得为刘安鸡犬，而蒙提挈，共臻仙境否？”

玉城曰：“六年之偶，止有未了尘缘；五浊之躯，岂能攀髯附上？盖蝶乡梦觉，始悟三生；鸳谱名消，方超八界。而神仙亦岂易几者哉！古来证道虽多，全真不一。有以凡胎而上升者，有以五兵而尸解者，有以脱骸全性而为仙者，皆因功力有浅深，故造就有高下，然未有不具夙根而为仙者也。子固未能一蹴而至，然苟循道而行，孜孜不息，他日或有所获，亦未可知耳。”

丁生曰：“愿闻致道工夫何由而始？”玉城曰：“我留一诗，子宜牢记。”遂朗诵云：

求厥道初，端倪莫测。
杳杳冥冥，以诚为宅。
玄之又玄，呼吸之间。
不矫不疾，无倚无偏。
变化反复，玄牝之谷。
以实为虚。静而匪独。
戒之慎之，毖尔玉烛。

丁生俯首跪听毕，玉城曰：“子宜诵熟是诗，他日遇见一耳道人，必能为汝解释，求道之功尽于此矣。”

言讫，漏下已将四鼓，复悄然密谓彩曰：“丹灶寂寥，玉扃久闭。子宜速办工夫，以俟限满之日，即至海东相会，毋得久滞人间也。”遂凌风作别而去。

自此彩即绝除粒食，每日止啜茗果，掩扉静息，而颜愈红嫩。

忽一日，将及傍晚，呼生入告曰：“妾之谪限已满，与郎恩好止于今夕矣！”

丁生听罢，不觉唏嘘哭仆于地。

彩扶起而笑曰：“有合必离，世之常事。独不记玉城仙史所嘱，而乃为无

益之悲乎！唯至三年之后，君如遇厄，只须呼我三声，即当为尔解救。”乃徐徐朗咏一绝云：

幻身虽则堕春风，不入轮回业障中。

二十四年浑一梦，去来无迹彩云空。

吟讫，复与丁生备叙十洲胜境及仙游之事。从容谈笑，无异恒时。

俄闻仙乐铿锵，异香拂郁，而彩即端坐而逝矣！遗命以《黄庭经》并已诗集为殉。

及举殡之日，轻若空棺。丁生惊异，疾开柩而视之，止遗钗钿衣履、乱发数茎而已。丁生嗟惋累日，绝意功名，挈携囊篋，将欲遍游湖海。

一日附舟之楚，同载数人，皆胡僧也。见生行李沉重，候至险癖之处，将生缚而投水。

生乃连呼五云者三，俄有巨龟浮起，负而至岸。丁生既得上崖，其缚不解自脱。

及仰首一看，见彩身被五色霞衣，手挥麈尾，立于云端，数以麈柄东指，生即向东而往，不及里许，果遇友人商于楚者，乃与贷金而返。

但游历之处，缙遇缙流道侣，无不询求物色，而并无所谓一耳者。

忽一晚，投寓云门佛寺。

见一道人，跌坐于蒲团之上，双瞳炯炯如星。

丁生异之，讯其姓号，道人怒曰：“谁不知我冀州耳大道，汝独未之识耶！”

丁生暗思：“耳乃番姓，若将大字一画移上，而以人字改下，得非即是一耳道人乎？”

遂示以玉城之诗，求其解晰。

耳大道捧玩惊叹曰：“此乃玉城仙史法语，今我诠解，无不可者。”遂逐一反复指喻，约有数千言。于时释道共听者有三十余人，皆欢喜作礼去。

其后丁生游于少室，竟不知所终。

卷十一

郑玉姬

引

烟水散人曰：余情痴人也，然于桃叶之下，未尝涉迹。盖自锦江秀色，独闻幻出涛情；西子湖头，未见再绳小武。而烟花到处，谁擅蛾眉；歌舞纷纭，孰堪倾国。绕地罗裳脂粉，妆成傀儡；满床明月笑啼，总属虚脾。

嗟乎，青楼寂寥，久已才色无闻矣！虽然江都名胜，秀毓琼花。彤管纱窗，绮罗绣闼，亦有人焉。艳夺朝云，名魁江左。三年蝶梦，暂扃杨柳楼中；一

点冰心，偶住枇杷花下。余固知其为女郎也。然以曹大家之续史，文藻堪班；卫夫人之善书，楷草并绝，则又疑其为文雅士也。云轩夜出，空留明月之辉；玉洞时扃，怅返王孙之驾，则又疑其为高隐流也。日宴而起，竟夕而谈，片尘只事，不挂胸中，则又疑其为闲人也。语带烟霞，长斋绣佛，则又疑其为禅悟人也。不须驴背，句满奚囊，偶获新题，口霏珠玉，则又疑其为诗人也。然而一饮裴浆，遂骑秦凤，素琴在御，高髻新加，慎勿猜章台折后之柳，已匪是春风墙外之枝，则又仍谓之闺秀而已矣。是则校书足与并芳，而苏小岂能独步。至其删去尘心，譬若青莲出淖；亟循闺范，岂同柳絮随风，则又非二姬所能及也。

孔雀自怜其翠，每欲山栖，必先择置尾之地而后止焉。然禁中缀之以为帚，蛮中采之以为扇，甚有烹而为脯为腊。假使伊人迷而不悟，欲以才色情怜，奚免于妒雨摧残，狂风欺损，而异时车马冷落，悔将靡及。今已却秦楼月为并蒂莲，岂复有为帚、为扇、为脯、为腊之虞哉！故平康中粉黛，子所弗取也。而独采录以为美人者，亦匪特以其才其色而已。

集郑玉姬为第十一。

玉姬郑氏，江都良家女也，年甫十一，父母双亡。其叔郑洪四，市井无赖，假以殡厝为由，将姬买与妓女薛媚卿家。媚卿时已三十余，而以秀艳擅名，非数十金，罕得见其一面。及获玉姬，媚卿喜曰：“此儿异时才貌双艳，决不出我之下。”遂教以诗画琴奕，玉姬辄能领略。及年十六，名重一时，虽以江风之善诗，沈娟之丽色，仲爱儿之画兰，皆自逊以为弗如也。矧维扬为南北往来来之冲藩，所以王孙公子络绎不绝。而娼妓之盛，亦未有过于此者。

然玉姬虽堕烟花，性极端重，尝于春日赋诗二绝云：

开尽棠梨三月中，牡丹芍药竞东风。

欲寻佳句酬春色，又被啼莺絮落红。

其二

静掩重门昼不开，落花如雪缀花苔。

几回羞向东风立，蛱蝶何缘又入来。

南溟江司马尝访姬于舟中，赋诗为赠曰：

白云飞不去，为尔作衣裳。

艳质羞芳杏，纤腰拟绿杨。

似从天上谪，宛在水中央。

此别何时见，临歧欲断肠。

王百谷先生亦慕玉姬才色双美，特命楫师泛棹维扬，与姬盘桓数日。临别，赠以绝句二章云：

新月如眉雪作肌，澹妆浓束总相宜。
扬州向号胭脂窟，迥出胭脂是玉姬。

其二

自怜娇小会吹箫，花比丰姿柳比腰。
二十四桥春独艳，何人不觅郑妖娆。

玉姬笑曰：“妾愧无羞花之貌，有辱君白雪之章。愿以红绡什袭，永作篋中珍玩也。”

百谷曰：“子尝为白门客，获交于马湘兰，其才足以及子，其貌平平，远出子下。夫以希世之容，年才二八，宜于此时，觅一有情郎，以为归足之地。岂可留连旦暮，作风中柳絮乎！”

玉姬听毕，唏嘘泣对曰：“儿命薄，不幸早失怙恃，以致堕落火坑。愚鄙之私，窃欲如君所谕，其如笼中鹦鹉，莫能遂愿何。”

百谷复慰之曰：“此地乃人文渊藪，子苟有心，何患无一佳士。况媚姬虽悍，岂能锢子终身。子且自爱，予之此归，游踪未决。倘遇其人，愿当为子作黄衫客也。”玉姬送至江头，口占五言一绝云：

有会终当别，何须为别愁。
所嗟君去日，摇落暮云秋。

百谷既别玉姬，扁舟回渡，遇风即泊，遇山即游，探访名胜，纵其所如。一日舟次阳羨，游览之际，忽见诸少年席地环坐而饮。内有一生，身衣白袷，丰神超俗，谈笑纵横，既而朗声吟曰：

春草春花处处多，无缘岂得遇青娥。
东西南北何曾定，只检名山一啸歌。

百谷暗暗嗟异曰：“此君潇洒出俗，想亦吴中名士也。”乃觅幽胜之处，徘徊半晌。俄又夕阳西下，徐步归舟，则见衣白少年，亦踉跄醉归，宿于隔舫。

次日早起，肃衣冠而谒之，因问其姓氏，其人曰：“某乃吴江吕隽生也。兄长想亦吴门，扁舟同泊，获晤为快。”

百谷曰：“观兄一舟一仆，所载唯有笔砚琴樽，既挟此济胜具，必非风尘中人物，岂亦探奇觅胜而至者耶！”

隽生笑曰：“仆年才弱冠，夙负情痴，曾经设誓，不遇佳人，终身不娶。故虽放浪于山水之间，而其意实不在于山水，特借山水为媒，欲与我意中人相遇耳！岂料三年浪迹，游遍秦淮，而其所闻所见，徒作楮墨姻缘。彼所谓浣纱邂逅，执拂奇逢，嗟嗟吕生，岂能有此缘分耶！”

百谷曰：“吾闻风流佳遇，惟在乎囊中金、胸中墨，更得出群之貌。今兄

于三者之间，固已兼而有之。夫天下岂患无丽人者哉！所患足迹未到，闻见未及。而或阻于关河，缘有未至。虽然，人苟有情，虽以仙姝神女，亦作梦中之偶，而况斯世真有是人耶！然吾子所谓楮墨姻缘，曾得之闻见者，可能为我述其梗概乎！”

隽生曰：“恐有遗忘，特于暇时录成一帙，而定为甲乙，各赠以诗。每于风之晨，月之夕，落寞无聊之际，则按谱可得。而有女如云，恍然在我几席间也。”

遂于笥中取谱，以付百谷。观其简首，题曰“美人定案”，及展而视之，其上书云：

一等一名，刘仲娟。吴县刘芝山之女，年方十七，许字蒋生，予于虎丘寺亲获一见。身衣淡红衫，梳妆不近时俗。娟娟楚楚，如秋浦芙蓉，随风轻扬，更有一种绰约之致。心可得而想，笔不可得而描也。三吴固多美色，恐无能出其右者，用标批首，以冠群芳。

淡红衫子绣罗裙，月貌仙标迥出尘。

岂是人间容易见，瑶池分下一枝春。

一等二名，史秋兰。予寓句容，获窥其貌，真国色也。因访其姓氏，知为史氏秋兰，即于旧岁季冬，嫁归同邑许仲梅矣！可惜，可恨。淡烟无迹，彩云无痕。我窥其貌，烟袅云轻。古所谓西子之态，文君之眉，潘氏之步步莲，都聚于史娥之一身。美既无双，允宜优等。

一见娇容意欲痴，浣纱何必羨西施。

几回自悔寻春晚，恨不相逢未嫁时。

二等一名，张媛。客有自虎林来者，备称其美。余犹未信，及读媛所作《秋闺咏》八绝，清新藻丽，格调不凡。虽未睹其貌，而已知其为美人无疑矣。惜乎桃洞花迷，徒成梦想。闻其美而求读其诗，读其诗而益信其美。天上碧桃，原非凡种；日边红杏，别长仙枝。岂风尘下士，所可得而见耶。空怀武陵之源，未泛渔郎之棹。特为拔录，以赏幽姿。

句琢琼瑶字字奇，美人心事在新诗。

独怜惊散相思梦，月在纱窗夜半时。

二等二名，贾邻秋。华亭富民贾云岩之女。余寓于白石山茶馆，值邻秋亦以游山而至。偶然一面，永作相思。美人妙处，不在姿态，而在丰韵。必如嫩柳摇烟，牡丹迎露。又如蜚鸿下翔，而有翩然逸宕之势。故窈窕之姝，见亦多矣，而丰韵绰约，实唯邻秋。所惜者，单无三寸莲耳。屈居张次，犹属苟评。

袅袅婷婷貌似仙，回鬟一笑更嫣然。

云间别后浑难遇，空抱相思向夕烟。

三等一名，杜芳。金陵女子，予友梅尔芬亲见其貌。而白门人士，亦无不共慕其美。杜姬性爱衣白，柔肤媚态，绰约自好，而绝无脂粉气。洵可谓雪里幽梅，月中芳桂也。拔居三等之首，犹觉未称厥美。

宝鸭时时热异香，淡妆因爱白罗裳。

临川未解倾城色，只把痴情说丽娘。

百谷看罢，鼓掌而笑曰：“天下之大，美色之多，岂尽于斯乎！子但知下里巴人，而未闻白雪幽兰之曲；但识蹇驽下乘，而未睹飞兔腰袅，绝足奔放之骑也。夫所谓美人者，有情，有才，有韵，三者缺一不可。而岂一端之美，足称绝色。吾尝渡江游越，遍觅芳踪。有能如昔浣纱之艳者乎？则已苧萝寂寥，香销红谢。及又命驾江汉而问，其时果有阳阿、激楚，至妙之容？而高唐之上，更有神女者乎？则已渚宫云散，遗址荒芜。于是回棹维扬，逗遛绮陌，而向之所询楚娃越艳，竟得之于青楼之内。舞侔飞燕，歌赛秦青。问其年，齿才二八；试其才，搦管能诗。虽与柳絮同飞，原逐幽兰拟洁。子如无意于美色则已，设欲得其人以谐伉俪，岂能舍彼而更问耶。”

隽生欣然而笑曰：“与君顷刻一谈，胜抵十年之读。自惭向在醉梦，今得兄长而觉。但不知女郎是何姓氏？愿速指教，即时挂帆而去矣。”

百谷曰：“此女姓郑名唤玉姬，君但至曲巷第三家红楼之下，问薛媚卿，即可见矣。”

言讫，遂修寸楮，以付隽生。隽生临行，复问曰：“愿闻兄长尊姓贵名，容当志之不朽。”百谷笑曰：“子亦知吴中有一王百谷者乎？即余是也。”

隽生惊起，再拜而谢曰：“原来就是百谷先生，久欲识荆而未果。幸于此处获晤，岂非至幸。”

遂于是日挂帆，信宿而抵广陵。问至薛媚卿家，须臾有一艳姬出见，方辞婉洽，态极温柔。隽生认为玉姬，而讶其容色欠嫩，遂从容细问。

艳姬笑曰：“妾唤媚卿。玉姬，妾之小女也。今日偶为李水部邀看牡丹，郎若要见，且俟异日。”

隽生遂与订期而别。媚卿送出前扉，屡屡回眸斜盼，而隽生心在玉姬，并不属念。翌日再往，媚卿仍以外出为辞，乃约以远期，必图一会。

及如期往叩，伫立于扉外者之久。俄见一姬，年可二十许，花妍月莹，绡衣素裳，送客及门，一拱而退。

隽生惊叹而念旧诗曰：“‘从来未睹仙姝貌，今日方知天上人’，岂意往返数次，始获侥幸一见。百谷之言信不吾诒矣。”

遂又剥啄数声，媚卿慌忙延入。不待启问，即叹息曰：“郎君直恁无缘。今早小女又被沈公子再三邀请而去。如果欲见，必须再停一晚。”

隽生愠现于容，厉声诘问曰：“卿何欺人而谬妄若此，适见送客而出者，非玉姬也耶？”媚卿笑曰：“郎误矣！此乃小女琼芳也。”隽生遂怏怏而返。

私念妓家所欲，惟在货利。遂又盛其服饰，带领仆从，鸣鞭挟骑而往。又值沈宦留宿未回，隽生不胜惆怅。留诗一绝云：

备得雕鞍向锦城，鸣鞭几度听啼莺。

玉钗信杳云何处，不住思卿更恨卿。

是日傍晚，玉姬始回。正欲呼婢煮茶，忽见案头留简，哦吟至再，不觉叹曰：“此生笔无烟火，足徵佳士风流。明日若来，岂可再却。”至晨焚香设茗以待，将及亭午，隽生始至。

相见之际，玉姬佯作含羞，而迟留转盼，旖旎动人。隽生喜若遇仙，即唤从者捧过彩缯四端、玉钗一对、金簪一枝、席金十两。媚卿推辞数四，而隽生坚奉不已，方肯收受。

遂又延入内房，但见雕床绣帐，玉管金箫，供设之盛，无异宦室。隽生坐定，从容笑曰：“鄙人才无半斗，而夙负情痴。所恨馆娃宫畔，空存响口之名；杨柳台边，难觅若耶之笑。于是浪迹秦淮，泛舟桃渡，忽闻芳誉，远胜善和。遂挂峭帆，期窥玉貌。岂意渴想三秋，望云容于空谷；到门五次，携落照而回车。岂卿果尔梦留楚岫，抑以俗士而见逐乎？”

玉姬低鬟微笑曰：“妾以鄙陋之姿，偶窃一时之誉。虽在寻常俗客，犹尔难违。况君佳士，岂敢谬辞耶！”

隽生曰：“既获展靚花容，已解满怀郁结。但鄙人之意，愿作轻罗以着细腰，愿为明镜而分娇面。窃不自揣，欲效蛺蝶鸳鸯之耦，未识卿卿亦肯见许乎？”

玉姬低首不答，但微微含笑而已。既而邀至中堂，就席斟玉液于琼卮，焚异香于宝鼎。八珍毕具，箏管横陈。玉姬娇喉婉转，徐徐低唱。媚卿按板，时以玉箫和曲。

将到半酣，复以果榼设于卧房，使与玉姬对酌。隽生乃抱置膝上，止以一杯合饮，而赋亲云鬓，香接唇脂。俄而月上半窗，银烛再换。则已兰汤具沐，绣被熏香，而侍婢连催，即赴行云之梦矣。

次日晓妆毕后，拂拭罗襦，先向佛前展礼，则见正南庑下，供奉大士像一幅，而左右粉壁粘贴诗笺，乃玉姬所作《咏怀》并《秋恨诗》。一律楷书端劲，亦即玉姬亲笔也。其《咏怀》云：

悔杀当年误落尘，近来清梦佛为亲。

药王有意偏怜我，神女无心惜晓春。

云散珠帘聊伴月，花窥绮席卷依人。
舞衣纨扇多抛却，欲侣山头姑射神。
又观其《秋恨》云：

晚妆初理鬓蓬松，徙倚瑶阶迟便鸿。
幽怨直随云雾合，泪珠时逐露华蒙。
孤身欲避将圆月，病骨难禁落叶风。
此夜凄凉人不见，倚栏吹入笛声中。

隽生曰：“细观佳什，卿卿将欲参景中之禅，而以香台作伴耶。窃恐才貌两艳，人间所膺。风流绮障，岂能解脱。”

玉姬曰：“妾因命薄，堕落风尘。虽以金缕为衣，玉浆作饌，而非性之所乐也。故特乞怜于大士慈悲，速为超拔耳。”

隽生揣其意诚，乃于篋中取出百谷寸楮以付。玉姬启而视之，其书曰：

江头别后，便作山水间人。峭帆挂风，随流而去。但遇幽邃之处，即命暂憩，忽不觉其身杨羨之张公洞边也。于时明月在窗，苹末风起。而江畔李花清淡，仿佛如见玉卿面孔。恨无长房缩地法，即接幽谈，徒令王生扣舷长息耳。

临别云云，时刻在念。岂料于无意中，邂逅隽生吕子，才情双丽，诚佳公子也。即以卿卿为托，渠便首肯，不日渡江相访。谅卿胸藏犀火，自能识鉴，毋俟予之谆谆细赘也。但事关终身，亟宜斟酌，若使异时‘门前冷落车马稀’，则王生虽有茅山道王药，亦无能为尔再驻朱颜。唯卿念之，一笑。”

玉姬看毕，连声叹息曰：“王君用情若此，真侠丈夫也。但郎来时，何不即以此书付过，而迟至今日耶？”

隽生曰：“药师既负奇姿，红拂岂无慧眼，又何俟王生一函哉。但侬非荡子，岂恋青楼；卿若能如沾泥柳絮，不复随风。我便以金屋藏娇，愿言偕老，未识卿卿亦肯属意于斯乎？”

玉姬泣下沾衣，低低对曰：“朝歌夜舞，送故迎新，岂妾之意哉！妾之矢志从良，已非一日。顾有情者，未必有才；有才者，未必有貌。所以蹉跎岁月，莫既斯怀。今郎以艺苑名儒，吴江望族，既不惜青云之步，下践平康；岂独无爱才之心，托侍巾栉。唯郎一决，即赐幽盟。”

遂携手步出阶除，叩苍设誓，引喻山河，指诚日月。

岂料婉妾相得，荏苒半年，媚卿之意渐衰，橐中之金已尽。

一夕灯下，玉姬泣谓隽生曰：“郎之家事果系温饱，何不亟为裁决，谋妾而归。奚乃逗遛于此，迟迟不果，致使囊囊垂空，吾母渐生厌薄，事或不谐，为之奈何？”

隽生笑曰：“吾意岂不如此，但甫至汝家，即发此举，讵惟尔母不肯允服，我亦难于启齿。今既迟留数月，篋中三百余金业已费尽矣。然后徐以此事恳之，纵使尔母万分不允，谅亦无辞可以拒我。况尔母之有卿，犹至宝也。我若挥金骤举，彼必索至千万，使我何以应之。今既见我囊篋萧然，家远途穷，莫能措贷，则心轻索而谬相侮弄。我乃就其意以图成，将不易于反掌耶。”

于是微露其款曲，媚卿绝无允意。及言之至再，始曰：“若欲玉儿，必以三百金偿我，然须五日之内，否则决不谐也。”

盖媚卿果以隽生资斧已竭，谅五日间决难筹备，故以此言戏之。

玉姬亦踌躇叹息曰：“事不谐矣！”隽生笑曰：“畴昔曾对卿言，果尔不出所料。岂知本郡刺史李公，予叔中石公之同年也。余幼时曾获一面，今当投刺往谒，而托以他事告贷。料公谊难却，我则指日可以妥就，卿何虑焉。”

遂持柬往拜，李公欣然留入内衙。隽生曰：“侄以家叔宦晋，往候而归。岂意中途被寇，仆马丧尽，故虽毕诚晋谒，实欲称贷于年伯。俟抵舍之后，即当壁上。”

公笑曰：“郎君心事，老夫知之已久。何必谬言省叔被难，将无闻萧于二十四桥，而为五人作缠头之费耶！”

隽生赧然曰：“年伯何自而知之？”公曰：“昨王百谷先生曾有书来，备云贤侄有此佳遇，嘱托老夫相助，但不知应费几何？”曰：“三百足矣。”公即移徼江都县，支取俸银，以贷隽生。

媚卿哭曰：“妾以一生心力，教会玉儿歌舞。虽三千金，我亦不允，况此三百乎？”

正在推阻未决，忽值李公回拜，媚卿伏地恳求，公叱曰：“三百之数，出自尔口，何得悔赖？况才子佳人，正应作配，汝岂能挽冰质而就之泥途耶！”

既而玉姬将别，媚卿复牵衣而哭曰：“汝何忍心即去，独不念我数载之情乎？”

玉姬曰：“蒙尔抚诲之恩，岂不知感。但自三年以来，所得已有二千余金，亦足以偿汝之德矣！况汝尚有琼姊作伴，又何必絮絮为？”遂不顾而行。

至苏，往谢百谷，百谷笑曰：“我当日许子必作黄衫客，今果如何？异日贤夫妇唱和佳章，幸勿吝时时惠我。”

玉姬亦笑曰：“感诵明德，尚当焚香虔祝，奚啻笔墨可以裁谢耶！”

其后隽生以拔贡进京，选授教谕，历仕至潮阳通判，与玉姬同卒于官署。

卷十二

宋 琬

引

烟水散人曰：余谓天下事奇奇怪怪，颠倒莫测，皆生于慧心之女、弄文之士。假使男愚妇劣，彼此痴痴，聋瞽相向，何至酿出许多异祸奇缘，流播宇内，以作风流公案。

然而文士之胆，不如女子更险；文士之心，不如女子更巧。唯其心巧，所以有玉燕钗之遗，是亦韩夫人御沟题叶之余意也。唯其胆险，所以黑夜私奔，是即卓氏琴台之故步也。

然则琬亦失节女耳，何足取重，而列诸美人之内耶！虽然楼畔投桃，不失香闺之范；汉皋解佩，奚伤窈窕之姿。而况标梅已七，必至怀春；彼美宜怜，岂难炫玉。此巨斧所以敛芒，神灯且为引照。而梅花一画，终续良缘。然则天亦怜之矣，子独吝于寸颖耶。矧其诗画兼工，色艳一世，虽欲弗载，乌能已已。

集宋琬为第十二。

明天顺间，临安有宋琬者，字玉馨，潮州刺史宋长吉之女也。年甫十六，有姿色，工诗画，与谢生为嫡表兄妹。

谢生者，亦簪缨之裔也，讳骐，字天骏。弱冠游庠，一时颇有文誉，虽为长吉之内侄，而彼此各宦远方，音问久隔。与琬自七岁时见后，不复再会。

一日，杭人以箫鼓楼船游于湖上者，纷纷不绝。谢生亦欲偷闲作半日游，乃唤小奚，自钱塘门雇舟，渡至岳庙。

时方停午，士女以进香而回者，莫不停輿入庙游衍。罗绮之多，多于湖畔之柳，然皆恒脂俗粉，无一可称国色。谢生乃念旧诗曰：

无缘不必思奇遇，恼杀春风闭阿娇。

既而步出湖边，将次登舫，忽见女轿十余，向西杂沓而去。意其必诣上竺，而轿内或有佳丽。亟欲舍舟雇马，尾往一游，适与同社生相遇，立谈久之，遂托以他事，加鞭骤马而进。

及至天竺，则诸女焚祷已毕，纷纷登轿矣。但闻兰麝之香，袭人衣袂而不散。生以不获一见，深自悔恨。

及步入殿中，忽见佛座之侧，遗下玉燕钗一只。拾而视之，其钗玉色温润，雕琢精工，又拈纸作条系于燕翼。展纸一看，上有细楷数行云：

良工爱奇玉，镂作双燕子。

婉媚似有情，朝暮并栖止。

所嗟妆台畔，寂寞不如尔。

为寄相思心，暂拆双飞翅。

愿遇多情者，令彼销魂死。

尔若再相逢，良缘亦在此。

诗后复书十八字云：“若问妾居，只在吴山左侧，子字之上，日杲之下。”

谢生看毕，欣然笑曰：“不知谁家闺媛，有此巧思妙句。余果痴情士也，玉燕有灵，自应遇我。”

遂疾忙趋归，闭户把玩，不觉叹曰：“燕钗巧绝人工，诗句尽传春恨。使我寂寞书窗，几欲销魂死矣。然既有此美意，何不明书居址姓氏，以便我托燕为媒，璧归妆右。”

沉吟半晌，复将前诗哦咏数四，忽又笑曰：“细观诗后，明写吴山左侧，则其所居只在吴山之畔矣！但不知子字之上，日杲之下，暗寓何意。”遂又凝思至暮，忽然醒悟曰：“字去子，杲去日，合而言之，得非姓宋乎？”

是夜挑灯独坐，朗声再诵前诗。诵毕又将玉钗仔细玩弄，直至鸡鸣，犹展转不寐。及梳洗后，忽闻其父唤云：“昨闻长吉自潮州罢归，汝宜亟去问候姑娘起居。并为我致意，俟病愈之日，便当趋晤。”

谢生唯唯，即时整理衣巾，挟骑而往。原来宋之第宅，在云居山上。庭栽修竹，窗瞰清漪。将次及扉，恰值郡守来拜。乃徙倚于门外者久之，即事口占一词云：

城外湖光，岩边乔木，环映旧家门第。问韶华、二月中旬。靠青山、云居胜地。漫想象、昔年风物，只今郁郁葱葱，更添着许多佳气。五马临门，高谈未竟，会向花间暂避。倚修篁、翠色差差。爱啼莺、娇音细细。从此后、时图候省。分明太傅东山，休认做柴桑风味。

候至郡守去后，生始入谒。宋翁一见，欣然携手进内，命与夫人见毕。

谢生从容细问起居，翁叹息曰：“我以直道被参，奉旨放归田里。抵家之后，即欲与尔翁一会，奈缘诸务种种，未及过谈。岂料郎君长成至此，英秀可喜。我两人白发皤然，宜乎龙钟极矣。”

生复备述老父患恙未痊，亦已衰迈之极。既而茶罢，谢生索取笔砚，录出前词，向翁请正。

翁喜曰：“词旨隽逸，虽使耆卿草创，少游润色，亦不过如此。但嫌奖誉太甚耳。”既而谓生曰：“诘朝节届清明，欲诣西湖扫墓，郎且往下，偕往一游。自家至戚，毋得匆匆然欲去甚亟。”是夜宿生于堂之西轩。

将及黎明，即有婢女红英催唤梳洗。俄而肩舆在门，夫人出至中常，琬亦明妆冶服，随后徐步而出。

生以幼时会后，隔别十有余年，忽得相见，但觉琬之姿容如玉，绝世无双。向前揖毕，恍惚莫措一辞。盖琬修短适宜，两肩垂垂，备极妖娜之致。加以纤眉秀目，面如梨花淡白，两颐清媚，时带笑容，故生一见，愕然惊喜，不自

禁其魂之销而意之荡矣。

及至墓上，扫奠毕后，琬方倚松独立。谢生悄悄从后细窥，但见鬓傍斜插玉燕钗一只，其形式与天竺殿中所拾酷肖无二。始骇然曰：“满腹相思，正虑无从消解，岂知玉燕抛情，字谜藏宋，即琬妹也。风流放诞，竟至此乎！然吾闻燕者，匹鸟也；钗者，谐也。姻缘岂在妹乎！”

正在踌躇之际，琬已回首见生，低声笑曰：“隔岸桃花深红可爱。烦兄检其半吐而未全放者，折取数枝，以作瞻瓶清玩。”

生亦笑曰：“含蕊固佳，愚兄独不忍骤为攀折耳。”

是晚归后，不复谢别，仍宿于西轩之内。少顷，红英以茶送至，生授以绝句一章，托令持报琬曰：

拾得玄禽玉琢奇，一回相看即魂迷。

谁知拆散春风侣，愿赠香鬟一处栖。

琬得诗微笑曰：“原来玉燕竟落于寿哥之手。”寿哥者，生之乳名也。

次早，琬亦以绝句答生云：

莫道有心抛玉燕，宁烦拾句寄幽思。

成双拆散皆天意，脉脉春情只自知。

琬一见谢生，即爱其美貌。及闻燕钗拾自生手，思欲密图一会，以订良缘，而以林林耳目，久而未果。

逾数日，生以父命促归，入谢夫人。夫人曰：“郎且回去，俟数日之后，当再遣人相邀也。”

时琬侍侧，遂与红英送出中扉。生回首以目送琬，而低声叹曰：

无奈子规催别泪，断肠春色在深闺。

琬亦意极凄怆，吟朱淑真诗以答生曰：

强欲留春留不住，晓风吹恨压眉尖。

自生去后，琬遂刺绣无心，时时思忆。一日午睡未醒，红英疾步进房，连声唤曰：“小姐，小姐，谢家郎顷已至矣，睡何为哉！”

琬自梦中惊起，一闻生至，即向菱花刷理云鬓，整衣易履而出。与生见毕，因以夫人在座，略叙寒温而已。

是夜更余，生犹呶唔未寝。微闻门上指声弹响，启而视之，乃红英也。不胜惊喜曰：“夜阑岑寂，卿特赐临，岂非空谷足音乎！倘有所命，幸即见谕。”

红英微微含笑，袖出寸楮以付生曰：“深闺无限意，全在数行中。”生展而读之，其书曰：

琬闻风生虎啸，秋至虫鸣。故两情缱绻，虽远必孚；一意缠绵，惟才是慕

。而怀春来吉士之怜，投桃获琼玖之报。诗传所载，信不诬也。

唯是琬以笄年二八，随宦初归，问白璧未受隙家之聘，向慈云暗卜玉燕之缘。岂料此钗，竟落君手，怜才重貌，妾实依依。虽有中表之嫌，奚碍朱陈之缔。君何不亟倩蹇修，以姻事悬于家君，则玉镜台将不为温郎所有耶！专此密嘱，君其图之。

生看毕，欣然而笑曰：“我固知玉妹待我情厚，但自旦夕以来，春魂荡漾，几不自持。若待倩媒纳采，将不索我于枯鱼之肆乎！”乃裁诗以复琬云：

自向花前见玉容，神魂一半逗墙东。

牡丹梦断西楼月，杨柳声沉五夜风。

好信忽从青鸟至，高情岂逐晓云空。

叩头寄复馨卿道，早赐佳期慰病中。

诗去数日，一夕，红英又以小笺密报云：

日来偶染小恙，欲作一诗走报，意不能就。昨闻王姓求婚，家君将有允意。郎宜速去遣媒婉恳，若稍迟一日，事即不谐矣。至嘱，至嘱。

生接报，展转反侧，一夜不睡。晓起辞归，婉转恳母以白于父，父首肯曰：“可即日遣媒致意。”而翁终以兄妹为嫌，坚却不允。

翌日生至，夫人慰之曰：“因亲结亲，吾所至愿。但缘尔妹，昨已许归王司业之子。今后郎须不时顾我，毋得以姻事不谐而致疏阔。然郎但肯着力攻书，奚患无千金佳偶耶！”

是夜红英又潜出，告生曰：“小姐以亲事不就，时刻堕泪。顷已命妾收拾金珠，约于次夜随郎逸去，不识郎能买舟作远遁计乎？”

生沉吟良久曰：“事亟矣，若非此计，何以得全。我有舅氏苏暗仲，迁居吉水，不若到彼暂依，以俟更图良策。”红英喜曰：“此计最可。”

次日中午，生即雇舟，舫候于涌金门内。将及更余，遂从后扉逸出，相扶下船，和衣假寐。俟至水关一启，即促出城。

风帆迅速，只两日间，已抵吴江。俄而烟雾漫空，晚风骤起，遥望城市，犹有五六里之隔。舟人相顾失色曰：“旋风甚紧，若再进前，必致覆没。曷若傍崖炊饭，以俟风息之后，方可到城停泊。”

时生、琬深以远离杭省，可保无虞，呼酒一醉，相拥而卧。

俄闻红英大呼曰：“有贼，有贼！”生惊起一看，乃舟人父子曹春、曹亥，持刀明火，抢入舱门。生惊唤曰：“汝等意欲何为？”曹亥亦大喝曰：“汝奸拐妇女，而利其金帛。我父子殊抱不平，直欲斩汝之首耳。”生乃跪恳曰：“所有金珠衣饰，尽凭取去，但乞全我三人之命。”

言未绝，曹春已将巨斧照头一劈，岂料斧才及项，铿然一声，即见火星迸

起，而若有物隔住。春亦失惊曰：“汝岂不应死于刀斧之下耶！”乃揪生衣领，双手一掇，投入江中，遂转身持斧杀琬及英。

其子曹亥，色鬼也，爱琬姿艾，以身遮救曰：“儿将三十，尚未有子，此女娇小堪怜，愿乞留之。”春亦见琬貌美，犹豫未决。

琬、英即跪请曰：“妾本良家之子，蹇因狂童引诱，遂致私奔，贤父子杀之良是。倘蒙矜怜愚弱，宥妾二命，愿图厚报。”

亥又力为劝解，春意乃止。及启观囊篋，金珠累累，约值千余金。春、亥喜甚，呼酒对酌，不觉过饮尽量。亥伏于几，春亦斜靠蓬窗，颓然而醉。

亥妻田氏，性极妒悍，惟恐亥欲留琬为妾，乃谓琬曰：“尔虽暂免一死，日后终被戕害。吾实怜汝二人，乘其醉卧，意欲纵汝上崖，汝等亦感德否？”琬、英泣下如雨，为之跪谢曰：“果蒙恩释，死且不朽。”田氏挥手曰：“汝但速去，迟则祸及矣。”

时船尚去崖尺许，琬与红素性娇怯，而以心慌意急，只奋勇一跨，已上芦汀，遂一步步相扶至岸。

是夜云遮月黑，陌路崎岖。正在慌急之际，忽见红灯一碗，远远火光相烛。琬遂趁光检路而走，约行数里，其灯不远不近，仍又在前面。

琬已不胜倦怠，呼谓红英曰：“离船既远，二贼料难追至。遥望树林茂蔚之处，必有人家，我欲向彼茅檐暂时存憩，汝意可否？”

红英叹息曰：“我亦十分疲困，莫能前进矣。”遂相扶而往，挨近茅庐，忽见红灯悬在树杪。仰首一看，门上有一匾曰“怡老庵”，又见左壁粘一乡宦示谕云：“照得本刹乃女僧空照焚修之所。”

琬大喜曰：“既系尼庵，我等就在此寄迹。”向扉敲唤久之，始有一尼披衣启问，即空照也。琬稽首作礼，备述被难之由。

尼亦黯然变色曰：“原来是一宦家小姐，乃遭此危辱，可惜、可恨。但荒山虽可暂避，而以僻处旷野，时有棍徒骚扰，只恐小姐如此容色，不能免祸，奈何！”

琬曰：“妾闻大士慈悲，唯欲救人苦厄，姑姑既皈莲座，岂无慈悯之心？况妾闭户潜踪，谅亦不致惹祸。”尼遂首肯。

自后琬在庵中，时写小画，托尼出卖，以作香烛之资。而春去夏来，每一思念谢生，不觉涕泗交下，肚肠寸寸裂矣。

生以是夕撞入江心，随波荡漾，自谓必死。飘至数里之外，忽遇浮木，得以凭附至岸。沿途抄化，抵吉水时，已旬余矣。

苏暗仲见生褴褛之状，惊询其故。生不以实告，托言游学被劫，暗仲急命更衣，再三抚慰曰：“贤甥既至，此地亦文学之藪，不妨久住肄业，毋得望云

增感，即作返棹计也。”

无何，有水部胡逊公者，将赴金陵，阻风暂泊，生以年谊投刺往谒。忽见舱屏悬画梅花一幅，上题七言绝句二章云：

雪谷冰崖质自幽，不关渔笛亦生愁。

春风何事先吹绽，消息曾无到陇头。

其二

小窗春信不曾差，昨夜东风透碧纱。

笔底欲传乡国恨，南枝为写两三花。

花朝后三日，古杭兰斋女史题

生朗咏一过，掩面唏嘘，几欲泪下。逊公怪而问之，生对曰：“此画乃小侄亡妻之真迹也。”

盖兰斋女史者，琬之别号，先时以诗赠生，尝用此印，故生志而不忘。因详询其何自而得，逊公曰：“乃姑苏钱惠卿所售也。”

生即连夜至苏，以问惠卿，惠卿曰：“君但至吴江十里，访问怡老庵尼空照，即可知矣。”

生又附舟至县，沿村访觅，始抵尼庵。时已昏暮，向扉轻扣数下，寂无应者。遂大声疾呼，始有人在内遥问曰：“来者为谁，莫非是钱塘谢天骏否？”生连声应曰：“然，然。”

俄有老尼，启送延入，生慌忙问曰：“小生果系钱塘谢七，不知姑姑何以预知其来？”

老尼笑曰：“某虽山野朽姿，久与玉仙为伴，君欲晤一心上人否？”言未既，琬亦趋步而出，与生抱颈大哭，备叙神灯指路，得至尼庵始末。复蒙观大士托梦云：“‘尔夫幸遇浮木，得以不死，只在某月某日，当至庵中相会。’以是预知郎之来也。但郎得何消息，辄肯踪迹至此？”生亦备述遇画相寻之故。

自此便在庵中肄业，改名入泮。旋逢大比，既中乡闾，复获南宫奏捷。锦归之日，遣人持书报父。

父即驰白宋翁，翁叹曰：“此皆不肖女之愆，岂能独罪七儿。今既获第，便当相好如初，不复更记前事矣。”

遂遣人至苏，接生到家完聚。其后生以兵部主事，历官至太常寺卿，告乞终养至家。

尝以扁舟过禾，登烟雨楼赋诗吊古，俄见一人方巾华服，从者数辈，亦至楼上闲眺。时生葛巾便衣，止一书僮步随，其人略不相顾，凭栏踞坐，旁若无人。

生意不堪，询其姓字，其人应声曰：“子敬姓曹，敝居即在南岸。”还以问生，生未之答，书僮曰：“家主是太常寺谢爷，尔亦知之否。”

其人踌躇不安，起身逊坐，因谓生曰：“敝居咫尺，颇有园亭花木之胜，如不见弃，愿乞枉驾一观。”

生亦游兴勃勃，遂渡过南岸，步入其园。竹栏潇洒，花径逶迤，果人间别一洞天也。其人慌忙备茶，茶罢随又备酒。

数杯之后，生欲起身作别。复以金莲杯送过。生爱其精妙，复转杯底细看，上镌五字云“兰斋女史制”。不觉暗暗惊异，立唤书僮取银三十两，以给之曰：“我爱此杯形式精雅，欲令匠工照样制造，特以此银暂押杯去，君意允否？”其人欣然曰：“持去可也，何用押为。”

生复遣僮细细诘问，始知其人即舟子曹春也。因以所劫之姿，起家巨万。又值族孙某获领南都乡荐，故尔改换巾服，而生亦不复识认矣。

既归武林，即以金莲杯白于臬司，立提二凶拷讯定罪。其后曹春得释，曹亥竟死获中。计其享受仅十年耳。

嗟乎，贫富命也，世之横得而荣者，未尝不以横废而死。财利之不可幸求也，亦既彰明较著，而贪得徇利之夫，比比皆是，直至樱祸而不知悔，亦愚矣哉！

后有山阴徐渭，为赋宋琬诗曰：

黄莺啼时芳草暮，春深难把兰心固。
一见潘郎即有情，涌金便是琴台路。
从来才色自相怜，失行何须低尔愆。
三载禅关缘已证，至今松月尚娟娟。